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呂梁山英雄傳

上册

馬烽·西戎著

新華書店印行

0110 劉國瑞

呂梁英雄傳

上册

馬烽·西戎 著

呂梁英雄傳

上册

一九四九年十月北京出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北京出版

·編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馬烽·西戎 著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7) 000.22-100.21

馬·西·著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錄

起頭的話

- 第一回 日本鬼與兵作亂 康家寨全村遭劫……………四
- 第二回 康順風勾結敵僞 樺林霸施展陰謀……………一〇
- 第三回 變花樣活動維持 逞奸計敵詐錢財……………一六
- 第四回 維持會逼糧要欸 劉二則含憤喪生……………二五
- 第五回 鄰居義葬屈死人 石柱黑夜談抗日……………三三
- 第六回 老馬組織暗民兵 石柱定計打洋狗……………三七
- 第七回 抗交糧麥裏摻砂 打暗號老武接頭……………四三
- 第八回 賣貨買貨宣傳抗日 將計就計合法鬭爭……………四八
- 第九回 地頭蛇仗勢搶親 松樹林惡霸斃命……………五五

第十回	親切熱愛講身世	歡天喜地認恩人	六〇
第十一回	假書記通風報訊	眞漢奸腦袋搬家	六七
第十二回	查戶口老武遇險	生巧計大膽掩護	七三
第十三回	自衛團消極對抗	藉放哨搞死漢奸	七七
第十四回	敵人準備砍木料	老武夜談保樺林	八三
第十五回	爲兒媳打死仇敵	報私仇網起石柱	八六
第十六回	孟二楞帶傷上火線	武工隊大戰石崖灣	九三
第十七回	熱烈招待子弟兵	羣情憤怒反維持	九七
第十八回	全村人揚眉吐氣	僞人員押送政府	一〇三
第十九回	保家鄉青年報名	建小組民兵開會	一一三
第二十回	老武半夜得急信	石柱動員砍樹人	一二九
第二十一回	三村民兵放警戒	五百羣衆砍樺林	一三五
第二十二回	過大年民兵放班哨	送酒肉特務設機關	一三〇
第二十三回	日本鬼殺人如割草	張老漢誘敵跳絕崖	一三七

- 第二十四回 魔王頭祭奠烈士 新政府救濟難胞……………一四二
- 第二十五回 妻瞞夫暗偷文件 父騙女毒害親夫……………一四九
- 第二十六回 石柱中毒遇醫生 有紅睡覺走漢奸……………一五四
- 第二十七回 偽自衛團說實話 關帝廟內奪耕牛……………一六〇
- 第二十八回 說假話騙出真情 裝敵人抓回特務……………一六七
- 第二十九回 民兵積極學地雷 全村變工鬧生產……………一七三
- 第三十回 保衛春耕鬧爆炸 誘敵上鉤踏地雷……………一七九
- 第三十一回 閱讀報紙學習經驗 打通思想爆炸展開……………一八五
- 第三十二回 美人計有富上鉤 破暗號三村俱會……………一九三
- 第三十三回 大意炸傷自己人 賭氣臨敵不上陣……………二〇〇
- 第三十四回 民兵打仗救羊羣 順風奸頑假坦白……………二〇五
- 第三十五回 特務奸計佈羅網 民兵被困老虎山……………二一一
- 第三十六回 二勇士血染陣地 三民兵捨命跳崖……………二一六
- 第三十七回 受煽惑家屬哭鬧 探情況混進據點……………二二二

第三十八回 李有紅虎穴遇故友 康明理牢籠思同伴……………三六

第三十九回 千刑不改英雄色 萬苦難移壯士心……………三三

第四十回 定巧計刑場救危急 破猜疑監牢談越獄……………三八

第四十一回 智勇發展暗民兵 奇謀營救衆伙伴……………三四

第四十二回 康有富感動坦白 禪林霸畏罪潛逃……………三五

第四十三回 康順風當場被扣 禪林霸中途就擒……………三五

第四十四回 公審大會羣衆訴苦 漢奸惡霸當場伏法……………三五

第四十五回 指導員當衆檢討 大漢奸財產沒收……………三七

第四十六回 開會檢討得教訓 反省糾正壞作風……………三八〇

第四十七回 住醫院有義戀愛 全村人幫助成親……………三八七

第四十八回 趙得勝單身救民伙 康家寨大擺地雷陣……………三九四

第四十九回 地雷聲震天動地 日僞軍粉身碎骨……………三〇二

第五十回 暗民兵送出情報 鑽地道去抓漢奸……………三〇八

第五十一回 抓漢奸目的未達 炸汽車繳獲軍火……………三三四

- 第五十二回 敵據點民兵喊話 武得民舌戰僞軍……………三三一
- 第五十三回 足智多謀訂計劃 裝敵騙敵抓僞軍……………三三六
- 第五十四回 衆僞軍紛起訴苦 邱得世逃跑喪命……………三三三
- 第五十五回 出火炕重歸祖國 聽講話傷心悲痛……………三三八
- 第五十六回 『掃蕩』敵被殲殆盡 康有富發奮立功……………三四三
- 第五十七回 借屍首狠心敲詐 受欺騙無處伸冤……………三五〇
- 第五十八回 暗民兵開會談玉貴 散傳單公所遇秀成……………三五五
- 第五十九回 吃敗仗吹噓勝利 看傳單揭破陰謀……………三六一
- 第六十回 拉關係定出捉鼈計 巧安排暗中佈羅網……………三六七
- 第六十一回 入虎穴活捉日寇 得勝利未打一槍……………三七五
- 第六十二回 敵人胆寒假增援 百姓流淚過除夕……………三八二
- 第六十三回 民兵槍雷大鬧礮堡 抗屬過年全村賀節……………三八七
- 第六十四回 僞軍官兵起矛盾 『曲線救國』當漢奸……………三九四
- 第六十五回 圖報復敵寇吃敗仗 防反正漢奸耍陰謀……………四〇一

第六十六回 月黑夜僞軍反正 清明節公祭烈士……………四〇八

第六十七回 暗民兵機智捉密諜 紅黑罪警告僞人員……………四一五

第六十八回 催糧欺激起衆人忿 拉閒話組織大搬家……………四二二

第六十九回 退租地洩露搬家事 巧說道遮掩不透風……………四三八

第七十回 破壞圍牆打通出路 挖敵耳目奸僞落網……………四三三

第七十一回 積極協助大搬家 熱情招待移來戶……………四四〇

第七十二回 村子空空敵僞喪氣 逼上孤山困守砲台……………四四五

第七十三回 詳細討論準備戰鬪 具體組織圍困據點……………四五二

第七十四回 戰鬪隊進駐漢家山 日僞軍搶水遭痛炸……………四五七

第七十五回 工事內觀察挖地道 礮堡中敵人受煎熬……………四六三

第七十六回 爭水喝敵僞起矛盾 施毒手日寇大屠殺……………四七一

第七十七回 費心機發明自發雷 受挫折討論改河道……………四七七

第七十八回 大爆炸礮堡飛上天 緊圍困敵僞坐禁閉……………四八三

第七十九回 宣傳爭取僞軍瓦解 合力圍困敵人竄逃……………四八九

第八十回 漢家山解放慶祝勝利 日本投降民兵鬼參軍……………四九五

後記……………五〇三

起頭的話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向我國進攻，由於國民黨政府一貫對日屈服，訂下許多賣國條約，專一壓迫屠殺人民，對日本的進攻毫沒作抵抗的準備，因而不到三個月光景，便被日寇衝進長城，順着平綏鐵路、同蒲鐵路打進了綏遠、山西。那時好幾十萬晉綏軍，只是亂招架了一陣，便望風而逃；那些政府官員、將軍、太太，帶上平時刮地皮刮下的金銀珠寶、法幣現洋，坐上火車汽車，爭先恐後的逃到西安、重慶等大後方去了。這下敵人更是兇焰萬丈，到處殺人放火，如入無人之境。山西、綏遠大部地區淪陷敵手，千萬同胞在敵人鐵蹄下呻吟。

幸虧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出來堅持抗戰，內中有一個賀龍將軍，率領一二零師，浩浩蕩蕩開到晉西北來，那時正是數九隆冬，北風凜冽，雪花紛飛。一二零師的健兒們，在冰天雪地中和

敵人苦戰，給瘋狂的日寇以迎頭痛擊。二十七年春天，一連收復了寧武、五寨、神池、岢嵐、偏關、河曲、保德七縣，並深入到綏遠敵後，建立起大青山抗日根據地。

民國二十九年春天，晉綏人民，各抗日團體，抗日軍隊，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了民主政權。自此以後，軍民更加同心協力對敵鬥爭，到處攻打敵人，不顧流血犧牲。解放了二十多座縣城，粉碎敵人無數次「掃蕩」，堅持了八年的抗日戰爭，創造了晉綏解放區。

晉綏解放區人民，在共產黨新政權領導下，許多熱血男兒都參加了八路軍，在家的就參加了民兵。民兵們平時在家生產，抽空練兵習武，一到戰時便拿起步槍、火槍、手榴彈、地雷，和敵人戰鬥，保護羣衆，日夜打擊敵人，並且配合主力軍作戰。尤其自執行了毛主席「擠敵人」的方針以來，軍民創造了明的、暗的、軟的、硬的各種戰法，組織了「變工爆炸」，實行了「勞武結合」。粉碎了敵人的「蠶食政策」、「懷柔政策」、「三光政策」，以及數次「強化治安」，擠得敵人統治區日益縮小，由面變成線，由線變成孤立的據點。把晉綏解放區保衛得銅牆鐵壁一般。

在這八年的鬥爭當中，人民用血淚寫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湧現出無數民兵英雄。民國三十三年的邊區羣英大會上，單只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一百二十四位。這些人物當中，有的

是爆炸大王、有的是神槍能手、有的是破襲英雄、有的是鋤奸模範、有的是智勇雙全的領導人、有的是天才卓越的指揮員……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本領。真是花開萬朵，朵朵鮮紅。像許多民兵英雄，英勇鬥爭驚天動地的戰蹟；像圍困蒲閣寨、圍困婁煩、圍困三交、圍困岔口等史無前例的模範戰鬥，要一一介紹出來，恐怕三年五載也說不完，如今只寫一個故事，雖然僅是鳳毛麟角，但也可以看出晉綏解放區人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艱苦鬥爭的輪廓。這些閒言淡語，只當作一段開台鑼鼓吧！

第一回 日本鬼興兵作亂 康家寨全村遭劫

呂梁山的一條支脈，向東伸展，離同蒲鐵路六七十里的地方，有一座禱林山，山上到處是高大的禱樹林，中間也夾雜着松、柏、榆、槐、山桃野杏；山豬、豹子、獐子、野羊時常出沒。山上出產煤炭和各種藥材，山中有常年不斷的流水，土地肥美，出產豐富，真是一個好地方。

山下有個村子，名叫康家寨，東南七里是桃花莊，東北六里是望春崖。三個村正好成了一個鼎腳。從康家寨順溝往西走十里地，翻一架山過去是靠山堡村，順溝往東走十里翻一條梁過去，是一個小集市，村名叫漢家山。漢家山再往東三十里就是水峪鎮了。

康家寨全村有七十來戶人家，村中有一家土老財，名叫康錫雪，年紀五十上下，長的圓頭圓腦，頂門心禿得光溜光，酒糟紅鼻子，三縷黃鬚鬚，不管冬天夏天，經常戴一頂徽絨瓜皮帽。跟前有兩個兒子，大兒佳玉，在晉綏軍裏當副官，敵人打來的那年，隨着晉綏軍逃到陝西去了。二

兒佳碧，二十來歲，在家游手好閒，橫草不拿，豎草不拈，每天起來不是嫖破鞋串媳婦；就是賭博抽洋煙，那顆腦袋瘦的像個乾蘿蔔一樣，沒有一點血色，外號人叫康家敗。

康錫雪在舊政權的時候，衙門裏當過師爺，當過村長，家有土地四百多畝，開着一座炭窯。村裏人大半都是他的佃戶。這人滿肚子陰謀鬼計，橫行霸道。仗着有錢有勢，與衙門裏有來往，硬把樺林山這座天生天化的東西，霸成他自己的家產，誰要上山砍一措柴，刨一點藥，都要給他納捐上稅，因此外號人叫「樺林霸」。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進攻，戰爭爆發，康家寨是偏僻村莊，老百姓沒見過大的世面，也解不下是怎回事情，只是想到事情不妙，又要遭「兵災」了。特務和一些巫婆神官到處造謠說：「這是劫數，在劫的難逃，「推背圖」上註定的，要大亂三年，有星宿下凡囉！」

不久，太原失守了。平川裏的大城市都失守了。接着潰軍竄下來了，康家寨一天要過幾十夥，有穿灰軍裝的，有穿草綠軍裝的，三個一羣羣，五個一夥夥，歪戴着帽子，倒揹着槍，南腔北調，各種口音。真是「大砲一響黃金萬兩」，這些「老總」們，有的騎騾壓馬，有的牽着毛驢，牲口上拴捆着花紅柳綠的包袱。一到了村裏，見門就進，見人就捉。手裏提着皮帶，一開口「媽

得民」，一伸手幾皮帶。要白洋，要大煙，要酒肉，要女人……不給就吊起拷打……一連過了兩個月的潰軍。不久，驅屁股日本鬼也追到山上來了，把個康家寨鬧得烏煙瘴氣。直到八路軍賀龍將軍領導的一二零師開來晉西北，打走日本人，民國二十九年春天又建立起新政權，人心才慢慢安定下來。新政權爲了團結各階層共圖抗日，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使家家有活路，人人有飯吃，好發揮出一切力量齊心抗日保衛家鄉。

康家寨是邊沿地區，離敵人有五六十里，全村佃戶窮人在農會領導下，向禪林霸進行了減租鬥爭，窮人們減了租，抽了約，陳皮爛賬打掃得一清二楚，家家光景慢慢過好起來了。自衛隊也發展起來了，但是新組織起來，還很散漫。不料到三十一年春天敵人實行「蠶食政策」，一步一步向解放區蠶食。正月底，敵人三路掃蕩興縣，八路軍爲着集中兵力反掃蕩，邊緣地區放鬆了一點，敵人乘機便佔了離康家寨三十里的水峪鎮，消息傳到康家寨，鬧的人心惶惶日夜不安，村幹部商量了一下，每天派兩個自衛隊員，出去探聽消息，連着探了兩三天，回來都說沒有動靜，連村都不出，只是在水峪鎮修砲台。這下村裏人都息心了。當時雖然馬區長在據點附近各村，跑來跑去，動員大家空室清野，站崗放哨，嚴防敵人，可是康家寨羣衆聽說敵人連村都不出，都滿不在乎的說：「敵人就是佔大地方哩，咱這山溝小村，保險不來。」村中幹部也沒積極推動，後

來又因驚蟄已過，家家都忙着上地動彈，好像忘記水峪鎮有敵人了，連個哨也不放。到二月間敵人又佔了漢家山。人們才着了急。

一天清早，天剛濛濛亮，這村農會幹事張勤孝，提着糞筐拾糞。一出村口，只見溝裡上來一股穿黃衣服的隊伍，他心中一跳，扔下糞筐就往回跑，大聲喊道：「敵人來了！快跑吧！」接着就聽見村外響起了槍聲，這下村中大亂了，狗亂咬，婆姨娃娃哭喊成一片，人們滿街亂跑，有穿着褲子沒穿上襪子的，有光身子披了一床被子的，婆姨找不見男人，娃娃找不上媽媽，亂紛紛的往村西奔跑。

樺林霸康錫雪，本來全村數他家起得遲，只因昨晚吃多了豬肉，天不明就起來跑肚，剛蹲在茅房裡，忽聽的外邊打槍，街上亂喊敵人來了，嚇得沒有大便完，連忙拉起褲子，一溜煙跑到草房裡，取出埋藏了的文契盒子，抱上就往外跑。相隨上逃難的人，一氣跑到山上，這才坐下來喘了一口氣，低頭一看，鞋子不知在甚時掉了，鞋底劃破了一綻，脚板上糊滿了鮮血與泥土，疼的像碎刀亂割。這時才想起家裡人還睡着，想回去再叫吧，可是敵人已進了村啦，只好乾着急。

逃出來的人，整整在山上餓了一天，眼巴巴的等到半後晌，只見村子上空衝起一片黑煙，高處的幾間房子，吐着紅紅的火舌。料是敵人放火後走了，男子漢們這才趕忙跑回來救火。

村裏叫敵人拾翻得不成樣子了，村口柳樹跟前殺死一個青年後生，渾身是刺刀穿下的窟窿。柳樹上倒吊着兩個年青婦女，赤條條地一絲不掛；一個把奶頭割掉了，一個肚子破開一綻，腸子流了出來，鮮血一點一點滴在地上，染紅了週圍一片剛發芽的綠草。路過的人，不由的湧出兩眼熱淚，低着頭走了過去，不忍心看這個悽慘的景象。村子裏十幾間房子冒着紅紅的大火，滿街是半截的死牛死豬，到處是污穢的血腥，家家的鍋盆瓦甕打碎了好多，糧食衣服扔下一地，粘着雞毛和黑血……。

張勤孝是第一個回到村裏的，剛走到街西頭，就見村裏一拐一拐走出個老漢來，渾身是土，臉上糊着污血。張勤孝細細一看，見是張忠老漢，忙問說：「日本人走啦？村裏咋啦？」張老漢點了點頭，收住淚點說：「村主任康順風，代表辛在漢，都叫抓去了，共抓去七個。」說着把張勤孝引到了丁字路口康家祠堂旁邊場裏，指着個地窖口口說：「齊死了，死光了……」說完爬在地上「唔唔」大哭。

原來敵人進村時，村裏沒跑脫的人到處躲藏，張忠老漢領着他三小子，還想往村外跑，不想剛到康家祠堂跟前，迎面就碰上十幾個端刺刀的敵人，張老漢急了，抱着三小子一下跳進了這個地窖裏，原先裏邊已經有四五個婦女小孩子。他們剛爬進洞裏，就聽得敵人在口口上吼喊，大家

擠到裏邊嚇得連氣也不敢吭，一陣，上邊扔下五六個手榴彈來，「轟隆隆隆」響的震天震地，洞頂上土塊紛紛墜落，人哭喊着，擠成一團。張老漢只覺耳朵「嗡嗡」的一聲便昏迷過去了。等他醒來時，覺得身上重甸甸的，兩手撐住地用力一扛，坐了起來，原是他三小子壓在他身上了。借着窖口上透下來的光看時，其餘的橫七豎八的躺着。張老漢一個一個推了一遍；連動也不動，又用手摸胸口時都是冰涼，粘糊糊摸下兩手，知道是都炸死了。抱着三小子，連哭也不敢哭，傷心的眼淚往肚裏流。等了有兩個時辰，聽的外邊靜悄悄地，才爬了出來。正要回家去看看，忽聽隔壁祠堂院裏，有敵人「唔哩哇啦」說話，張老漢忙又藏到場旁邊的一堆草裏。這時太陽已經偏西了，張老漢從草縫堆裏向外偷看，見村子裏起了火，一陣，敵人吹號，百十來個敵人都集合到了這個場裏，有槍上挑雞的，有手裏提着包袱的，五六條牛驢身上馱着重甸甸的東西，又見一串捆着康順風等七個人，一個敵人軍官站到土台台上講了幾句話，隊伍便起身走了。張老漢又等了有半柱香工夫，才從草堆裏鑽出來，正要往村外去叫自己人，可好窺見了張勤孝。

張勤孝見張老漢只顧爬在地上哭，便拉起來道：「張大叔，光哭能頂甚用？仇恨記在心裏，等着以後報仇。快先回去救火吧！」這時，逃出去的人們陸續回來了。張勤孝也顧不得張老漢，趕忙追上衆人，分頭去救火。

樺林霸康錫雪是最後回來的。一進家門，只見家裏院裏亂七八糟：花瓶、自鳴鐘、玻璃窗子都打碎了；紅油箱櫃大開，蓋子扔在一旁，油鑰子醬罐子也搬倒了，紅的黑的流下一地。幸好房子還沒燒。他老婆哭的兩眼像燈盞一樣，兩個媳婦蹲在炕上啜啜，老婆見他進來，照臉吐了一口濃痰，拿指頭恨恨指了一下他那光溜光的腦門心，又哭又罵道：「你這老不死的東西，只願你跑了，丟下全家受難，兩個媳婦齊叫蹶蹶，家碧也叫拉去啦！……」康錫雪最怕老婆，平日老婆無緣無故罵，都不敢回嘴，今天更是連氣也不敢吭了，又聽見說兒子被拉去了，氣得兩眼一瞪，倒在椅子上，只嗚嗚的乾嚎。老婆哭了又罵，罵了又哭，全家人一直哭到半夜。到雞叫時分，只聽街門吱的一響，閃進一個人來。

第二回

康順風勾結敵僞 樺林霸施展陰謀

進來的那人，約有三十大幾，矮個子，小眼睛，尖嘴巴，頭上戴頂毡亮帽，穿一身黑棉襖褲，外面披一件沒面子半舊羊皮襖。樺林霸全家一見，又驚又喜，忙問道：「啊！你不是叫敵人捉去了麼？怎跑回來的？」佳碧回來了沒有？」那人一屁股坐到炕沿上，緩了緩氣說：「從漢家

山回來的，佳碧還在漢家山哩。息心吧，人家招待的挺好，一點制也沒受。」

原來這人就是本村的村主任康順風，和樺林湖是遠房叔伯兄弟。以前是個「牙行」，在舊政權手裏當過閩長，性情狡猾，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做甚事情都是看風轉舵。新政權建立後，他表面上很積極，又被村裏選成主任代表。這次敵人來沒有跑脫，叫抓住打了個敗興，嚇的叩頭作揖求饒，任他一張快嘴，「爺爺」「大人」的叫了一路，敵人連睬也沒睬，一直細綁到漢家山。路上他想：這回可不得活了。那知一到漢家山據點，迎頭碰到他表兄王懷當。只見他的肉團子臉，比以前更胖了，滿臉的絡腮鬍子，刮得像瑤瑯皮一樣。戴一頂灰禮帽，穿一套鼠灰色西裝，腳上穿一對半舊皮鞋，跟着一個戴眼鏡的日本人過來。

康順風一見他這打扮，猜想一定是在日本人手下當了官，馬上哭哭啼啼，求他給想點辦法。這王懷當是舊政權時，漢家山村公所의 村長，敵人打來的那年，便逃到了晉西南。民國二十八年冬天，日閩臨汾會議以後，他奉上級的命令到太原投敵，這次隨敵人又來到漢家山，當了偽聯合村公所의 村長，在日本人面前是數一數二的腿子，只要他說一句話要誰死，誰就得死，外號叫「日本」。

王懷當一見細來的是他表弟，拍着胸脯說：「老弟，不要担驚受怕，一切包在我身上，慢

說這點小事，就是天塌了，一手也能撐起來！」回頭和前面那個戴眼鏡的日本人咕嚕了幾句，當下就把康順風的繩子解開，引到獨眼窩翻譯官房裏。

這房子的擺設很闊氣：靠窗放一張紅漆八仙桌，上面放着一架座鐘和許多紙墨筆硯，桌兩旁有兩張大紅椅子，牆上掛着紅紅花花的地圖、像片。康順風坐在椅子上，便有個穿黑西裝的獨眼窩人，走過招呼他抽煙喝茶。原來這就是日本人翻譯官，真名叫松山太郎，平型關作戰時，打瞎了一隻眼睛，這裏老百姓便叫他「獨眼窩翻譯官」。獨眼窩翻譯官裝着很和氣的神氣同康順風拉話，問他村裏的情形：有沒有八路軍，那些人是幹部，過去那家是財主……。康順風原想不能活了，誰知來到這裏就當客人待承，康順風素來就投機取巧，受了日本人這份熱情招待，樂的恨不得怎樣孝敬一番。當下就把村裏的實在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個一清二楚。

獨眼窩翻譯官聽了，高興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就把他引到另一個房子裏去見日本小隊長。

過了兩個多鐘頭，康順風揩着嘴，又跟着獨眼窩翻譯官從日本小隊長房裏出來，滿頭的汗，臉上紅光紅光的，手裏捏着嶄新一疊票子，一邊往口袋裏裝，一邊又來到獨眼窩翻譯官房子裏。這時王懷當也吃了飯來了，三個人又抽煙喝茶說笑了一陣，到十點多鐘，康順風起身要走，獨眼窩翻譯官和他表兄對他說：「你回去把話和康錫雪說知，只要他能答應維持，幫皇軍的忙，他兒保

險回去！」

康順風把到了據點的前後情形，大概的對樺林霸講了一遍。隨手又從身上摸出一封信遞過去說：「這是日本人捎給你的。」樺林霸接過來把信拆開，湊在燈下看。只見他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又像高興，又像生氣，急得他老婆連忙問：「信上說的是些甚咧？」康順風搶着說：「皇軍覺得今天糟害了你家，很對不起，賠罪啦。還說錫雪哥有名望有學問，希望給皇軍作點事，出頭維持這個局面。」婆姨說：「寫着佳碧甚時放回來不？」康順風說：「急甚？在那邊住幾天吧，他比別人好得多，別人在冷房子裏關着，他却是當客人待哩！」

樺林霸把信看完了，兩手捏着信紙發呆，半天才發愁的說：「唉！這事叫我進退兩難，日本人把我家欺侮成這樣，我再來替他作事，落下個漢奸罵名，這還……唉！」康順風說：「是呵！我當初也是這樣的想，可是有甚辦法呢？如今只好打了盆說盆，打了罐說罐，維持了不但性命錢財不受害，還可撈一把哩！再說刀把把操在人家手裏，不維持佳碧能飛回來！唔！咱們以前都是閩督軍手下幹了事的人，閩督軍說過：寧亡於日，不亡於共。人家那麼大的人物，都和日本的司令官照了相，說和日本人合作剿共，可見這天下是皇軍的了！」樺林霸低下頭，兩手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一句話也不說，心中翻來覆去的想道：「維持了？八路軍抓住就當漢奸辦。不維持？這

些財產就保不住了……」正在委決不下，康順風又從懷中掏出一疊花花綠綠的偽鈔來，放在桌子上說：「這是皇軍賠償你家損失的，以後維持的好，每月還有一百二十元的津貼哩！」

樺林霸老婆是有名的財迷鬼，一箇麻錢看的魔盤大，和人共事總是想佔便宜，比如在街上買菜，爲了多要一苗葱一頭蒜，常和小販爭吵得臉紅脖子粗，要是那賣東西的不留神，她便会把秤錘或別的小東西偷過來。外號人叫「小算盤」。看見那一疊嶄新的鈔票，心中歡喜，不由的順手拿過來一五一十的點。數點了兩三遍也沒數清，還是康順風告她說共三百元，這才放了手，高興得眉開眼笑的說：「這可是宗大進項，好生意嚟！這年月！一月一百二，一年就是……」擡着指頭算了半天也沒算清，還是康順風告她說：「一年是一千四百八，這才放了心。又扭過頭來，把樺林霸光溜光的腦門心點了一指頭，恨恨的說：「把你個老糊塗虫，這樣的好差事，一年就一千多哩！」

樺林霸沒答理。尋思了半天，忽然站起來說：「村裏人反對怎麼辦呢？」康順風說：「唉，這荒亂年頭，人都是盼保住命就對了，誰還管那麼遠的事呢？就是怕那幾個幹部……」樺林霸用拳頭在桌上搗了一下說：「上有好者，下必有效者。既然閩司令長官都和日本人合作，維持就維持吧！這幾年沒權沒勢，盡受窮人的氣。趁這機會倒可把這些人收拾一下。以後送情報，送給養，

反正也出不到咱頭上。你說那幾個幹部，哼哼。」禪林霸冷笑了兩聲繼續說：「沒有楊六郎的本事，就敢掛元帥？！你數數，幹部裏農會張勤孝雖然工作積極，但是個老實疙瘩，拐的賣了他，還要跟上點票哩！代表辛在漢又給抓去了，只要在皇軍面前打句話，不放他回來。剩下自衛隊分隊長雷石柱一個人，就讓他渾身是鋼，也打不成幾個釘子呀？再說他病的爬也爬不起來，將來隨咱們還好，不隨就收拾了他，村裏的事還不是由咱們辦？至於其他老百姓更不算甚。」說着湊在康順風耳朵上，咕噥了好半天，康順風高興的拍手說：「哈哈！還是老兄肚肚裏文章多，就照這辦！」「小算盤」在一旁聽着，高興得了不得。

說話之間，外面雞叫了。禪林霸這才想起一天一夜還沒吃飯，忙叫老婆給炒了鹹雞蛋，熱了一壺酒，作了些麵，讓康順風也一壺吃。康順風說：「我在皇軍那裏已吃過了，還是大米罐頭哩！」接着他倆又談了些維持的事，康順風說日本人馬上讓送二百塊白洋去，禪林霸點頭答應。吃完了飯，禪林霸隨手研墨蘸筆，舖開一張大紙，寫了一片字交給康順風，康順風接過來，又向「小算盤」要了點漿糊，便匆匆出去了。

第三回

變花樣活動維持 逞奸計敲詐錢財

康順風從樺林霸家中出來，天還沒大明，他摸到村西頭井跟前，急急忙忙把那張字紙貼在牆上，一溜煙跑回家中，他老婆還在等着他，見他進來，忙問：「錫雪哥答應啦？」他嗯了一聲，倒頭便睡了。

一清早，農會幹事張勤孝就全村跑着調查損失。當他走到村西頭井跟前時，見村裏十幾個人，圍着看牆上貼的告示，張勤孝擠進去看時，上寫着：「大日本皇軍告示康家寨全體村民知曉：皇軍威震四海，萬民歸順。限三天火速維持，可保全村安全，如遲遲不理，皇軍一怒，發去大兵，先殺村中幹部，後洗全村，房屋燒盡，雞犬不留。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何去何從，速速決斷，特此佈告。」

看的人們在紛紛議論：富農李德泰，噙着煙袋，好像自言自語似的低聲說：「維持了就不平安啦，反正誰家坐了天下，也是一樣納糧。」攬工漢劉二則看了他一眼說：「一樣？一樣就是兩樣，財主們能出起負擔，咱窮人出不起呵！」另一個老漢說：「要不維持來了就是殺，咱黃土埋

到脖子上的人啦，臨死再換一刀子！」幾個年青人齊聲反對道：「毬！噯又不是個泥胎，他來了咱不會跑？毬又沒借給別人。」有幾個便拉着張勤孝問該怎麼辦？張勤孝說了聲：「這是敵人的陰謀！」便把那張佈告揭下來，折好藏在袖子裏，又跑到後街裏調查了幾家。他聽人們說，康順風回來了，便一氣跑到康順風家裏。推門進去，見康順風還在炕上「呼呼」睡着，他婆姨正在地做飯，張勤孝推了康順風一把，康順風翻了個身又睡着了，抱住頭搖了半天，康順風才醒來，一看見張勤孝，忙起來穿上衣服。張勤孝問他：「你昨天怎回來的？咱村那幾個人怎啦？」康順風不由得臉上一紅，吞吞吐吐的說：「哦！哦！咱在漢家山找保出來的，咱村那幾個人呀？唉！說不清。」張勤孝也沒再追問，從袖子裏掏出那張紙來鋪在炕上說：「你看！敵人威脅要咱維持噠！這大概是夜天臨走貼下的，我今早上路過井邊才看見。」康順風心中早就明白了，但他假意的說：「哦！我看，這是寫的甚？」看了一陣急忙問：「村裏人是個甚意思？」張勤孝說：「都是愁得沒主意，咱們討論個辦法吧！」康順風一面往炕角裏圍着被子，一面偷看着張勤孝說：「咱手裏又沒兵又沒將，有毬的辦法？日本人能說出來就能幹出來。不維持就先殺咱們幹部，誰又不是長的韭菜腦袋，割了還能長起來？我看不維持是不行了。」張勤孝說：「可是咱們要替羣衆打算打算呀！這次敵人來，全村光糧食就損失了五十來石，還有六條牛，四條驢，連上房子

傢俱，零零碎碎總共算起來，少說也有幾十萬！以後再要維持上，天天支苦差出負擔，老百姓不要活了！」唐順風說：「維持也是爲全村安生，這是蛇鑽到竹筒筒裏，只好走這條道啦。」

兩個人一遞一句，一個主張維持，一個主張不維持，越說聲音越高，看看快吵起來了，康順風忽然變成很和氣的樣子說：「維持不維持咱也作不了主，看村裏人的意思吧！」正在和麪的康順風婆姨接上說：「勤孝哥：咱們自己人說句知心話吧，這二年你在村裏得罪的人可不少，遇上這年頭，有個仇人暗裏竊害一下，可就吃不倒哇！」張勤孝說：「咱行的正，走的端，衆人有眼哩！仇人不仇人淡事，要叫我維持，向日本人低頭，狗日的才幹哩！」說完便走了。康順風瞭着他出去了，狠狠的說：「狗日的！咱們看誰能熬過誰！」這時他婆姨把飯端來了，因心中有事，胡亂吃了兩碗就往外走。

一出門，只見滿街灰場場地：燒場的房子、燻黑的窯洞，破磚爛瓦，亂七八糟。碰上人都是愁眉不展，走到街當中丁字路口時，只見康家祠堂旁邊場裏圍着好多人，場子裏擺着六具屍首，有的斷了腳，有的掉了臂，衣服上燒下好多洞，污血黃泥糊下一身。張忠老漢和他大兒二兒，滿臉淚跡，用門扇抬着三小子的屍首回去了，他老婆跟在後邊，大聲嚎哭着，口中數說着聽不清的話句。

康順風從一條小巷進去，便一氣跑到周毛且家中。只因周毛且的兒子丑孩，也被敵人抓去了，所以全家一見康順風，都急的問：「主任回來了。丑孩怎嘍？能不能回來？」康順風裝出憂愁的樣子說：「回來？唉！聽說要往外國送哩！」周毛且老婆媳婦聽了，嚇的大哭起來。這時候，門外又進來三四個人，有老漢，有婆姨，都是來打聽各人家被抓去的兒子或丈夫的。一聽說要往外國送，女人們都哭起來了，求康順風給想辦法。康順風見衆人都請求他，馬上轉了話頭說：「咱親不親總是一鄉人哩，大家有了難，我能不能救呀。日本人不是貼了告示嘍，只要咱們答應維持，不但人能放回來，全村也就安生了。」衆人聽了齊說：「只要人能放回來，維持就維持吧！」康順風說：「我也是這想法，就是農會張勤孝不讓，我說：「不維持眼看抓走的人就沒命了。」他說：「管毬那些閒事哩，死不死又不是咱家的人。」他還說：「誰要維持就槍斃誰。」你們聽這還像個人話哩！」人們心裏都是着急自家的人，聽了康順風的話，也不分真假，當時氣得都罵開了。周毛且本來就是個二百五脾氣，不由的兩眼冒火，口中嚷着：「我問這狗日的去。」氣沖沖的就往外奔。康順風一想：「這話本來是自己捏造出來的，要問的露出餡子來可就灰下了。」於是連忙一把拉住周毛且說：「那號人你問死他也不會承認，依我看，你們幾個相隨上開他去，維持是爲了往出救人，不能讓他一塊臭肉壞了滿鍋湯。」衆人都說對，周毛且幾

個人，便相隨上去找張勤孝。

康順風看着一切都辦妥了，連忙又回到家中，給他老婆佈置了工作，讓到村裏宣傳去。他老婆也是和他一樣的性格，能說會道。三十幾了，還是經常擦油抹粉的，聽了他男人的話，便到街上去散佈謠言。

農會幹事張勤孝，和康順風爭吵罷，回到家中，愁的眉頭上挽起疙瘩，好像挑着千斤重擔一樣，一心思謀着對付敵人的辦法。想到要早聽上政府的話，全村空室清野站崗放哨，也不會受這損失。又想到村幹部中康順風是個維持份子，分隊長雷石柱又病了。就剩下自己一人，一隻手總拍不響呵！有心找政府商量辦法，可是這時內地區軍民，正在進行反「掃蕩」，政府不知轉移到那裏。真是越想越愁悶，千頭萬緒，心亂如麻，婆姨和他說話，他也不理，只是蹲到炕沿上抽旱煙，煙灰剋下一堆，窯洞裏充滿了煙草味，他婆姨不時的咳嗽着，斥責的說：「好你咧！不要抽了，把人給噎死了！」但張勤孝好像沒聽見，仍然煙袋不離嘴的抽着，熬得煙油「吱吱」響，抽完一袋又把煙灰剋下重新裝上一袋抽。

正在這時，門外撞進四五個人來，有婆姨有老漢，都是氣呼呼的，領頭的周毛且臉漲得很紅，兩眼充滿血絲，兩撇鬍子一動一動的向上翹着，劈頭就問：「你是不叫我們活啦！知道割了

別人的肉你不疼哇！」隨後這個一言，那個一語。張勤孝起初真是摸不着頭腦，聽了半天，才知道是鬧着要維持，想用維持作條件，換回被抓去的人。張勤孝忙說道：「維持那就是投降了敵人，咱們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減租減息翻了身的人，咱們能作那樣的事嗎？再說，維持了，咱的人也不一定會放出來，這是敵人的陰謀！咱們可以想別的辦法往出救人！」任你怎說，那些人總是不聽。吵吵鬧鬧，逼着張勤孝非馬上答應維持不可，哭鬧了半天，好說歹說才走了。

黃昏時分，各種謠言像風一樣的颳來，先是婆姨們傳說着，隨後全村都傳開了：一陣說敵人要來抓張勤孝哩！一陣又說張勤孝不走，敵人就要把康家寨殺絕哩！張勤孝聽到這些謠言，對他婆姨說：「反動派暗裏害咱啦！咱是抗日幹部，工作搞不好，受政府的處分甘心情願。要讓我維持是辦不到。這裏工作不能堅持了，咱搬到後邊去吧！找見政府再說。」婆姨也贊成，於是連忙收拾東西，把土地託了他兄弟張勤順經營，連夜搬走了。

第二天一打早，康順風聽說張勤孝搬走了，趕緊跑到樺林霸家。一見面就高興的說：「咳！錫雪哥的神機妙算，比張天師還靈哩！」接着把貼告示、活動維持、逼走張勤孝的前後情形，一五一十講了一遍，兩個人商量了一陣，樺林霸摸摸光溜光的腦門心，笑着說：「走了一步說一步，這陣村裏的幹部沒人敢出頭了，咱們就要鬧一把子人，把這個江山撐起，把印把子握到咱手

裏。你看村裏那些人能辦事，趕緊去活動活動！」康順風想了想說：「二先生這人怎樣？」禪林霸把肉腦袋搖了幾搖說：「白文魁這號唸書人，這陣慌慌亂亂不安定，他不肯潑出身子來幹，怕得罪人，等將來權柄都到了咱手裏，請他幹點事是行，眼下是要挑些敢跳打的才行！」康順風說：「那你看咱康肉肉、康二旦和王臭子們呢？」禪林霸忙點了點頭道：「行，行，非這些人打不開天下！」當下兩個人又商量了一陣活動的辦法，康順風便去找康肉肉、王臭子們幾個去了。

原來這康肉肉，是禪林霸的遠房叔伯姪兒，當初的家業，和禪林霸差不多，後來他父親抽大煙，逛省城，幾年把份家產踢踢光了。康肉肉小時還趕着享了幾天少爺福，鋤把鏟把沒抓過，到後來窮了，婆姨也賣了，受苦不會受，就靠吹吹拍拍，在村裏吃百家飯，混着過日子。

這天康順風找到康肉肉，把成立維持會的事情一講，康肉肉巴不得趁這慌亂年頭，享幾天福，滿口答應，於是便找來王臭子、康二旦，這二人都是和康肉肉一樣的人物，康家寨的人們叫他們是「煞神」。便開起了會。雖然也叫開會，只是康順風把禪林霸的主意講了一番，幾個人齊聲贊同：「幹，天塌下來也不怕！」便這樣幹開了。

晚上，家家戶戶正吃罷黑夜飯，村裏忽然響起了鑼聲，接着就聽見康肉肉吼喊着過來：「到康家祠堂開會囉！家家都到哇！」鑼敲了兩三遍，人們才慢騰騰的集合起來。一個個都是沒精打

彩，愁眉苦臉，誰見了誰也不言傳。

等了有兩頓飯時分，人還沒有全來，康順風站在康家祠堂院裏的台階上發毛道：『爲什麼咱村裏這些人這麼難請呀？』康肉肉也在下面接住道：『鑼都快敲破了，架子真不小！』王臭子道：『點名，點名，看誰不到重重的辦！』來的人們一聽說要重辦，都打發人趕快悄悄回去叫人，一會人來齊了，蹲下半院子，却不知道康順風要什麼花樣。

這時，康順風見人來的差不多了，便開始說道：『鄉親們，咱們把維持的事情討論一下吧，告示上限的三天，今日就到期了，大家看是怎辦哩？反正維持了全村就能安生，不維持嘛……告示上說的明白，誰也不是三歲兩歲，誰敢擔保咱村不受一點災害，抓去的人能放回來，咱們就不要維持！』他說完，人們心裏才明亮了，原來開的是維持會，很多人雖然心裏恨，但却不敢說。有的只顧抽煙，有的低頭嘆氣，康肉肉見人們不說話，喊道：『大家說話嘛！』康二且、王臭子也同樣咋唬。被抓去人的那幾家說開了話，都贊成維持，說可以放回他們的人來。富農李德泰和幾個老漢們也說：『嗨！這年頭，維持了就能安生啦！』康肉肉也接住道：『對嘛。這年頭，能求個安然無事，就是大福！』這時，人堆裏有個後生，跳起來說道：『你們都當漢奸呀！』一句話，像是通亂了蜂窩，馬上康肉肉喊道：『孟二楞，你是要害全村人死是不是？』

康二且也幫腔道：「你窮的要什沒什，將來受害也受不到你頭上，你站在乾岸上說風涼話！」王臭子道：「睜開你的眼看一下，這陣是誰的天下？」那後生道：「你們的天下咬了毬！」有幾個後生低低的道：「罵的好！痛快！」康順風見風色不對，忙喊道：「有人不主張維持，好嘛，只要咱村被抓去的人能回來！」這一下，被抓去人的那幾家，煽起來了，齊喊叫着罵那後生，王臭子也更兇焰萬丈的叫道：「這簡直是咱村的壞蛋，網起來！」喊叫着就往下走。人都站起來了，台階前桌上放的燈，也遮得什也不見了，趁着天黑人亂，場子裏有幾個青年，趕快把剛才說話那後生，推出門外說：「少逞點強吧，你不看這是什麼時候！」然後回來院裏說道：「算啦，算啦，那種楞人，不會說話，不怪他，他已經走啦！」會場這才平靜下來。

康順風又徵求衆人對維持的意見，意見人人都有，可是人們見康肉肉、王臭子這些「煞神」們又上了台，知道得罪了他們沒好結果，而且剛才那一場風波，鬧得肚裏有話的人，也只好壓住不說了。康肉肉見衆人不說話，便道：「我看不說話就是沒什意見，其實這爲了咱村安生，除了那些壞鬼，不會有人有意見！」康順風也說：「呵，要是大家沒意見了，這就是民主維持啦！」人們也沒人說話，停了半天，會便算散了。

一出祠堂門，那些沒說話的人，都低低的挖吵開了。有的說：「民主維持，毬！還不是他們

劃下圈圈叫咱鑽！」有的說：「反正又該上窮漢們倒楣了！」忽然有人說：「低些吵吧，煞神們出來啦！」人們便都悄悄地各自散了。

鬧罷會第二天，被抓去的人，只有康家敗回來了。周毛且那幾家，急的又去找康順風說：「主任，不是說維持了，人就能放回來？怎家康佳碧放回來了，我們那些還沒？」康順風說：「說的倒容易，日本人又不是三歲小娃娃，答應個維持就能頂事？！俗話說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佳碧那是掙了五十塊白洋贖回來的。」這下，人們才知道是非錢沒救了，只好含着眼淚，回去賣牛賣羊，東挪西借。周毛且家，原本光景就不好，這次鄰人來又燒了五石來穀子，那裏來的五十塊白洋呵！但是爲了贖這個命根子兒，逼得老漁賣了五垧場地，又把媳婦的一個銀項圈湊上，這才交清贖款。

第四回

維持會逼糧要款 劉二則含憤喪生

三四天工夫，康順風把這幾家的錢都收齊了，一共二百四十塊白洋。一早奔到漢家山去，到半後晌，被捉去的人陸續回來了，一個個面黃肌瘦，渾身是傷。各家見了各家的人，難受的又哭

起來，但人回來總算息心了。只有辛在漢家媽，等着等着不見兒子回來，心焦的好像坐在火上。找回來的人打問，都說，他們走時主任和他還沒動身哩。辛老婆聽了，便獨自坐到村口上去等。北風呼呼的吹着，好像往人身上澆涼水，但辛老婆並沒有感到冷；眼巴巴只等着兒子回來。直等到太陽落山，康順風一個人回來了。辛老婆急忙去問，康順風說：「皇軍說他是堅決抗日的，不放回來，我求告了半天也不抵事。」辛老婆一聽這話，一下氣得倒在地上，哭的死去活來。可憐五十多歲的寡婦老婆，爲贖兒把牛也賣了，如今鬧得人財兩空。每天和十四歲的一個女孩，哭得淚人一般，氣的大病了一場。當天晚上，康順風又溜到了禪林霸家中，商量成立維持會的事情。一見禪林霸，就高興的說：「錫雪哥，今天皇軍可把你誇獎了個美，讓你當咱村的維持會長哩！如今江山打下了，就請你上任接印把子！」禪林霸一聽受了日本人的誇獎，十分高興，及自聽到叫他當會長出頭露面，心中却暗暗猶豫起來。想到「自己出頭可作不得，萬一日本有個山高水低站不住，那就爛種沙鍋了。」左來右去想了半天，忽然笑着對康順風說：「嗨！古人說無功不受祿，咱村這是你一力打開起來的，你的功勞最大，應該你當維持會長！雖說上頭委了我，可是咱上年紀了，人老眼花，胳膊腿也硬了。哈！反正你出頭，我給你當軍師吧！」康順風雖然口能，但到底比禪林霸少一個心眼，自己本來就想出頭露面抖威風，這下真是正瞞睡給了個枕頭，馬

上滿口應承了。

『小算盤』聽見禪林霸不願當維持會長，心中想道：『看看一塊肥肉叫別人吃了。一月一二，一年一千大幾，可不能叫康順風獨吞了。總得有自家的個人咧！』於是連忙對康順風說：『你一個人也忙不過來，叫你姪兒佳碧幫你的忙吧！』康順風聽了連忙說：『那可好啦！我也正有這個心思。』禪林霸沒吭氣，心中想道：『我不出頭，先叫自己兒子幫助作點事，就是將來新政權知道了，罪過也不大。』於是也答應了。兩個人又說些閒話，康順風這才出來回到家中。

第二天，康順風就和康家敗，召集了村裏的王臭子、康肉肉等五六個流氓地痞，正式成立起維持會，把康家祠堂打掃的一乾二淨，門上掛起維持會的招牌。裏面立起火灶，從此維持會這些人，每天就在一塊肥吃大喝，紙煙不離嘴，見人開口就是『媽的辰』，整天吼三喝四抖威風。從此敵人漢奸常來常往，不是催糧草，就是催捐款，今天要民伕，明天要牲口，那些人一來，就得紙煙燒酒，豬肉白麪待承。

康家寨村西頭，住着一家佃戶，名叫劉二則，四十來歲，是個老實疙瘩，性子善的像綿羊。夫妻兩口有三歲的個娃娃，房無一間，地無一塊，租種了禪林霸的十五垧山地，年時秋裏一共打了六石來糧，叫敵人來燒搶了個乾淨。窮的連糊口的也沒有了，就靠掏炭過活。

一天下午，劉二則從炭窖上回來，一進村，就碰上維持會的王臭子，王臭子把眼瞪起說：「你鑽到老鼠屁眼裏啦，讓我到處找。維持會長吼你哩！」劉二則一聽維持會長康順風叫，知道不是好事情，但又不敢不去，連忙到了康家祠堂，見家裏炕上躺著四五個僞軍，正在抽洋煙，炕桌上擺著一盤子花生，一盤子紅棗，幾盒子紙煙，地上站著十幾人。康順風坐在椅子上，手拿起戶口冊子唸道：「周毛旦，地畝捐小米三斗二升，特別費十一元五，愛路費五元七，警備隊菜金十二元八。總共錢是三十元，米是三斗二，今天交清。」周毛旦急的說：「啊喲喲，今天交清？會屑銀子也屑不及呀！」只見炕上跳下個僞軍來，照著周毛旦「拍拍」兩個耳光，吼道：「媽的個巴子，今天交不清就帶上走。」周毛旦氣的鬍子梗起，蹲到地上不吭氣了。

康順風一扭頭看見了劉二則，恨恨盯了一眼說：「你上月欠的建設費，戶口捐，一個還沒交哩！連這次新款，總共是三十二元、小米二斗五升。也是今天交清。」劉二則嚇的腿發抖，連聲求告道：「唉！家裏連吃的也沒，身上連一毛錢也掏不出來。好……好你老人家哩！再遲幾天吧！」那個僞軍哼了一聲說：「家裏沒飯吃？怎沒把你餓死？真是三句好話不如一馬棒！今天誰不交也不行。快！都回拿錢去吧，我們要走了。」衆人一齊求告說：「馬上交實在沒辦法呀！寬容上幾天，咱甯房實地交就對了。」炕上的僞軍齊坐起來說：「不行！不行！我們寬容你們！皇

軍不寬容我們呀！爲了要這幾個爛款，磨爛鞋子誰給買？」衆人還是求告，僞軍只是咋唬着非馬上要不行。康順風估計馬上也拿不出來，又想在村裏人跟前賣好，便笑嘻嘻的說道：「我看限上兩天吧！你們一家給弟兄們送上對鞋。」僞軍們見康順風頻頻示眼色，這才轉了口氣說：「只准兩天，兩天沒錢就要人。鞋折了錢吧，一雙五塊，省下你們買！」衆人沒辦法，只好答應了。康順風擺了擺手，衆人這才敢出來，都是唉聲嘆氣。

劉二則整整在炭窖裏熬罵了一天，受得筋疲力盡，骨節都像散了。兩條腿上，好像帶了千斤石鎖，重得拖也拖不動，再加上維持會要款的事在心裏焦愁，有一步沒一步的往家裏走。一進家門，老婆就說：「今上午康家敗又來要租子啦！他說一朝天子一樣王法，租子要照舊規定交哩！」劉二則聽了，嚇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正說中間，兩扇門「砰」的開了，氣兇兇湧進幾個人來，領頭的便是康家敗，只見那乾蘿蔔頭上，歪戴一頂黑緞瓜壳帽，黑緞子襖，撇開懷，露出裏面穿的粉紅毛衣。戴着黑眼鏡，提着馬鞭子，兇神兇氣，一進門就大聲吼道：「你的租子是給不給啦？」劉二則滿臉陪笑的說：「啊！二少呀！快上炕來暖一暖！唔，租子咱還能不給？唉！實在是沒有啊！等明年……」康家敗一隻脚踏在炕沿上，用手在大腿上拍了一掌，搶着說：「倒等你一輩子哩！」回頭對帶來的人呶了呶嘴，說了聲「搜！」那些跟在後面的人，馬上動手

動脚，翻箱倒櫃亂做一團。

拾翻了半天，那有半點糧食？只找見些陳糠舊菜。康家敗便說劉二則把糧食藏了，指着那些人，叫把掬炭的鴨嘴鏟頭，籬頭繩子一齊拿走。劉二則苦苦哀求說：『好二少爺！咱就憑這些傢俱吃飯咧，拿走全家人都得餓死！唉！求你行行好吧！』康家敗豎起眉毛說：『你們這號窮骨頭，非給點硬的不行！真是人打出錢來，狗打出屎來，明天交來租子，二少爺不吃你的傢俱，交不來，哼！送到據點裏，夾棍板子試一試你的骨頭！』說着就往外走。

劉二則婆姨急了，攔在門口求告。康家敗頓時冒火，飛起一脚踢去，婆姨啞呀一聲，按着肚子坐在地上。康家敗揚起馬鞭，狠狠的罵道：『媽的臭婆姨，惹得二少爺起了火，送給警備隊打了你排子槍（輪姦）！』說完一窩蜂似的走了。

這時，風呼呼的嚎叫，吹得房子都像在亂抖。那一盞豆大的油燈，一跳一跳地，發着昏暗的光。家裏翻底糞堆了，破皮襖爛被子扔下一地，大甕打成了七八塊。婆姨哭得像淚人一般。劉二則兩手抱住頭，一聲不響蹲在地上，心中又氣、又恨、又愁、又怕，越想越傷心。就這樣木偶似的蹲着，兩人誰也不講一句話，窰洞裏死一樣的靜寂。

過了有兩頓飯工夫，劉二則忽然站了起來，那黑污的臉上，現出一層綠色，對婆姨說：『咱

受了半輩子欺壓，這二年剛直起腰來，可是又……又……唉！明天樺林霸的租子，後天維持會的捐款，拿甚給呀？交不上就送據點，送進去就不用想活。以後年長日久，捐款還多哩！那是沒底子枯井呵！反正早不死，遲也是死，只有死路一條了。」他喉嚨裏像塞了一塊棉花，鼻子一酸，不由得那淚點像斷線珠子一樣掉了下來。咬着牙，蹙着眉，出來進去繞了幾個圈子，猛的把心一橫，走到後牆跟水甕跟前，趁婆姨不防，頭向下一冲，「卜通」！婆姨起先嚇呆了，楞怔了半天，才急忙從地上過去往外扯，怎奈嚇慌了手脚，手抖得沒有半點勁兒，最後連水甕搬倒，人才算拖了出來。霎時，劉二則的鼻子嘴裏都出了血，原來清水冲了肺，死了。婆姨「哇」的一聲抱着屍首嚎啕痛哭，口中數落着：「你好狠心呀！丟下我母子們怎活呀，嗚嗚……要死都死吧！」

娃娃也爬在炕邊上嚎起來了。

窗外風颳的更緊，燈光一明一暗的閃着，終於熄滅了。黑暗中，婆姨站起來，倒關上門，把心一橫，舉着切菜刀，摸準娃娃的頭就是一刀。誰知手一軟，只聽「噹郎」一聲，刀子早落在地上了，娃娃驚的哭聲更大，婆姨忍不住又哭起來了，難受得好似滾油燒心！於是她又抱着娃娃，把奶頭塞在娃娃小嘴裏。躺在炕上，心跳着，抓起一把剪子……。

已經半夜了，下弦月從破窗子上射進來，照得滿室慘白，婆姨是直挺挺的躺在炕上，娃娃枕

在她臂上睡了。他手裏握着一把剪刀，不偏不斜正正扎在心口，血流下半炕。

第五回

鄰居義葬屈死人
石柱黑夜談抗日

陣

陣

第二天一清早，康家敗帶着村警，拿着繩子，來到劉二則門上，只見門反扣着，叫喊了多時也沒人答應。口中罵道：「死絕啦！媽的！」一脚踢開門衝了進去，往地上一看，嚇得臉變成了白紙，叫了一聲拔腳就跑。

這消息剎時傳遍了全村。村裏人聽說劉二則全家尋了死，男女老少都急急忙忙湧來了，窰裏院裏擠滿了人。見劉二則的男娃娃抱着媽媽的屍首，嗓子也哭喊的啞了，黃臘臘的臉蛋上、小手上，沾滿血污。人們看到這個情景，止不住鼻子發酸；婆姨們有的就「嗚嗚」的哭起來了。

人們紛紛議論，都知道劉二則夫婦是被催租要款逼死的，可是誰也不敢出頭。一些佃戶們更是傷心。有幾個和劉二則一塊掏炭的工人，黑污的臉上，淚水流成了兩條小河，揮起鐵錘般的拳頭，呼喊著，叫罵著：「操他娘，窮人不能活了！和他們講理去！」這時，人堆裏一個白鬍子老漢，擠進裏頭說：「唉！這種年頭，凡事忍爲高，古人說：在人矮簷下，誰敢不低頭！」衆人一

看，見是二先生——名字叫白文魁，六十多歲，是個老秀才。全身的穿戴，總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大襟長袖的古式襖子，襯着頂半新不舊的黑市布瓜壳帽，腿上紮着腿帶，胸脯上常年掛着挑牙簪子，上面拴個一寸大小的篋梳。閒下無事時，帶起銅邊老花眼鏡，一面看木版古書，一面使用這小篋梳，一下一下的梳他那白了的鬚子。因為他為人正直，在村裏能說幾句公道話，又有點學問，說話愛噙字眼，往年間村裏人買地寫約，說合調解，一定請他來當個中人。因他排行第二，人們見面都稱呼「二先生」。家中有一個老婆，沒有兒，只有一個女子，名叫白梅英。說起家產來，在全村也算二等富戶，出租土地一百來畝。新政權宣佈減租法令以後，經過幹部說服解釋，便自動減了租，佃戶們也沒虧過他。衆人聽了二先生的話，都湧過來問他：「如今該怎麼辦呢？」二先生說：「鄰家鄰舍的，總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劉二則又沒有本家，大家湊點錢葬埋了吧！」衆人齊聲說：「這可是個積德事情。」當下大家湊了些錢，買下兩副柳木棺材，劉二則的一些鄰家，朋友，幫忙盛棺入殮，村裏一些窮苦人家，都來燒紙弔孝；各人想起各家人的苦處，哭的更傷心了，一個個滿臉悲忿。那個娃娃「嗚嗚哇哇」的哭着要媽媽，衆人不由得又傷心的哭了起來。二先生看見那娃娃長的還好看，自己又沒兒，便收養起來。晌午，大家抬着兩副棺材，一直送到墳裏葬埋。回到村裏時，又見來了七八個「黑狗子」（警備隊），周毛且幾家以爲

又是催款來了，嚇的到處藏躲。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漢家山敵人修碉堡要民伕，向康家寨要下三十個。這時正當夏鋤，人們地裏莊稼都顧不過來，每天却被逼着去修碉堡，受上牲口一樣的罪，還要挨打受氣，人人叫苦連天。

天黃昏，村裏人給敵人修碉堡回來，在街上亂哄哄的罵道：「這日子怎能熬下去呢？受了一天苦，除吃喝不上，還要挨一頓飽打，這還能弄成！——有些老漢說：『活到這年份，死也得挺着，慢些吼喊吧，叫維持會的人聽又見是個事！』這一說，人們都忍氣吞聲的各自回去了。有兩個年青後生走到一塊，一個對一個小聲說：『不行，咱們倆找石柱哥去，這總得他給咱想個辦法才行啦！他是咱黨的小組長呀！』『對！』另一個應着。兩人便往雷石柱家裏來了。原來雷石柱是康家寨的自衛隊分隊長，今年二十三歲，雖是受苦出身，却生得眉清目秀，十分英俊，爲人精明強悍勇敢果決。家中很窮，從小跟父親在這樺林山上，打山豬、趕獐子，七八年工夫，練下一身好本事：跑路像飛的一樣快，爬山過嶺如走平路。提起槍法，更是高強，山豬野羊只要叫他看見，總跑不了。一百五十步以內，說打頭就是頭，說打肚就是肚，真是百發百中。十八歲上父母全死了，留下他孤單一人，如熬苦受，暖天給人攬工受苦，冬天就在樺林割煤窖上掄炭。那時是舊政權，窮小子沒依沒靠，受盡了財主的剝削。捐稅重，工錢少；而且樺林霸欠下他二一年的

工錢，賴住不給，因此一個人養活一個人，年年還是少吃缺穿。自從新政權建立後，實行減租增資，買下十幾垧地，光景慢慢翻騰起來了。村裏選他當了自衛隊分隊長。在年時減租運動中，他又參加了共產黨——這村黨剛建立，連他只有四個黨員，他是黨的小組長——冬天，又在漢家山村娶了個十八歲的婆姨，名叫吳秀英，夫妻倆過活的很好。

不料過大年時候，雷石柱害上了打擺子病，工作生產齊擱下了。第一次敵人來時，他婆姨擋着他躲到山上，出了一身大汗，在山上又受了風，病更加重了。回來看到敵人把村子拾翻成那個樣子，不由的頭上冒火，後來又聽說康順風搞起維持會，越發火上加油，有心出頭反對，可是病得爬也爬不起來，只好忍氣吞聲。誰知道這下竟轉成了氣腦傷寒，一病兩月，連門也不能出，只是在家悶坐養息。這天黑夜，風颳的挺大，天空的雲層越鋪越厚，不一會，空中忽明忽暗的打開了閃，接着雷聲也隆隆的響起來，看來是要下大雨的樣子。吳秀英坐在燈下做針線，雷石柱坐在炕沿上抽煙，心中想着村裏的事，說不出的焦愁。這時，門外進來兩個人，前頭的一個，白面皮圓盤臉，戴着頂舊了的學生帽，穿一件白洋布對門衫子，藍布褲子撒褲腿，這人叫康明理，過去唸過幾天書，新政權建立後，在晉西師範學習了一年，回來便當了本村的小學教員，後面一個人，身子又粗又大，紫紅臉皮，眼睛特別大，眉毛又粗又黑，頭上包一塊粗布手巾，白布衣服被汗水漬成黑的

了，繫一條腰帶，敞開衣襟，露出一片黑毛胸脯，褲子挽到膝蓋上，泥腿泥脚，滿身黃土，這人姓孟，小名叫二楞，也是新政權下才翻身的。以前是雷石柱領導下的自衛隊員。他三個人，因為都是共產黨員，所以非常親近，雷石柱病的時候，康明理和孟二楞常來看望；談起敵人漢奸，在村裏橫行霸道壓榨羣衆，都是恨得咬牙切齒。今天雷石柱一見是他二人，忙招呼坐下，吳秀英也忙着給倒水。孟二楞一隻脚踏在鍋台上，氣呼呼的說：「今天去修碉堡，又叫黃皮猴打了一哭喪棒，不是村裏人緊拉住，我真要和他打一架！毬！反正扯了龍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一命換一命算毬了！」康明理坐在箱子上也說：「這氣真受不下去了！石柱哥，等你好了，咱一齊相隨上參加八路軍吧！」孟二楞聽了，握緊拳頭眼睜的圓溜溜地說：「關上桿槍回來，先揍死維持會長，再揍日本人！」雷石柱說：「這事我思謀過好久了，參加八路軍是好的；可是咱們走了，就任由反動派瞎拾翻麼？」說到這裏，突然停住用手把婆姨推了一下，說：「你到大門洞裏聽着些，有人來你就快回來！」吳秀英出去了，雷石柱才把康明理和孟二楞拉到自己跟前，小聲說道：「你們看咱村共四個黨員，這陣剩下了三個，變會老張不主張維持，讓反動派逼走了，咱們再要都走了，可不是正合了人家的心意啦？狗日的們恨不得把咱們這些眼中釘齊拔掉哩。咱們走了，村裏的事還不是任由這些漢奸拾翻！」康明理聽了，發愁的說：「咱們上級黨的領導人一個

也不在啦，靠咱這兩個牛人能鬧過人家？」孟二楞攢著說：「要是打架，維持會那一窩子鬼，也不够我一個人踢打的！」康明理說：「任你力氣大也沒用，這又不是打架的事！」孟二楞不言語了，望着雷石柱。雷石柱說：「不敢太悲觀，從前區上老馬不是常來開小組會教育咱們：共產黨員，時時刻刻都要保護羣衆的利益，和反動派鬥爭。今天反動派把村裏鬧成這樣，我們是共產黨員，還能光看不管？不行！這正是咱們黨員起作用的時候！」因爲講話快了，鬧得咳嗽了一頓才又說道：「我想咱們團結些有骨頭的年青人，暗裏搞抗日工作。等咱八路軍來了，咱們配合上再……」正說中間，突然門外石柱婆姨跑進來說：「來了個人！」家裏的三個人不由得大吃了一驚。

第六回

老馬組織暗民兵 石柱定計打洋狗

停了一刻，果然打門外進來一個腰插手槍的人，細細一看，認出是馬區長，都高興極了。

康明理輕輕吁了一口氣說：「噯呀！老馬同志，你可把人嚇壞啦！」雷石柱問：「就來了你一個？」馬區長說：「還有一個，在外面放哨哩！」說著跳上炕去，伸手從口袋裏掏出一盒紙烟，奔到炕上叫大家抽。

大家就像見了親人一般，問了幾句話，雷石柱便給馬區長把最近村裏成立起維持會，逼着要款，做苦工修碉堡，逼走張勤孝等情形講了一遍。馬區長聽罷，也把內地區反「掃蕩」的情形講了一些，說，周參謀長指揮隊伍，在田家會打了個大勝仗，殲滅敵人一千三百多人。大家聽了，高興的跳了起來。

講了一氣，孟二楞說道：「老馬同志，你看這叫敵人欺壓得還能活？快給咱想個法子吧！」馬區長點着頭說：「今天我就是專來和大家討論這事來了！」三個人一聽，心裏說不出的歡喜，笑着齊說：「你說吧！」馬區長把手裏的半截紙烟擦熄，把頭往後炕轉了一下，見雷石柱婆姨和衣睡着了，打着鼾聲。聲音很輕的說道：「咱們都是模範自衛隊員，又是黨員，現在毛主席號召咱們組織民兵擠敵人，咱們共產黨員要首先響應！組織的辦法是：要挑選村裏最好的青年，編成小組，暗裏和敵人鬥爭；慢慢由小而大，將來搞到敵人的槍砲，反掉維持，就可以擴大，成立公開民兵，武裝保衛村子，這民兵就叫不脫離生產的民兵。」馬區長這麼一講，三個人身上彷彿都有了一股子熱勁，雷石柱說：「我們剛才還講想參加八路軍哩。這下可有好辦法了，咱們幾個就先成立個小組，以後再慢慢擴大！」孟二楞把袖子一搥說：「爲甚只咱幾個？今天把有義、丑孩都叫來，大搞起來，一下反掉維持不來的痛快！」康明理把二楞瞟了一眼，擺出很懂事的樣子。

說道：「不懂不硬要插嘴！甚時候也是那股子楞性不改。一件事要成功，那是非慢慢來不行！」孟二楞碰了康明理的釘子，本想回他，忽聽馬區長說：「明理說的對！一件事要成功，一定得慢慢來。」孟二楞這才沒吭聲。馬區長又繼續說道：「我給你們講講人家趙家溝發展民兵的情形吧！」大家說對，馬區長便又擦火點了一支烟，講故事似的說開了。

雷石柱們三個聽着，忽而笑，忽而吃驚，老馬最後說：「這工作很艱苦，你們幾個要起模範作用，爲了人民，要不怕犧牲！」孟二楞把大腿一拍說：「只要能把敵人擠走，流血犧牲不算個甚！」康明理也說：「絕對不怕艱難困苦，幹！石柱哥就負責領導吧！」馬區長見大家很愉快的接受了任務，想到天氣亦不早了，跳下炕，放下三顆手榴彈，說：「以後有甚問題，到靠山堡找我吧！」又到雷石柱耳邊說了幾句什麼，剛要出門，康明理上前一把拉住，說：「先別走，我還有個問題要和你商議一下！」老馬站住，回過身來問道：「什麼事？」康明理說：「康順風找了我幾回啦，說叫我到維持會當書記，你說我怎能幹漢奸事情呢？」孟二楞急忙道：「明理，你不可不能幹，這老混蛋，要是我，不當面揍他一頓有鬼！」老馬用手抓抓頭皮，想了想，然後說：「他既叫你幹，我看你就不妨給他幹。咱們爲了更好的把敵人打垮，幹上以後，對咱們今後的工作，倒是有許多好處：一來裏頭有了自己的耳目，好了解情況，二來也可以作爭取瓦解工作，

你們看怎樣？」孟二楞本來不同意，聽馬區長這樣一講，也不好講什麼了。康明理把頭一扭說：「不幹，我不幹，我怕羣衆罵我壞了良心，不幹！」老馬說道：「名義上雖然是給維持會辦事，暗裏幹的抗日工作，這對羣衆有利。爲着更好打倒敵人，爲什不幹呢？只要你能把他們的情況了解了，就是你的抗日功勞！」雷石柱也說：「幹吧，將來總有一天，羣衆會知道你給大家辦的是好事！」大家又說服了一番，康明理才答應下來。這時，老馬對雷石柱耳邊上又說了幾句什麼，雷石柱點了點頭，三個人便把馬區長送出門外。

這時天已半夜。送走了馬區長，三個人又回來商議了一陣，最後雷石柱說：「咱們不能打草驚蛇，工作要悄悄幹，一鏗頭掄不成個井。二楞是個暴性子，更要小心謹慎才行啦！」說完，康明理孟二楞點頭應承，開門各自回去。雷石柱忙把三顆手榴彈藏起來，這才睡去。

說也奇怪，自那日馬區長來過以後，雷石柱的病，慢慢就好了。過了兩天，他便想隨上村裏人去漢家山修彌堡；一則可以叫康順風們少疑惑，二則去看彌堡究竟是個甚麼樣子。

進了漢家山據點，一看，只見村後東西兩面山上，修起了兩座大彌堡，就是還沒有蓋頂。半山坡上，成百苦工上下走動，背石頭的、扛木料的、挖土打圍牆的，亂紛紛一片。十多個日本人漢奸，每人手裏握着個皮鞭子，沿路串來串去監工。看見誰不順眼，沒頭沒腦的就打。山坡上，

不時有喝罵聲、皮鞭聲、慘叫聲傳來。聽到這種聲音，每個人都嚇得心裏一陣發冷。傍上午，人們親眼看見監工的日本人，把兩個老漢打得頭破血流。那兩個老漢倒在地上昏過去，被日本人用腳踢得往山溝裏滾了下去。

雷石柱們這天打了一天圍牆，天黑回來。想到修彌堡看到的情景，氣得飯也沒吃，出去找來孟二楞康明理兩個，便關住門悄悄商量。雷石柱說：「好狗日歪鬼子，真可惡！咱們想法子要叫他這彌堡好修不成！咱們發動群眾，以後拿上壞傢俱去，熬日頭磨洋工，反正衆人齊心搗鬼，他長上八隻眼也看不住呀！」孟二楞康明理聽了，馬上回去，便暗裏一家一家分頭去宣傳。人心都是一樣，誰肯挨上打給敵人賣力幹呢？第二天去修彌堡的人，不是拿的小放羊鑊鑑，便是扛個活了把子的爛鋤，禿了頭子的壞鑊，一個個要死不活。遠遠看去，手脚一刻也不停，鑊頭舉得挺高，可是落到地上，砍不了二寸深。那些拿小鋤破鑊的，故意把土揚的老高，鬧的黃風四起，土氣遮天，二十步以外，甚麼也看不清楚。監工的走到東頭，西頭便停了手，監工的串到西頭，東頭又休息下了。雷石柱看到這個樣子，不由的心中高興。

忽然，人們低聲傳着：「快挖吧，洋狗過來了！」雷石柱抬頭一看，見兩個日本人，引着一隻又黑又大的洋狗，向他們這裏走來。原來那狗是日本人專門訓練過的，比狼還兇。只要看見誰

停住手，馬上就撲過來，渾身亂咬。前幾天望春崖的兩個民夫，就是叫這洋狗活活咬死的。

說話之間，洋狗已到跟前了。人們把欽頭飛快的舞動，眼睛偷溜着那狗的動靜。這時有個姓武的老漢，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剛停住手擦了擦汗，那狗便「呼」的一下撲了上來，武老漢心中一急，忙拿鐵頭招架，洋狗從前面撲，武老漢在前擋，洋狗調身從後面撲過來，武老漢又慌忙轉身，又在後面打，日本人在一旁看見狗咬不住，氣的「八格牙魯」「八格牙魯」大聲喊叫着奔了過來，又是皮鞋又是耳光，打的武老漢滿嘴流血，白鬍子都染成紅的了。可是日本人氣還不平，又叫來兩個漢奸，把武老漢全身衣服剝光，綁在樹上，專讓洋狗去咬。那洋狗撲上去，兩隻前爪亂抓，嘴巴上下亂咬，一剎時，武老漢身上的肉，像棉花似的一塊塊掉下來，鮮血直流。痛的老漢大叫大嚎，人人嚇的面如土色。不一陣，老漢的肚子也被咬開了，腸子流下一地，日本人看看咬死，這才叫上洋狗說說笑笑走了。

雷石柱看到這事，又氣，又恨，又急，怒火從心窩湧起來，又壓下去。他想：「非把這條洋狗打死不行，不然終久是老百姓的大害！」散了工後，他調查清了日本人是住在漢家山村裏，夜間上工，只有這隻洋狗和兩個漢奸看守。在回來的路上，便悄悄和康明理孟二楞商量了一番，各自回去吃晚飯。

第七回

抗交糧麥裏摻砂 打暗號老武接頭

等到上燈時分，三個人收拾妥當，在村外聚齊，相隨上向漢家山進發。路上誰也不說話，只有腳踏着石子，發出「沙沙」的響聲。不一陣功夫便到了漢家山。雷石柱把他二人安頓在山溝裏，自己一個人，爬到修碉堡的地方。

這天正是陰曆六月十六，一輪明月照得地上一清二楚，只見那個放哨的漢奸，抱着槍在睡覺，洋狗臥在跟前，忽然那狗兩耳一豎，朝這邊跑來。雷石柱急忙把帶來的羊肉扔給一塊，那狗一聞是肉，便一聲不響的吃了。雷石柱轉身就走，洋狗隨後緊跟，雷石柱前頭走一陣，扔一塊肉，一直引到山溝裏，孟二楞見洋狗來了，脫下上身穿的布衫子，猛撲上去，緊緊的抱住了洋狗的頭，用力壓在地上。雷石柱與康明理，掄起鐵頭，一遞一下死命的砍，那狗開始悶聲悶氣的嘶叫，後腿在地下盡力的刨，尾巴擺動着，掙扎着，隨後便一聲不響了。三個人長出了一口氣，隨用手土埋好，擦擦鐵頭上的血，就往回返，剛走了半里地光景，忽然聽見前邊跑來個黑影，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刀，三個人急忙閃在路旁，等那黑影過來的時候，孟二楞從身後猛的一下抱

住，那黑影驚得大叫一聲。三個人聽見聲音好熟，細細看時，原來是本村武老漢的兒子武二娃。

這武二娃，今年只有十七歲，生的很黑很小，聰明勇敢，天不怕地不怕。這天他聽到修彌堡的人回來說，他大叫洋狗咬死了。馬上氣的心如刀攪，提了把殺豬刀子，連夜就要去找日本人報仇。

雷石柱問清了武二娃幹甚，忙把他們打死洋狗的事講了一遍，武二娃聽說後，恨氣消了一些，但仍拗着非去不行。雷石柱說：「日本人有洋槍洋砲，門上放着哨，圍着鐵絲網，恐怕你連門也進不去就沒命啦。要報仇不難，參加民兵咱們一塊幹！」沒等說完，武二娃搶着問：「民兵是幹甚哩？」孟二楞插着道：「打日本嘛！」武二娃一聽是打日本，再沒往下問，便非參加不行，並且說：「你們敢幹的事，我都敢幹！」雷石柱一想，這小孩子平日堅決勇敢，將來倒是個好民兵。當下就答應下，路上又把民兵的任務，要注意的事情，給講解了一遍，說着回到了村裏。

到六月盡頭，敵人把漢家山的碉堡修好了。那碉堡修的甚是堅固，高約兩丈，周圍有七八尺高的一道土圍牆，中間夾着好幾道鐵絲網。裏邊住着一小隊日軍。村子裏，東頭大關帝廟裏，住着一中參偽軍，西頭一座樓院裏，是偽聯合村公所。這偽聯合村公所，管轄着康家寨、望春崖、桃花莊等幾個村子，村長就是「二日本」王懷當。他上任以後，每日便派村警，四村催糧要款，抓民夫，派花姑娘。誰家不交，便將人緝回村公所，不問青紅皂白，按倒就是一頓軍棍馬棒。輕

的放回來騙個一月四十天，重的熬手就叫他拷打死了。方園村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恨他的。

最近，偽聯合村公所又派下七千斤麥子，康家寨全村，分配的是二千斤，限三天交清。給雷石柱攤派了五十斤，雷石柱好生悶氣，順步出來街上，看見有幾家窮人，也因這件事，唉聲嘆氣的議論。雷石柱過去聽了聽，大半都是苦惱的叫着：「這樣下去，窮人可是沒活的路了！」心裏一陣氣憤難受，便走到村西頭康大嬸家裏。這個康大嬸五十多年紀，家裏很窮，有一個兒子，二十九年參加了八路軍一二零師，家裏剩下她一個孤寡老婆，抗日政府幫助她種十幾畝地，還能過活。她爲人心腸好，誰家小娃娃頭痛腦熱，都請她去看一看，問個偏方；康大嬸也就好像是她的孩子病了一樣，想盡一切辦法幫助，這樣她在村裏就落了個好名聲。

雷石柱一進門，只見康大嬸端着半簸箕土，慌慌張張往麥子裏摻，見進來人，嚇得連忙拿口袋來蓋；後來看見是雷石柱，這才鬆了一口氣。雷石柱忙問：「大嬸這是作甚哩？」康大嬸說：「石柱子你看這還成個世道？又派下三十斤麥子，摻上些土，好少交點呀！」雷石柱聽了，看了看那摻上土的麥子，忽然想起個辦法，連忙說：「康大嬸，你這可是個笨法子，摻的少了不抵事，摻的多了，一眼就看出來啦。」於是把剛才想下摻砂的辦法告給她，並說：「咱們吃不成，叫狗日的們也不要想吃好。不過麥子裏的皮皮圪渣，可要鬧乾淨哩！」康大嬸聽了高興的說：

「這可是個好謀算！」急忙出門就去找砂。雷石柱也趕快出來，又把這辦法告給民兵們，親戚傳親戚，鄰家告鄰家。大家都照那辦法搵攪上了，有幾家先交到維持會的，康順風們不但沒看出來，還誇獎說：「這回的糧交的可痛快哩，又快又好，連個皮皮圪渣也沒。」

雷石柱看着計劃成功了，心中很高興。想起自己的五十斤麥子還沒交。連忙到河灘裏找回五斤重的塊砂石，搗成麵麵用籬籬過，又叫他婆姨吳秀英，淡淡的熬了些榆皮水，洒在麥子裏，然後把砂子和進去攪勻，這樣一顆麥子上便沾了幾粒小沙子，不放到跟前，一點也看不出來。剛剛搵好，正要往維持會去送，忽見康明理慌慌張張的跑進來說：「啊喲！石柱哥，大事不好了！」

雷石柱忙問：「出了甚麼事啦？」康明理喘了口氣說道：「街上來了個貨郎子，身上帶着良民證，我問他從那裏來的，他說從水峪鎮來的，我正要問他賣的是甚貨，他就反過來問我說：你知道雷石柱在那兒住？我看這人不對，恐怕是敵人派來的密諜，你快躲一下吧！」雷石柱聽罷，先是大吃一驚，隨即好像想起了甚事似的，臉上平靜了一點，問道：「你看見那人，頭上戴的什帽子，身上穿的什顏色的包袱？」康明理說：「頭上戴一頂黑瓜亮，身上穿的蘭印花布包袱，」雷石柱聽罷，把手一拍，高興的說：「咱們快去看去！」這一下，弄的個康明理摸不着頭腦了！楞

了一陣問道：「石柱哥，是怎麼回事？」雷石柱說：「你先別問，停會就明白了。」說着，兩個人便相跟着出來。

到街上走了沒幾步，就見一個戴瓜壳，揹包袱的貨郎子走過來，康明理扭頭給雷石柱使了個眼色，低聲說：「就是這個人！」雷石柱抬頭一看，只看那人商人打扮，年紀有二十七八，個子長的很結實，臉色黑裏透紅，看起來很精神，兩隻大眼裏直放光。給人一種英俊忠厚的感覺。那人一面往過走，一面也在打量雷石柱，兩個人眼光忽然碰在了一起，雷石柱忙躲開，向四週掃了一眼，見街上沒有人，連忙迎上去摸了摸臉說：「我就是雷石柱。」那人也摸了摸臉說：「哦，給你捎着封信啦！」雷石柱說：「到我家裏去吧！」那人點了點頭。

三個人回到雷石柱家裏，雷石柱把包袱接過來放到炕上，便叫婆姨到院裏去燒水。大家坐下，一面抽煙，一面拉閒話，康明理在一旁好像悶在鼓裏，想問又不敢問。只見那人瞟了康明理一眼，向雷石柱說：「他——」雷石柱忙搶着回答說：「他也是自己人，沒關係！」那人聽了，脫下鞋，取出一封疊成三角形的信，遞給雷石柱說：「這是老馬同志寫的組織介紹信。」雷石柱拆開看了，高興的對康明理說：「這位是武德明同志，來這裏領導咱們對敵鬥爭，暫時代理咱們這裏的支部書記！」康明理忙過去握了握手，說：「這我們就有辦法了！」

老武一面抽煙喝水，一面便問村裏的情形。雷石柱就把他們打死洋狗，交糶慘砂的事實，從頭說了一遍，老武笑了笑說：「好，以後就是這辦法！」三個人又計劃了一下今後的工作，老武便對康明理說：「你到村裏跑一趟，看誰家買東西，就說這裏來了貨郎子！」說罷，康明理拔腿要走，雷石柱又一把拉住說：「只叫那些窮人家，維持會的人可不要叫來！」康明理應着，飛快的去了。這時老武又給雷石柱吩咐了一頓話，雷石柱點點頭說：「對，這好辦！」

第八回

賣貨買貨宣傳抗日
將計就計合法鬭爭

過了沒多一陣，村裏婆姨老漢，來了一大羣。半年多村裏沒來賣貨的了。衆人一進門，齊希罕的叫着：「怎麼今天來了賣貨的嘍？」雷石柱趕快告訴大家說：「這賣貨的是我的個朋友，在水峪鎮擺小攤，前幾天特別給人家稍話，叫人家到咱村來一下，不是人家也不來。」衆人聽了，都感激雷石柱的好意，說：「這年頭，人家甚麼也配給。那些辦公事的人常跑據點，要甚能買到甚，就是苦了咱這些窮漢。」

說着，見老武把貨包子打開來。好眼熟呀，包袱裏有布疋、針線、顏料、煙袋鍋、襪子……莊

戶人用的東西，樣樣都有。看着這些東西，各人有各人的想頭，婆姨們揀些針，拿起線，便傷心的說：「這日子可怎過呀！害的半年多也買不下個針！」男人們提起布翻一翻，摸一摸，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衣裳，蜂窩似的渾身窟窿，不由的也傷心的議論開了，有的說：「日本人害得咱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咱到現在穿的還是棉褲。」有的說：「咱買下點布，還叫人家給搶上走啦！」另一個說：「這年頭真沒法活了！」你一言，他一語，紛紛議論。

這時有個白鬍子老漢，上炕坐到老武跟前，一把抓住老武的胳膊，把臉湊過去說：「真是久旱逢甘雨。咱們中國總是有好心腸的人啦！」衆人一聽這話斯斯文文的，就知道是村東頭的二先生。老武把二先生打量了幾眼，便笑了一笑說：「親不親一家人，咱們都是本鄉本土的嘛！」二先生微笑着摸一摸鬍子，又問道：「你們水峪鎮這陣是怎的個樣子呀？」老武眉頭皺了一下說：「天下的老鴉一般黑，還不是一樣，甚都實行配給！」

周圍的人，一聽到「配給」二字，馬上都愁苦的低下頭，心裏一陣陣發冷。因為敵人的維持村完全實行配給，貨物都集中到他的合作社裏，價錢特別貴，老百姓買東西還受限制，一家一月只配給一盒洋火，半斤油，五尺布。一人一月二兩鹽。家家餓着肚皮，還要交數不完的捐稅：地畝捐、預借款、人頭稅、合作費、割頭稅、通行證費、居住證費……人們想到這些，都傷心的

落下淚來。老武看見有的人哭了，便說：「活到這年月，我看只有和他們鬥鬥才行！」二先生搖搖頭說：「在奴的難逃！我看這也是黎民百姓的劫數，受够就完了！」老武趕快打斷他的話說：「可不能這麼說！日本人打我們中國，是想滅亡我們，叫大家都做亡國奴，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面哩！」

一句話把衆人說的愁上加愁，忙向老武道：「那你說咱們以後可怎活呀？」老武不慌不忙的說：「要活，總有辦法，活人總不能叫尿逼死！要是村村學會趙家溝的辦法，可就好了！」衆人一聽，知道趙家溝離這兒不甚遠，只有三十多里，村子也是五六十戶人家，可是摸不清他們到底是個甚辦法。就着急的問：「趙家溝到底是個甚辦法哩？」老武說：「今天我可不該拉扯這些事，不過咱們就是自家本鄉本土的人，我才敢扯一扯，大家出去，可千萬不能亂說！」衆人隨口答應不說。老武便說道：「趙家溝先前，也是個維持村，可是全村人齊心，暗裏抗欺遲交，不給敵人送信，偷扣情報，抓漢奸，偷偷和敵人幹，鬧的他也沒法子。後來武工隊去了，暗地組織民兵，力量一天天大起來，今年四月裏就反掉維持。現在人家那村子，民兵保護住，敵人輕易不敢去。」

衆人聽的心裏好像有了點明路，可是又覺得不舒坦，周毛且老漢埋怨的說：「爲甚咱抗

日政府的武工隊，就不來咱這裏呢？」老武笑了笑說：「咱自己人說句知心話，只要大家決心抗日，咱抗日政府是不會忘掉咱老百姓的。我們鎮上，武工隊進去摸過幾次碉堡啦，把狗日的們嚇得天一黑就不敢出碉堡門了。」雷石柱接上說：「人怕齊心，虎怕成羣，咱們要齊了心，也能鬧成趙家溝那樣。」

老武覺得時間很長了，便收拾包袱，顯出要走的樣子說：「你們要買甚，齊拿上先用，如今大家都困難，錢遲給幾天沒甚要緊，咱們都在難中嘛！」幾句話打動了衆人的心，大家都感激的說：「真是個好人！」當下你買幾丈布，她要三根針，全都是賒下賬。老武說：「你們還要買甚，我再天來給你們捎，時候不早了，我得快快回去，遲了城門上又是個麻煩。」說罷打起包袱就要走。有幾家拉住老武，囑咐下次來捎些鹽，老武答應着開門正要走去，只見坐在門角裏個老漢，含着兩眼淚花花，起來抓住老武說：「拜識，我有個大兒，叫日本人把腰打爛了，下次來能不能給咱買點藥！」老武仔細一看，只見他有五十七八年紀，穿一身爛得累累絮絮的衣褲，帶一頂爛了邊透了頂的舊草帽，面貌和善可親。

原來這就是敵人「掃蕩」時，死了三小子的張忠老漢。家裏很窮，一輩子就是憑租地過活。身邊還有兩個兒子，大兒叫張有義，今年二十五歲，二兒叫張有才，今年二十一歲，都沒娶過媳婦。

半月前，張老漢的大兒張有義，被敵人抓去作苦工，打爛了腰，回來沒幾天，傷口化膿潰爛，越爛越大，每日痛的飯不能吃，覺不能睡，幾天光景，臉色難看的怕人。請醫沒處請，抓藥沒處抓，每日全家人真急得像發瘋了一般。

老武見張老漢傷心的掉下淚來，心裏暗想：「我還懂得一點外科，身邊也還帶些貼瘡膏藥。」便對張老漢說：「看外科瘡痛，我還懂點門道，叫我去看看怎樣！」張老漢一聽，感激的說：「這可有救了……這可有救了……」急忙前邊領上老武，一直回到家來。

老武進門一看，見窩裏「嗡嗡」的飛着好多紅頭蒼蠅，窩洞頂上燻得發了黑色，地下擺着好多盆盆甕甕，土炕上舖着塊破席子，病人直直的躺在上邊，臉上青一塊紅一塊，痛得「哎呀呀」的叫喊。老武上炕坐到病人身邊，揭去包瘡的布條一看，見腰上有碗大一片爛瘡。用手一捺，裏面黃色的膿水口，便流了出來。老武連忙用開水化了點鹽水，輕輕把瘡口的硬痂子洗掉，拿新棉花把膿擠了，又打開包袱取出一塊膏藥，貼在瘡口上說：「你們放心，這瘡頂多半個月就能好！」張老漢全家聽了，真是千恩萬謝，非留老武吃飯不行，老武說：「話到了，就和吃了你的飯一樣，今天天氣不早啦，下次來再吃你的飯。」張老漢那裏肯依，拉扯了半天，見無法留住，便去到箱子裏，挖出來兩大碗核桃，強納硬裝，給老武塞了兩口袋，才舒意的放老武走了。

老武別了張老漢出來，正要出村，忽聽身後有人追上來喊：「武拜識！」老武轉身一看，見是雷石柱氣喘着上來悄悄說：「老武同志，剛才聽說，敵人又派下羊毛來啦，不管餵羊不餵羊的人家，一個人交五斤，限三天交清，這怎辦呢？」老武說：「能想辦法拖延些時日就好辦了！那時維持也反了，讓狗日的們再要？」雷石柱說：「硬抗是抗不住，怎拖延呢？」老武手撐着腮巴，沉思了一刻說：「用軟辦法和他鬥。可以發動羣衆向敵人請願！」雷石柱聽了，說：「這個辦法好是好，就怕敵人不允許。」老武說：「你們不要找維持會的漢奸，直接去找日本人，這陣敵人正假仁假義的到處想賣好，你們找上幾個上年紀能說話的人領頭，總有個八九成把握。」雷石柱點了點頭說：「試試吧！」送走老武回來，就叫來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們幾個，把老武給的辦法一商量，都說：「行，分頭發動吧！」立刻四個人便沿門挨戶的去說。

到第二天，雷石柱、二先生、張忠幾個人領頭，帶着全村子的人，一窩蜂似的進漢家山請願去了。共四五十個人，像看戲趕會一般，浩浩蕩蕩，往漢家山而去。

康順風聽到村裏人不交羊毛，反而去漢家山請願，十分惱怒，騎了條小叫驢，打了一鞭，「蹬蹬蹬」的也追往漢家山去。一路心裏想道：「我在日本人面前說一句話，要打斷你們的狗腿！」想着高興起來，又抽了叫驢一鞭，叫驢尾巴甩了幾甩，嗚哇嗚哇的叫了兩聲，飛快的

跑起來了。

不一陣，康順風進了據點。一看，村西頭樓院門上，黑壓壓的站下一場子人；日本小隊長和獨眼窩翻譯官，站在門口台階上，眉臉惱怒的像豬，死盯住場裏的人。他心中暗喜道：「哼！你們請願？日本人有甜的叫你們吃哩。」正在這時，只見人羣裏有幾個人跪下，馬上滿場子人都都跪下一地，哭哭啼啼的說：「交羊毛是爲了「大東亞聖戰」，應該多多的交，可是如今老百姓窮的實在出不起啊！維持會又催逼的緊，「大皇軍愛民如子」，這點小困難一定能解決，大人恩典恩典吧！」

康順風看到大家這樣求告，很想發作幾句，在皇軍面前，露一露自己的手段。於是跑到台階跟前，對住請願的人大喊：「你們這些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皇軍爲了咱們，要點羊毛你們都難受得這樣！羊毛又不是長在你們身上，回去把羊毛剪下交了不就完啦！良心都壞了的！」康順風說的得意的不行，站在那裏，想到豬頭小隊長聽了他幾句話，一定會誇獎他辦事好。不料日本小隊長從台階跑下來，伸手「拍」的給他吃了個耳光。喊道：「你的大大的壞，不會照顧良民的，皇軍大大的愛民如子的，維持的壞，大家回去的，羊毛遲遲交的！」衆人一聽，幾百隻眼把康順風恨恨瞪了一下，便都站起，相隨着回來。路上，雷石柱與康明理，又給大家解釋，這是

敵人的「懷柔政策」，衆人們說：「誰還不知道日本人那鬼把戲？故意在咱們跟前賣好哩！」

第九回

地頭蛇仗勢搶親

松樹林惡霸斃命

康順風沒得了好氣，摸着火辣辣發痛的臉，心裏氣，嘴裏又不敢嘍，只好肚裏說：「灰事齊推到維持會身上！三天交羊毛，是你下的命令，這陣又在老百姓跟前賣乖哩！」

這時羣衆都走了。康順風受了一肚子氣，正要憤憤走開，忽然豬頭小隊長笑嘻嘻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說：「你大大的好人，忠實皇軍的，以後好好地幹活，大大的有賞！」康順風聽了，馬上氣平怒息，心中洋洋得意的想道：「哼！還是我吃的開！」便高高興興的騎着毛驢回來。

請願的人們回來以後，家家戶戶沒有一個不高興的。雷石柱康明理們幾個，在家裏正笑着議論，忽然門外進來個人。一看是老武來了，雷石柱就趕快把請願的情形，從頭講了一遍，老武連聲說：「很好，很好，以後就這幹法！」一陣，張老漢聽到老武來了，急忙也跑來，說：「武拜識，你那藥，真靈！我兒那瘡，自貼了膏藥，就不甚痛了。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老武笑着說：「不算甚！我這裏還有幾張膏藥，你都拿上給他貼去吧！」說着從包袱裏拿出四五張膏藥遞

給張老漢。張老漢更是感激不盡，隨說道：「武拜識，我回去叫給你做飯去，今天可一定吃我老漢頓飯再走哇！」說罷開門就往外走。

恰巧，門外邊進來個人，因為兩個都是心裏有事，走的很急，不注意，一下撞了個滿懷。張老漢站住一看，見是二先生慌慌忙忙的從門外進來。本來他是找雷石柱來了，一見老武也在，就哭着說：「武先生你看，這光天化日之下，地頭蛇就平白無故要搶親哩！」老武聽了不明白，忙問：「倒底是怎回事？地頭蛇是怎的個人呢？」二先生長長嘆了口氣，坐到炕沿上說：「唉！無廉恥的東西，本名也不知道叫個甚，反正外號人都叫他「地頭蛇」，是漢家山的個地痞。在地方上欺軟怕硬，不幹好事。舊政權手裏，公安局幹過幾天，如今在漢家山給日本人當密謀組長。今後晌來村裏，在門口看見了我女子，他就打發康家敗來說親。你想麼怎能和個漢奸結親？我倆口子不答應，我女子也哭的死去活來，誰知那東西就老羞成怒，要搶親哩！這陣正在維持會裏，派下牲口就來了！這這……唉！真是逼着人跳火坑呀！」

二先生的女兒梅英，今年十九歲，生的聰明，長的俊俏。老倆口愛得像命根子一般。如今地頭蛇要搶親，怎能不急不愁？這事把老武也給難住了。低下頭，手指撐住腮巴，只願在地下踱圈子。過了一陣，忽然高興的說：「大家看這樣辦好不好？」說時，四個人腦袋湊到一塊，商量了

一氣，二先生楞了一會，臉上有些爲難的神氣。老武拍着胸膛說：「不成問題，武工隊我有熟人。只有這樣才是辦法！」張老漢也說：「不怕，當媒人這事咱能辦了。」二先生這才點頭說：「那麼就這樣辦吧！」說罷，張老漢就急急忙忙跑到康家祠堂。

一進院，見柏樹上拴着匹洋馬，聽見地頭蛇在家裏，吼三喝四的說：「這陣就去，不好好走就搶！不識抬舉的東西……」張老漢壯了壯胆子進去，見了地頭蛇，就裝着笑臉說：「哈哈……先生，給你道喜嘍！剛才二先生也是一時的糊塗，這陣想開了，讓我來說親咧！二先生說：像隊長這樣有錢有勢的女婿，打上燈籠也難找。真是門當戶對，郎才女貌。不過二先生說，婚姻是一輩子的大事，不可太潦草，總要挑個好日子，明媒正娶。嗨！他們書香門第人家，就愛個排場。」幾句話，喜得地頭蛇渾身癢癢，笑迷迷地說：「早有這話，也省的生這閒氣了！」隨手脫下個金戒指，又掏出三百塊鬼票票，遞給張老漢說：「這是訂禮，一應花消齊由我出。唔，初五過事吧！」

張老漢連口應承，拿上東西，一溜煙跑回雷石柱家中，一五一十講了一遍。老武又吩咐了雷石柱幾句，便和二先生談談說說走了。二先生也拿着訂禮回到家中，把訂婚的事情，詳細告訴了老婆女兒，一家人就張羅着做新衣，籌辦喜事。可是村裏人不摸底細，就有人背後罵道：「有了

鏡，王八也是好女婿！哼，和個漢奸結親，真丟人！」二先生聽見也裝聽不見。

到了初五這天，二先生家裏裏外外，收拾得一乾二淨，門上貼起紅對子，院裏擺着桌椅板凳。維持會那些人，也都來溜勾子，捧場面。道喜的，送禮的，男客女客，出出進進，倒也熱鬧。

晌午時分，忽聽得對面山上鑼鳴鼓響。人們齊跑出去觀看，只見紅紅綠綠一簇人馬下來，霎時已進了村。原來正是地頭蛇來娶親的。只見前面是六個吹鼓手。「唧哇唧哇」的吹打，隨後是四個提紗燈的，兩個打旗的，分在花轎兩旁。地頭蛇騎着高頭大馬，穿着袍子馬褂，禮帽皮鞋。四個警備隊，全副武裝，明晃晃的刺刀上，拴着紅綠彩綢，耀武揚威，到了二先生家門口。

三聲炮響花轎落地，地頭蛇下了馬，早有人打躬作揖迎了進去，直迎到上房。二先生親自來陪，抽煙喝茶拉閒話，故意消磨時間。談古論今，前五百年後五百年，從天上說到地下。地頭蛇本來一竅不通，可是爲了在丈人跟前裝門面，也只好假眉三道的胡應承。到半後晌，才擺上酒席來。二先生親自敬酒，親戚朋友，也都來輪流把盞，接着康順風也來敬酒，地頭蛇酒量雖大，可是怎支住川流不息的喝，席吃了一半，已有點醉意了。那四個警備隊，也自有人招待，喝酒猜拳，叫的一聲響。直吃到上燈時分，才起身走。

地頭蛇身披着十字紅綢，新媳婦戴着鳳冠，穿着紅袍，被人抱進花轎，哭哭啼啼，好像難分難捨的樣子。這時，紗燈點起了，吹鼓手又吹打起來，抬起花轎走了。送親的是新媳婦的表兄，跟在轎後面。二先生看着娶親的走了，不由得握起兩手心汗。

地頭蛇因爲喝多了酒，騎在馬上搖搖擺擺，那四個警備隊，也是喝得昏昏沉沉，深一步淺一步跟着走。走着走着，走進了一片禿樹林眼前，突然樹林中「砰」的一聲，一團火星，直照地頭蛇飛來。只聽地頭蛇尖叫一聲摔在馬下，那馬驚的亂奔亂跳；誰知地頭蛇摔下去時，一隻腳還在燈上掛着，那馬倒拖着他直奔漢家山去了。

這時人羣早已亂成一團，燈籠火把轎子，扔下一地，人滿山遍野亂竄亂逃，有跑掉鞋子，有丟了帽子的，慌慌張張各自逃命。就在這混亂當中，從樹林裏跑出一個人影，正是孟二楞。他很快跑到花轎跟前，把白梅英從轎裏抱出就走，走了幾步，看見新媳婦的表兄，就交給領上回去。

那四個警備隊，嚇的酒都變成了冷汗，還沒來得及還槍，樹林中的子彈早飛了過來，又聽的背後山坡上一聲哨響，有人大聲喊道：「第二排上刺刀，衝呀！捉活的！」警備隊一聽，嚇的骨軟筋麻，暗暗說道：「碰上老八路了，快跑吧！」一個一個都夾着尾巴逃走了。這時，樹林中又出來三個人影，領頭拿速槍的便是老武，拿大槍的是雷石柱，武二娃提着個手榴彈。山坡上

喊罷口令的康明理，送了白梅英的孟二楞，也都跑回來了。五個人就分開幾路，悄悄回到村裏。這時，地頭蛇家中，正是燈紅酒綠，十分熱鬧的時候，那些漢奸親友，都來賀喜，高興的喝酒猜拳，專等娶親的回來拜花堂入洞房。

忽然一匹馬飛奔進來，蹶上倒拖着屍首，衣服扯成了一條一塊，腦袋擦成了個血葫蘆，衆人圍上去看時，認出那就是新郎，不由得大驚失色。接着吹鼓號，抬轎的，四個警備隊，都陸續逃回來了，一個個滿頭大汗，氣喘吁吁，把半路上叫八路軍包圍住劫親的事，講了一遍。衆人聽得目瞪口呆。地頭蛇父母看見兒子成了這樣，大哭大嚎，一面把屍首移到洞房中，盛棺入殮。一面報告了日本小隊長，請發兵報仇。可是日本人摸不清八路軍有多少，也不敢胡亂出動。村裏人聽到地頭蛇叫八路軍打死了，都暗裏高興的說：「這可給地方上除了個大害嘍！」

第十回

親切熱愛講身世
歡天喜地認恩人

一天，雷石柱正要去鋤地，剛走到大門外，只見南邊湧起一片黑雲，風颯得很緊，村邊的樹木不停的搖擺。黑雲漸漸擴大，從南面山頭上湧過來，太陽完全被遮沒了，天空中黑暗無光，遠

着一連聲串的處響雷。

雷石柱看了看天色，知道是要下雨了，便返身回到家中，剛拿出煙袋抽了幾袋煙，只聽院裏一陣緊急的脚步聲，抬頭一看，見門推開了，進來的是老武，出着一頭汗，背上揹着個布袋。老武把布袋放下，一面擦汗，一面說道：「跑得把人累死了，揹着二十多斤鹽，只怕着了雨！」恰好這時雨下來了，院裏一片風雨聲，雨滴敲在金瓜的葉子上，發出很大的聲音。

雷石柱問清老武是一早起身的，便讓婆姨去作飯。兩個人坐在炕上拉話。雷石柱說：「那天人們說了句要鹽，你就這麼遠把鹽給送來，真在心啦！」老武說：「爲羣衆服務就要實心實意，咱們鬧革命的，羣衆有實際困難，就要實際解決，不能只說空話！」雷石柱點了點頭說：「老武同志，我覺知你這程度很高，你一定住過大學校吧？」老武笑了笑說：「住過羣衆大學！」停了一下又說：「以前空的肚子也填不飽，那有錢去念書？如今有了點文化，還不是黨培養的！」雷石柱忙問道：「你以前也是窮人？」老武說：「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窮到家了。」接着便講起了他的家境：

「我爺爺手上就當長工，我到了爹手上，還是當長工。我爹四十幾歲才娶過女人。我十二歲上，就跟上我爹給地主李義家當小長工，爹給人家作地，我給打雞，每天倒惡水、餵豬、看孩

子……只吃飯沒工錢。一次下大雨，比今天這雨還大些，倒惡水滑了一跤，把盆子摔毀了，婆婆揪住耳朵，打得嘴鼻流血，一天沒給吃飯，還罰得在雨地裏淋了一陣！黑夜回去，我哭着死也不去了，我娘抱着我也哭，爹說：「爹沒本事，就會死熬死受，受了一輩子，流了的汗一擔也擔不完，給人家攢了家當，害得俺娃跟上挨打受氣！」娘說：「俺娃歪好學上宗宗手藝，再不要像你爹一樣受這份窩囊氣了！」以後我便學了鐵匠。

「學鐵匠比當長工也不強多少，受了的罪數不清。打了十來年鐵。事變那年，我娘和爹都給日本飛機炸死了，炸的腿胳膊都不見了，屍首都沒埋全……」

窗外，雨還在不停的下着，家裏靜悄悄地。雷石柱婆婆嘆了聲說：「唉！悽惶的！」雷石柱說：「後來又怎？」

老武吐了一口痰說：「後來我就參加了游擊隊，先當戰士，後來當了班長，後來又升了排副，日本人炸死我爹娘，我就要他用血還！我不大愛打槍，我愛用刺刀扎，我親手通死的日本人，少說也在十個以上。因為我打仗勇敢，堅決，指導員介紹我入了黨，經常上黨課，學文化，我更加認清了共產黨，知道了自己這一輩子應該向那條路上走。」

「後來我腿上帶了花，在醫院養了三四個月；我不愛閒住着白吃飯，便學了醫，以後又到了

地方上工作，後來又住了幾天敵工訓練班，再以後便調到武工隊來了。」

雷石柱聽完，長出了一口氣，說道：「你這出身真不簡單！」老武說：「唔！我說着說着就說遠了！噯！談點現在要作的工作吧。」這時飯已做好了，老武一面吃飯，一面把目前要作的工伴談了談，最後結束道：「現在基本群眾已經起來了，大家都要求共產黨來領導，我覺得可以公開和他們講了！告給群眾知道我是個幹甚的吧！」雷石柱突然高興起來，說：「唉呀，我早就盼有這一天哩，村裏人知道了你就是八路軍抗日政府的幹部，可高興啦！」說着從窗戶上看了看天色又說：「不下了，我給咱去吼人！」說完，跳下炕便走了。

村裏買過老武貨的人，聽着搗來了鹽，都高興的跑來雷石柱家裏看老武。一陣陣工夫，屋子裏就密密擠下一群人。

二先生見了老武，高興的對衆人說：「咱們都不是外人，實說吧！那天我女兒那事，是咱武拜識給出的主意，八路軍也是武拜識給引來的。」衆人一聽，都嘈吵開了，有的說：「武拜識認的八路軍，爲甚麼不引來一個領導咱們？」有的就抱怨起來了：「八路軍爲甚光在別處領導抗日，咱們願抗日，却不來個人領導一下！」這時，雷石柱提高嗓子說：「大家要求八路軍來領導麼？可是八路軍早就來了，也沒個人理！」衆人聽了急問：「在那裏呀？快說！」雷石柱不慌

不忙的指着老武說：『你們當他是貨郎子麼？嘿！他就是武工隊的武得民同志！』衆人一聽，如同開雲見天，興奮的一下把老武擁在當中，二先生拉着老武激動的說：『好恩人哩！呃，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呀！』這時人人高興得含着兩眶熱淚，親熱得不知說句甚話才好。

張忠老漢從人堆裏擠進來，一把抓住老武的手，含着兩眶熱淚，興奮得對住老武的臉說：『好同志啦，你爲甚不早告訴我們呀？這回可不准你走了，就住到我們村裏領導我們吧！』康大爺幾個老太婆，看着老武，喜的嘴裏不住唸着：『阿彌陀佛！天天的盼八路軍，原來八路軍就在眼跟前，這可有靠啦！』

正說間，背後又一個人擠過來，頭上罩塊手巾，黑黑的兩道黑眉毛，厚厚的嘴唇，神氣十足，因爲用力過猛，差一點把張老漢給闖倒。張老漢轉頭一看，見是孟二楞把胳膊高高舉起，在人頭上亂擺，急着要說話；可是衆人並不注意。孟二楞大聲說着：『咱們再不用受敵人的欺壓了！武同志，領導起來幹吧！呃們大夥先把維持會這些灰孫子們收拾了就好啦！』年青後生們聽孟二楞這麼一說，個個都擦拳捲袖，熱血沸騰，大叫大嚷的像馬上就要幹起來一般。

雷石柱見大家嚷的聲音挺大，就心外面有人聽見，就趕快叫大家說話聲音小一點。可是他的話人們好像沒有聽見一樣，有幾個老年人，一邊抽煙，一邊用責備的口氣說：『嗨，年青人做事

沒分寸，可做不得哇！」說着，一夥夥湧到老武跟前說：「武同志，還是要靠咱八路軍哩！你給咱毛主席捎句話，叫多調些人馬來，把這些瘟神們剷除淨！」雷石柱搶前一步，把腿一拍叫道：「你們倒忘了從前老武給咱講的趙家溝的辦法啦？只要大家決心抗日，就起來幹！」馬上，又有幾個人附和着說：「對，趙家溝那辦法就不賴，大家團結起來，力量比甚也大！」隨後，你一言，他一語，這個還沒說完，另一個又接上去，有的高吼，有的附和，滿屋子嚷得聽不清一句話。老武看到這般情景，心中暗喜。這時，二先生把手一拍說道：「大家都別嚷啦，還是聽咱武同志說吧！」頓時沒有了半點聲音，眼巴巴的望着老武的臉。

老武舉起手來，臉上浮起幾絲笑紋，溫和的說：「大家的話都對。大家都決心抗日，就是一條活路！咱們八路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來是不成問題的，一定來這裏打敵人。不過大家要明白和敵人鬥爭是長期的，咱八路軍擔任全邊區的戰鬥任務，武工隊也要經常到敵人屁股後面去打，並且組織那裏的老百姓和敵人幹，不能在一個村子裏長住；要把敵人擠走，保護自己免受敵人的害，還要教大家團結起來幹！」這一片話說的，有些人又覺得糊塗起來，老漢們便着急的問：「武同志，你說隊伍不能常住，教咱這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能幹出甚來呢？」老武馬上就把雷石在他們剛才說的話，解說了一遍，接着就把毛主席擠敵人的辦法，如何組織起來，老年人做老年

人的事情，年青人做年青人的事情，男子做男子的事，婦女做婦女的事，大家團結的像鐵桶一樣，一步一步往外擠。

老武原委的給眾人講了個一清二楚，剎時，滿家人又高興的眉開眼笑。這時，張忠老漢臉色很嚴肅的走到門跟前，把足一頓，聲音沉重的說：「鄉親們，聽見了吧！毛主席給咱們巧謀妙算，想出了好辦法啦，要活大夥幹！入常說：人怕齊心，虎怕成群，以後咱們信毛主席、八路軍，抗日政府，咱們鬧抗日，誰也不能半道變心，出賣大夥！來，咱們對着毛主席宣誓，誰要變了心，大家除滅了他！」張忠老漢越說越有力，就像撞動了廟裏的鐘，聲音在人心上響着不散。他說完，便領頭跪在地上，眾人見張忠老漢跪倒，也都跟着跪下一地。屋子裏，突然鴉雀無聲，氣氛十分莊嚴。人們把頭抵着胸脯，心裏默默的說：「誓死把敵人趕走，決不給敵人當走狗！」過了一刻，老武上前把張忠老漢攙起，又把眾人都請起。孟二楞剛從地下爬起來，就向眾人說：「咱們今天發了誓，成了一心，明天就幹！」眾人齊聲喊對。老武趕緊把手一拍，告訴大家，事情要慢慢幹，不要性急，走漏了風聲，打草驚蛇，就壞了大事。眾人一聽，都說老武說的對。

老武向外看了一眼，見時候不早了，便回頭對眾人說：「大夥可要記住保守秘密，要是一個走漏了風聲，咱們大家都別想活啦！」幾句話，好似在每個人心上釘了隻釘子。看人們的神態

都是又堅毅，又嚴肅，好像對老武說：保證誰也忘不了。大家正要走，突然門邊有人低聲說：「維持會的書記來了！」衆人大吃一驚。

第十一回

假書記通風報訊 真漢奸腦袋搬家

雷石柱連忙跑到門口說：「大家別怕，切記武同志的話，要保守秘密！我出去看看去，你們也散了吧！」說完出來，見來的正是維持會書記康明理。雷石柱見他臉上驚慌的樣子，就知道出了事。康明理劈頭便說：「噫呀，壞了！情報員王臭子，知道了武同志是武工隊的，要去報告敵人哩！」雷石柱一聽，驚得倒抽了一口氣，心「通通」的跳起來。呆了一刻，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很着慌的問：「這事維持會其他人知不知道？」康明理喘了一口氣，說：「王臭子那傢伙，想到敵人那兒獨得功賞，誰都還沒告訴。」雷石柱一聽，心便放下了一些，拉了康明理一把說：「老武正在我家裏哩，找老武討論辦法吧！」說罷，兩個人一前一後走了回來。

康明理自從當了維持會的書記，表面也就和那些人一起厮混，心裏却有個老主意：處處留心他們。今天早上，康明理一進祠堂，就聽見康家敗和王臭子，在屋裏高喉嚨祖暎門的爭吵，他聽

了聽來勢不對，便悄悄站在門外偷聽，只聽康家敗罵道：「你算什麼玩藝？我是情報組長，你眼裏太沒王法了！」又聽王臭子罵道：「康家敗，你不要在你老爺跟前擺臭架子！尿你也沒功夫，你憑什麼獨吞？這錢不分給我就不行！」「王臭子你罵誰？二老爺不吃你這一套！」「就是罵你咧！把老爺的毬咬了！」兩個人一遞一句，一聲比一聲高，接着房裏便有桌子椅子「砰砰拍拍」撞倒的聲音傳出來。這樣響動了一陣，康家敗跌跌撞撞跑出來，頭也不回的跑了。隨後王臭子手裏提一隻三條腿圓凳，氣勢兇兇的趕到門口，見康家敗走遠了，才用手擦着鼻血，跺着腳大罵：「康家敗，我操你十萬輩子祖宗！走了和尚走不了廟，騎驢看書本，走着瞧吧！」康明理聽了半天，也摸不清是爲了甚事，便過來向王臭子說：「這是爲了甚事動武哩？」王臭子正受了一肚子氣沒說處，見康明理和氣的問，便說道：「爲了甚？他憑組長欺壓人！前天我和康家敗商量找點野食，一下到了康大嬸家，你知道他兒是八路軍，我就嚇唬那老婆說「你兒是八路軍，我要報告日本人啦！」嚇的那老婆求告了半天，答應下今天給五塊白洋了事。誰知今天一早，康家敗狗日的倒把錢取來獨吞了！我向他要分一半，他不給還和我瞪白眼。操他娘，憑你康家敗能辦了個甚？你還當情報組長哩！村裏有人要造反了，你知道個毬！」康明理聽到話裏有話，急問道：「村裏誰造反哩？」王臭子一把拉住康明理說：「走！到我家裏去，我正要請你幫忙辦這件事。得

了賞總有你的份。」康明理便隨王臭子出來。

王臭子是個光棍漢。到門口開了鎖子，把康明理讓到屋裏。躺到炕上，擺開洋煙傢俱，點着悶燈，打開五兩盒子，挑了一塊，在燈上燒了起來，燒成一個泡子，按在煙槍上，便雙手遞過去請康明理抽。康明理連忙說：「啊喲！我可不會這一套，我連旱煙也不會抽。」王臭子便獨自躺在炕上「吱吱吱」抽起來了，青煙從兩個粗鼻孔裏往出冒。

康明理急要知道他說造反是指誰，便故意恭維他說：「你老兄真有本領，不要說村裏有人想造反，就是誰肚裏想甚，也逃不脫你老兄的眼。我不是當面奉承你，康家敗當情報組長憑甚。他連你的腳後跟也捨不上！」王臭子抽了兩口煙精神大了，聽康明理這一說，高興的眼裏放光，又忙把剛燒好的一個泡子，一氣吸完，閉住嘴，喉嚨裏「骨都」一嚥了一聲，然後坐起來說：「咱們也不是外人，實對你說吧。你知道常來咱村賣貨的那個姓武的是誰？嗨！那就是八路軍的武工隊！」康明理聽了暗暗吃驚，但盡力顯出平靜無事的样子問道：「你怎調查出來的？恐怕不是吧！」王臭子把帽子往後腦勺上一推說：「他要不是武工隊，你把我的頭割了！那人是水峪鎮人，叫個武得民，日本人沒來以前就參加了八路軍。我在水峪鎮見過他。」康明理顯出知己的样子，問道：「你怎知道的？」王臭子說：「前一回我去水峪鎮，碰見那裏的密諜組長，他告我

的。」停了一下又說：「這事沒第二個人知道，日本人說抓住一個武工隊賞五百元。你看我瞎字不識，你幫我寫個情報吧！得了賞錢不虧你。」康明理想了一想忙說：「你這裏紙墨筆硯要甚沒甚，等晚上我帶來寫吧！這點小事還不能幫忙？不過你千萬別再向第三個人說，要是有人搶了頭功，可就沒咱們的份了！」王臭子說：「這事我心裏有數哩！保險走不了風聲。」康明理又說了幾句奉承話，便出來，慌慌急急來找雷石柱。

雷石柱領着康明理進到家裏，見衆人都散了，老武和孟二楞還在等着。康明理忙把王臭子要報告老武的事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孟二楞沒等說完就喊：「我去收拾了這個狗雜種！」老武搖了搖頭沒說話，只是眉頭越鎖越深，兩手撐着腮巴思謀。雷石柱望着老武，臉上也直變顏色。

屋裏靜了一陣。老武把手猛的一揮說：「我看這樣吧！」說着上前把康明理和雷石柱拉上，到另一個家裏去了。這邊留下孟二楞，一個人乾着急，想跟過去聽聽他們商量辦法，又怕老武批評。急了一陣子，三個人說笑着相跟過來了。康明理沒有進來，一個人走了。出去找見康家敗便說：「王臭子把你恨死了，他說你是漢奸，要報告八路軍槍斃你哩！」康家敗聽了，氣得滿顆乾鼻涕，腦筋直冒火星，康明理見康家敗恨死了王臭子，更顯出同情康家敗的樣子，上去小聲說：「他要搞你，你就先搞他，他甚都告我了。他說上次樹林裏搶親，也是他引來的八路軍，連二先

生都不知道。」康家敗一聽，巴不得有這一件搞死王臭子的好把柄，便指手劃腳的說：「好，王臭子你敢私通八路軍！二老爺去皇軍面前說句話，馬上要你的命！」康明理接上說：「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要報告日本快去吧！遲了就落到他圈套裏了。這是有憑有據的事，一定要告日本人把他弄死，不然放虎歸山，咱們就吃不倒囉！咱們姓康的江山，還能叫他外姓稱霸！」康家敗說：「不怕，叫他歸天吧！」說完，騎了匹牲口就奔到漢家山。

到半下午時分，王臭子正要去找康明理寫情報，一出門就碰上據點裏派來的兩個僞軍找他，說「皇軍」有要事請你哩！王臭子想：準是發特務費。便整了一下衣帽，興沖沖的跟着來人，一氣趕到漢家山。

剛進了豬頭小隊長的房子，劈頭就是一馬鞭打來，王臭子被打得辣辣的痛。正要開口問，只見豬頭小隊長把桌案用力一拍，喝道：「你的通匪，良心大大壞了的。」說時，皮鞭在王臭子身上頭上，好像搥泥一樣的響起來。這等風險，王臭子却還是頭一次遇到，頭上轟的響了一聲，兩眼登時發黑，金星亂跳，昏頭昏腦的早已分不清東西南北，他就哭就叫的分辯道：「不……是……是我……通匪……」本來話就說不清，又遭這一嚇，更是變腔變調，結結巴巴說了半天，豬頭小隊長也沒聽清是說什麼。隨即向門外一喝，進來四個提槍的日本兵，把王臭子拖豬般拖了出

來，推到當院，豬頭小隊長嘴裏喊了一聲，日本兵的馬刀，早已明晃晃的一閃，王臭子的腦袋，滾出丈把遠去了。

第十二回

查戶口老武遇險 生巧計大嫖掩護

康家寨自從鬧過請願鬥爭以後，康順風便感到村裏人這幾天的風色不對；後來又聽康家敗說情報員王臭子暗中私通「八路」，被敵人調去殺了，心中更加吃驚不安，就去和樺林霸商議辦法，樺林霸說：「不是上邊有公事叫成立護村自衛團嗎？我看快快成立起，管得嚴一點，就能防止老百姓胡鬧！」康順風領了一番教，回到維持會，馬上就召集開會組織，凡年滿十七歲以上，卅五歲以下者，都編成了自衛團員。

漢家山據點的敵人，殺了王臭子以後，也疑心康家寨仍有「匪軍」暗藏，除了一面令康家寨維持會，加緊防護外，便又命令偽軍中隊長，到康家寨清查戶口。

一天，偽軍中隊長帶有一班偽軍，騎着一匹大洋馬，「噠噠噠」的往康家寨來了。

這個偽軍中隊長，姓邱名得世，山西五台人，今年三十七歲。小時在家，愛穿愛吃，不肯勞

勤，到十七八歲上，家裏待不住，便跑到北平一家小飯館裏，當了一年跑堂的。因爲每天接的客人，三教九流都有，邱得世慢慢混得滿口京腔，一身流氓習氣。後來不幹堂倌，就成了小流氓，偷人拐人，敲詐錢財。

民國十九年，邱得世便到了晉綏軍裏，一直幹了五六年，昇了個三個花花一道爺的連長。二十六年太原撤退的時候，邱得世以爲中國完蛋了，不如早尋出路，他就沒跟隊伍，跟着他的個營長，在太原投降了敵人。先是在警察所當隊長，後來敵人見他能幹，便把他調來漢家山據點，當了偽軍中隊長。此人生的細長高梁程個子，鷄蛋臉，兩道撇下來的眉毛，活像鷄蛋殼上劃了個八字。因爲有一口很大的煙癮，把臉抽的像塊磚頭顏色。他自從當了中隊長住到漢家山後，每天搶財掠物，姦淫婦女，這一帶的人，只要捉起他，沒有一人不恨的。

天沒晌午，邱得世的人馬趕到康家寨。維持會一見漢家山有人馬前來，立時手忙腳亂，張羅歡迎，康順風去到村口，躬腰作揖，把邱隊長接回去，一面吼喊，叫溫酒炒菜，一面到邱隊長身邊，奴顏十足的笑着說：「天氣很熱，隊長路上辛苦啦！」邱隊長往床上一坐，開口就沒好氣的說道：「扯雞巴蛋！沒差事誰肯出來受這份罪，還不都是你們害的麼！哼！」狠狠的斜了康順風一眼，便躺下點着支煙抽起來。康順風見邱隊長氣色難看，想賣點好，趕快打發康家敗拿來佛手煙槍太谷

燈，擺在炕上，打開一個五兩盒子，康家敗陪着給邱隊長過繼。康家敗把煙燒好，裝在葫蘆上，送過去，邱隊長眼都不睜一下，啣住便抽起來，一氣吸完，嘴裏却不冒一口煙。這樣一連抽了七八個泡子，邱隊長才懶洋洋的點了一支「太陽牌」，把眼皮掀開，問康順風村裏的情形。康順風趕快好言回奉：無非是「良民歸順」一類話句，不料邱隊長把煙屁股狠狠的往地上一摔，厭煩的說道：「得啦，得啦，又是你那一套！你說的不膩，我早聽膩了！」忽然他猛的往起一坐，道：「我問你這幾天村裏安靜？」康順風趕緊陪笑說道：「這幾天，村裏還安靜，嘿，還安靜！」話剛說完，邱隊長猛一伸手，「拍」的就是一個耳光，厲聲喝道：給老子少打這份官腔！你當的甚麼雞巴會長？你知道老子跑這一趟爲了什麼？走，馬上叫人領上查戶口，今天查出壞人，就帶你回去！」康順風見邱隊長滿臉兇氣，嚇的渾身發抖，用手撲着火烘烘的臉，領着邱隊長出來。

裝了一肚子悶氣，正在無處發洩，迎頭看見張忠老漢走來。原來張忠老漢正在和老武他們開會，商量如何對付成立自衛團的事；聽見狗咬，便出來探消息，誰料碰上康順風，便要他領邱隊長查戶口，張忠老漢一聽，馬上就想到老武他們，心就通通的跳起來。回去告訴吧，又走不脫！只好領着從村西頭開始一家一家的查。

正在村東頭開會的老武他們，等了一會不見張忠老漢回來，聽見村裏的狗，愈咬愈兇，知道

不妙。正想出去看看，門外武二娃氣喘喘地跑進來，着急的說：「漢家山的僞軍來查戶口，已經把村子包圍了！」老武大吃一驚，說了一聲：「我衝出去！」開門撒腿就往外跑。

正要出村，見臉前有一個僞軍，背向他站着。他趕快收住腿，慢慢向側面溜過去，剛走不幾步，就聽見後面大喊道：「站住！」老武扭頭一看，見有幾個僞軍已追上來。他一着急，也不管是路不是路，只顧往前跑。只覺得腳底下，一會是磚頭瓦塊絆住了，一會是柴草勾住褲腿，這樣轉了一個灣，看到要跑出去很難，便避開僞軍的眼睛，闖進一家大門裏，這正是康大嬸的家。康大嬸正在炕上做活，見慌慌張張闖進一個人來，吃了一驚。定睛細看，認出是武工隊老武，正想開口問話，老武已經氣喘着說：「大嬸，快，僞軍追上來了！」一邊說，一邊就從褲帶上抽出一把連槍來，急慌慌的說：「先把這尋個藏處！」康大嬸接過手槍，急忙塞進爐子下面灰窰裏，剛回過身，幾個捉槍的僞軍，已經出現在門口，康大嬸一見，臉色突然變白，不知如何是好。楞了一下，順手抓起一把掃炕條帚，狠狠的向老武打過去，嘴裏叨叨罵道：「我把你個瘟神，甚風把你又颳回來了？家裏水沒水柴沒柴，你走了就死了心了！」說罷，真像傷心似的，眼淚撲簌簌的滾下來。幾個僞軍在門外聽着，一個個摸不着頭腦。

這時，有一個僞軍跳進家來，把老武打量了一氣，瞪起眼睛向康大嬸道：「他是什麼人？你

放明白點，知不知道我們是來幹甚？」康大嬸並不著慌，上去一把拉住僞軍的臂，傷心的哭着說：「好你們哪，他是我的兒嘛！唉，有這麼個兒，和沒有一樣，整天飛的不在家，我六七十的人啦，水沒水，柴沒柴。要有個人能給我管教管教，真是行好積德啦！」她真像有滿肚冤屈似的，說一氣，哭一氣，哭一氣，說一氣，一陣說的僞軍都楞在那兒。老武蹲在地上，低著頭，氣也不吭。

大門外，張忠老漢領着邱隊長來了。張忠老漢一見門口堵滿了僞軍，猜定不妙，便在院裏故意大聲叫道：「噯！你大嬸，家裏沒外人吧，邱隊長來查戶口啦！」康大嬸應了聲：「沒外人，來吧！」僞軍們見隊長來了，都端端正正退到兩邊。邱隊長進屋掃了一眼，向張忠老漢道：「他是什麼人？」張忠老漢一見老武也在，急得好像掉到深溝裏一樣，心跳着，渾身都出了汗。正不知道說個甚麼好，只見康大嬸搶前一步，指着老武，氣憤地說：「從今天起，你不是我兒，我不是你媽，沒你，我也少受點氣！」說罷，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的長出氣。張忠老漢一聽也趕快不慌不忙的對邱隊長說：「這是大嬸的兒子，良民，我担保沒問題。」邱隊長疑心，上去把老武檢查了一頓，見身上沒有什麼特別痕跡，便向門外的僞軍吹一吹嘴，說話之間，家裏走的沒了一個人影。

老武轉頭往外一看，見門口沒有了僞軍，想起剛才的事，伸手在頭上一摸，濕淋淋的出了滿頭冷汗。他望着康大嬸，微微一笑，感激的說：「大嬸，我這條命要不是你，今天就完了！」康大嬸並沒有理老武，拐着一雙小脚，到門洞歇了幾眼，彎回來從灰窰裏抽出手槍，遞給老武說：「我聽見那些人又在隔壁查，說不定有人亂說還會回來，你快躲一躲！」說中間，門外張忠老漢又慌慌張張進來，一把拉住老武，二話沒說，往外就走。

一氣跑到村西邊一個破院子裏。老武站住脚一看，院裏只有一眼土窰，不住人家。隨即開門進去，只見滿地柴草麥稭，原來這是個放草的窰洞。張忠老漢用手把牆角的草刨開，牆根現出一個小黑洞來，指着小洞對老武說：「你先在這裏面躲一陣，黑夜我們來找你。」說着，老武躬腰進去，隨手，張忠老漢用草把洞口遮的留個小口，便關上門走了。

第十三回

自衛團消極對抗
藉放哨搞死漢奸

老武在小窰洞裏坐着，天漸漸黑了，太陽落了山，地上還是熱騰騰的。老武一則因為心中有事，二則天氣悶熱，出了一身大汗。腦子裏亂的好像絲團一般。他想到自己，人熟地熟，一年來

常在據點周圍活動，向來沒有甚麼差錯，不料今天却鬧出這樣大的亂子……這也是日子久了，未免就有點輕敵！要是弄得引起敵人注意，以後就更不好行動了……這時小洞裏更加悶熱了，老武坐的耐不住，便推開草堆，慢慢爬出來，一看，月亮已經昇上高空，滿天的星星亮晶晶的，夜很靜，隨着小風，不時傳來秋虫在草上唧唧啾啾的叫聲。老武看了一陣，覺得渾身一陣困乏，便又鑽在小洞裏，躺在草上，腦子裏胡思亂想着，就睡着了。

老武不知道過了多久，正在酣睡的時候，朦朦朧朧聽見窰洞門開了。順草縫一看，只見門外進來三條黑影，立刻就聽見有人低聲喊：「武同志！武同志！」老武聽清是張忠老漢的聲音，立刻瞓睡也沒有了，趕快鑽出來一看，原來另兩個人影，是雷石柱和孟二楞。老武忙問村裏的情形，張忠老漢便把偽軍在村裏清查的情形，仔細說了一遍，雷石柱接住說：「狗日的沒有查出來，很生氣，臨走給維持會下令，限三天，叫把護村自衛團開好，趕快放哨，每天黑夜，還要向維持會作口頭報告。」孟二楞也插進來說：「他要叫我放哨，我就不放狗日的！」老武聽着沒說話，掏出煙袋連住抽了兩袋，直到煙油吱吱的叫起來，才磕掉煙灰，用手撐住腮巴，沉思了一陣才說：「咱們今前晌不是討論過啦？我看就只有那一條路。既是按年齡強迫編制，恐怕是誰也躲不下。不過……」停了一刻，繼續說：「不過咱們不能讓自衛團成了敵人的，一定要想各種辦法，叫自衛

團不起作用，同時還要揪機會搞敵人，把人都拉過來，變成我們的自衛團，打垮敵人的詭計。時刻一到，就幹他狗日的！不成什麼問題！」衆人都點點頭，就又蹲在一塊具體商量，很久很久才散了。

過了幾天，參加了自衛團的人，便在街街巷巷嚷開了：有的說：「自衛團，是送命團，村裏出了事，還不是自衛團先挨劈頭！」維持會叫自衛團去放哨，不是吼不到人，便是推到半前晌去哨位上轉一下就跑了。到黑夜，到維持會瞎編造上幾句：「沒有事」，「沒情況」，就算把一天過去了。康順風看到這情形，心上也有點憂愁，不過他却這樣寬慰着自己：「反正日本人再來，我是可以應酬過去了。」

這樣過了兩三個月。到十月初，有一天，正是遇上孟二楞被維持會強迫放哨，村外進來一個人。那人整整齊齊，穿一身黑衣裳，揸個小包袱，一副商人打扮，大搖大擺的進來。孟二楞一見，立時心上一陣火起：「哈！這還不是漢家山常見的那個大漢奸嗎？今天可有機會出口氣了。」便上去擋住，大叫一聲：「那裏來的？」那人吃一驚，站住腳把孟二楞斜瞟一眼，愛理不理的又要往前走。孟二楞心上一氣，火早已冒起來，跑上去沒客氣，舉手就是一拳打去，那人踉蹌倒退幾步，臉色一變，也張牙舞爪的要打孟二楞。剛舉起手，叫孟二楞上前一把抓住，用力向後一扭，

那人就地轉了個圈，略蹲便朝了後，孟二楞另一隻手起來，把那人的頸子一卡，用力往地下一按，那人便「通」一聲狗吃屎爬在地上。孟二楞提起蒜鉢似的拳頭，照頭照背，就是一頓飽打。那人正在地上掙扎叫喊，忽然遠遠的跑來一人說道：「二楞你幹什麼？」孟二楞停住一看，見是雷石柱跑來，便放脫那人，喘呼呼的說：「你問他吧！」兩手把腰一插，站到一邊。那人就地上爬了起來，渾身是土，又掙扎着去打孟二楞，被雷石柱攔住，一看，突然也吃了一驚。原來被打的，正是在漢家山修礮堡時常見的那個漢好。雷石柱呆了一下，想起從前修礮堡時，就有這傢伙監工，每天打人，武老漢就是被他網到樹上讓洋狗咬死的！想起這些，心裏也說不出的憤恨，心想：「老虎下了山，你狗日的今天可算落到老子手裏了！」上去盤問了幾句，便要在那人身上搜查。那人叫道：「不要悞會，自己人嘛！」雷石柱說：「看你這人！我們是奉了上邊的命令的，誰都一樣。嘴是兩張皮，說話沒根據，你說你是自己人，沒憑沒據誰知道。要是放走了八路軍，我們可負不起責任來，非搜不行！」那人看看無法，只好伸起兩臂叫搜。先是脫了帽子，後又解開棉襖，脫了褲子，脫了鞋子，這時正是十月天氣，前兩天又下了一場雪，天氣冷的怕人。雷石柱們都故意裏裏外外搜了好幾遍，足有一頓飯工夫，才把衣裳讓那人穿好，又去搜包袱。突然從包袱裏搜出一個皮包，打開一看，裏邊包一張假造的根據地路條。那人見搜出了路條，又上來說

道：「不要誤會，是自己人，我是漢家山警備隊的！」可是雷石柱這陣，裝出很認真的樣子，猜定他又是到根據地作特務工作去，便吩咐孟二楞說：「看他一定是個八路軍，細起來送據點！」孟二楞也很機警，從腰裏抽出條繩子要細，那人見要細有點着急，不住的說：「咱們找你們會長去，我是自己人呀！」孟二楞好像沒聽見，三兩下就把那傢伙細起來，兩個人押着，繞村邊往漢家山送去。

雷石柱沒有猜錯。原來這傢伙正是漢家山敵人的密諜。專門調查情報，暗殺抗日軍民。這天，他正是奉了日本人的命令，偽造了張假路條，到內地區搞情報工作去，叫孟二楞們扣住；那傢伙心裏真是火透了，一路上話也不說，彷彿只等到據點見了日本人，再出這口氣。

這時天色已快黑了。走到石崖灣的時候，孟二楞心想：「操他媽，往那裏送？推下崖砸死狗日的算了！」見那傢伙只顧悻悻地頭前走，便跑過雷石柱身邊，指點了一下，用手比了個架子。雷石柱會意。正好這時走到個窄道上，孟二楞在身後用力把那傢伙一推，只聽見「骨碌碌通」的一聲，摔死在溝裏了。兩個人便悄悄回來。

第十四回

敵人準備砍木料 老武夜談保樺林

當天晚上，雷石柱一想，不對勁！要是漢家山敵人看見了屍首，這事情就麻煩了。於是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來，叫上孟二楞，又跑到石崖灣，刨了個坑，把那屍首埋了。返回來時，太陽已經出來了。正走中間，忽然聽見樺林山最高頂上，站着十來個日本人，指手劃腳不知在幹甚麼，兩人急急就走向村裏來。

原來日本人計劃修一條輕便鐵路，從這裏通到漢家山，再通到水峪鎮。漢家山是個出煤的地方，計劃把這裏的煤運到別處去。築鐵路要用枕木，打聽得樺林山上有好多樹林，便一心要來搶奪這些木料。

這天，十幾個日本人，騎着大洋馬，保護着木廠工程師，來到樺林山上，察看這些樹林。那個木廠工程師，是個四十多歲的老鬼子，身子不大，長得很胖，肉頭肉腦的。他站到一塊大石頭上，眯着小眼，拿着望遠鏡，朝四面看望。只見那又高又粗的樹木，像一把一把的大傘，交叉錯落的乾樹枝，在微風中「嘩啦嘩啦」作響，地上鋪滿了焦黃的枯樹葉。這一眼望不到頭的樹

林，真是十年八代用不完的寶庫啊！工程師看着看着，心滿意足的笑了，摸着鬍子，裂開嘴，露出嵌的金門牙，十幾個日本人都高興的笑了。看完，又照了四五片像，便騎着馬來到康家寨。馬蹄在碎石路上，『跌跌踏踏』的敲打着。聽到這聲音，全村人的心都收緊了。家家忙着關了大門，男人們偷偷的向外瞭，婆姨們抱着娃娃，到處躲藏，街上靜的鴉雀無聲。

日本人一直到了維持會，康順風和一些狗腿們，打恭作揖迎接進去，工程師拿着黑油油的文明棍，敲着康順風的肩膀說：『這裏樹木大大的好，皇軍要統統的砍掉，築鐵路的。』康順風恭敬的答應着：『是的！是的！』工程師又叫康順風，五天以內準備好十把大鋸，三十把大斧，說完歇了一陣，便都騎上馬走了。

雷石柱和孟二楞回來，見禪林山有十幾個日本人不知是幹什麼，回到家裏剛吃罷早飯，就聽的外面有人說：十幾個日本人，騎着洋馬進了維持會，他知道一定又要有什麼事發生了，等了一回，聽說日本人都走了，急忙跑到維持會去打聽。過了一會兒，繃着眉頭走了出來，心上像壓了一塊大石，說不出的煩愁。悄悄走回家中，心中却在想：『禪樹林這是全村的命根子，齊砍了窮人們可怎活呀？唉，唉，築起鐵路來，可就更灰下了！』他越想越悶氣，便要去找老武商量，可是想到老武是個無根沙蓬，沒有個準地方。到那裏去找呢？於是決心到靠山堡去，披了個破襖

就往外走。

這時天空陰霧霧的，飄洒着零碎零碎的雪花。剛一出門，恰巧老武來了。一把把他拉回家中來，雷石柱忙說：「我正要到靠山堡找你去哩！唉！樺林山……」老武搶着說：「都知道了，昨天在區上就接到了情報。我今天就是來商討這問題的。」兩個人坐到炕上，老武抽了兩袋煙說道：「問題很嚴重！日本人要是砍上樺林山的木料把鐵路修起來，不單這地方受害，整個根據地也要受威脅！現在只有硬幹，先把維持反掉就好辦了。」雷石柱說：「我也是這樣想，就是還不知道村裏人是個什麼想法。」

正在這時，聽見院裏有什麼東西響動，老武向門邊呶了呶嘴，雷石柱忙跑過去，開開門向外看了看，只見雪下的大了，雷石柱婆姨正往隔壁家裏搜乾柴。於是闔起門，坐回原來的地方。老武這才說道：「村裏人吵的翻天了！爺人的糧款，逼的緊，家家愁的沒辦法，都說：這是逼着人死呀！你想這時候反維持，還不是最好的機會嗎？你算算咱們的力量。護村自衛團的人，大部都向着咱們的，只有康二丑、張拴拴幾個二流子，是跟着康家敗跑。周毛且、張忠老漢這些人，不用說，都願意抗日，雖然多是些老漢婆老漢漢，可是都是每家的主事人。反維持更是堅決的。二先生是個小地主，不過抗日這一點上，和我們還能合作，因為日本人對他沒利。」老武點着指頭，

滔滔不絕的說着。抽着了一袋煙又說：「村裏幾家富農像李德泰、王有仁們，雖然是胆小鬼，樹葉落下來也怕打破頭的人，可是維持對他們也沒利，早就不願意了。特別是今天聽到日本人要往漢家山築鐵路，更愁壞了。你知道，漢家山煤窯還有他兩家的份子哩！」

雷石柱聽着，心都熱烘烘的了，拉着老武的手說：「呀！武同志，你是外地人，比我這本村人還知道的詳細，這是怎搞的？」老武笑了笑說：「沒別的法子，調查研究嘛！不開清情況，就只好辦事情。這些時我就幹的這事情呀！吹句牛，全村誰家吃什麼飯不知道嘛，可是誰家有多少地，幾口人，甚脾性，總說不差。比如你家吧：種的二十一垧地，十垧是翻身後買的，十垧是租種樺林霸的。再比如：你婆姨是漢家山娘家，你丈人是個二流子大煙鬼，叫吳爲才，你丈母早死了，你說對不對？」雷石柱聽着驚奇的笑了，不住的點頭。老武把臉上的笑容一收，說道：「一個共產黨員，對周圍的情況，隨時都應當了解。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了解情況，就沒法工作！」雷石柱嘴沒說什麼，心裏却十分欽佩。忽然，老武有力的說道：「你把民兵準備一下，三兩天內就幹！」雷石柱說：「要動手就動吧！爲什又等三兩天呢？」老武站起來，抖了抖皮襖說：「反維持不是個簡單事情，只一個村反了不頂事，這回要連望春崖、桃花莊等村子一齊搞掉。現在我就回靠山堡和馬區長商量去。有甚事情，馬上來找我。」說完，急急忙

走了。

雷石柱隨後也跟着出來，只見漫天大雪，街道像鋪了一層白毯，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他獨自走到維持會門前，聽到裏面「五魁」「八仙」，喊的震天震地。雷石柱暗暗罵道：「狗日的們，看你們還能好活幾天？」心中罵着，沒停腳，一直去找着武二娃、孟二楞幾個民兵，把反維持的事情，說了一遍，佈置了工作，又囑咐大家，千萬要小心謹慎。說完這才回家裏來。

第二天早晨，雷石柱正睡的甜蜜，忽然街上有人叫喊，他兀的爬起看時，太陽已出山了。婆姨從外邊走進來說：「維持會的人來說，今日輪你到據點裏担水砍柴哩！」雷石柱沒吭氣，穿上衣服跳下炕來，往懷裏揣了兩個窩窩，隨上村裏十幾個人走了。

第十五回

爲兒媳打死仇敵 報私仇網起石柱

半晌午時分，漢家山敵人，向康家寨要下五個花姑娘。派來一個日本人，一個警備隊，馬上等着要人。這下，把村裏人氣炸了，就像鍋爆了一般，到處嚷嚷，到處反對，維持會派下誰家，誰家也不去，年青姑娘媳婦都躲藏了。老婆婆們滿街哭罵，老漢漢們擻着鬍子，氣忿忿的說：

忙一狗日的們真是畜牲！誰家的女子願意叫牲口糟蹋？割了腦袋也辦不到！」

康順風看看沒辦法，就親自走到街上，對村裏的人說：「唉！這也是劫數啊！其實這也沒甚關係，誰家鍋底沒有黑？這種年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對了！上彌堡住幾天也沒甚關係，人家日本人又不帶土走！」人們都吐着唾沫走開，亂烘烘的罵着！「這是放狗屁哩！」「誰愛了洋鷄巴，就把他老婆送去。」康順風聽着，氣得脖子都粗了，馬上回到維持會，叫黑狗子和日本人，分頭到各家去拉。

日本人和黑狗子出了維持會，第一下便闖進了周毛旦家。碰巧周毛旦的兒子周丑孩支差沒回來，周毛旦擔水去了。家中只有周老婆和兒媳婦，媳婦因為有病沒驟走，見那兩個傢伙進來，嚇得面無血色，周老婆哀求說：「太君饒了吧！她有病哩！」這兩個傢伙本是色中餓鬼，見那媳婦生的好看，雪白臉蛋，雙明溜溜的黑眼，早樂得沒命了。兩個交頭接耳咕嚕了一陣，就要先行強姦。

那媳婦躲在婆婆背後，嚇的直抖，周老婆在前又攔又擋，口中不停的哀求說：「太君饒了她吧！行行好！」黑狗子火起，撲上去一把拉開周老婆，周老婆身子往前一撲，便抱住他的腿死死不放，日本人上來狠狠一脚，正好踢在周老婆胸脯上，周老婆疼的兩眼直冒火星，按住胸脯，爹

一聲媽一聲的躺在地下打滾。那兩個傢伙撲上炕去就拉扯那媳婦，那媳婦又哭又喊，直往炕角裏躲縮。可是一隻綿羊怎鬥的過兩隻餓狼？最後被兩個傢伙拉過來，按在炕上就扯衣服，那媳婦死命掙扎，叫喊，三個人滾成一團，擰成一塊，忽然日本人的手指頭被那媳婦咬了一口，鮮血直流，日本人又疼又惱，隨手拔出刺刀，對準那媳婦的面孔就要砍，却好這時周毛且挑水回來，見了這個光景，氣的頭髮都豎起來了，臉紅得像喝醉了酒，把桶一扔，舉起扁担，照着那日本人的後腦打去，日本人刀子還沒砍下去，後腦上早着了一扁担，「啊呀」一聲，倒栽葱跌到地上，正好一頭把水桶碰倒，冷水晒下一身：周毛且掄起扁担就像打鐵一般，連住又是六七下，那日本便躺在水裏不動了。

那個黑狗子，起初被嚇呆了，泥胎似的站在炕上不動。隨後看見周毛且又來打他，這才慌忙跳下炕來往外逃跑，連滾帶爬逃出門外去了。

快到村口，猛聽得背後有人大叫，慌忙回頭一看，只見頭頂上明晃晃飛來一把斧頭，緊防慢躲，斧頭早落在頭上，兩眼一黑，「撲通」一聲便倒在了地上，像剛割了頭的山羊一樣，四條蹄腿在地上亂蹬亂動。頭上拳大的窟窿，黑血泉水般往外冒。

原來周丑孩的媳婦是孟二楞的妹子。這天孟二楞正在院裏劈柴，忽見張忠老漢跑進來驚慌的

喊道：「噯呀！你還在這裏劈柴噠！黑狗子要拉周家你妹子，周老叔不讓，打下人命噠！」孟二楞聽說要拉他妹妹，氣得一跳三尺，也不問清打死的是誰，提了斧頭，就往外衝。邁出大門，正好碰上黑狗子從周家往外跑，孟二楞一見，心中的憤怒，好似乾柴見火一般，沒鬆氣，拔腿就追。只見那黑狗子，跑的一陣風似的，眼看就要脫網，孟二楞心一急，把手一甩，斧頭飛了過去，那傢伙就勦下不動了。這才覺得大大消了胸中氣憤。走過去定神一看，見那傢伙直挺挺的躺着不動了。不由的一陣後怕。心想：「這回可闖下禍了！這是日本人的天下，要是被他們抓住，不知要怎哩！逃到靠山堡再說吧！」想着，拔腿就走，連斧頭也沒顧及拿。

走了沒半里路，猛然後面有人大喊大叫，只聽有個粗嗓子喊：「剛從這裏跑下去！」又有個細嗓子喊：「那不是？那不是？」孟二楞一聽不對勁，正要往路旁枯草叢裏鑽，忽然見康家敗戴着眼鏡，提着馬鞭，來勢兇兇的，領着維持會一群拿繩帶棍的狗腿，已經摸到跟前了，這些人看見孟二楞，一下四面圍住。康家敗上前揚起馬鞭，指着孟二楞說道：「哼！你的胆子倒不小，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給我細起來！」一聲高吼，眨眼工夫，把孟二楞網的像根柱子一般，推的推，拉的拉，一直拉回了維持會。

到半後晌，雷石柱和周丑孩給敵人做苦工回來，一進村，見街上冷冷清清，有幾家女人在哭

噫，好似做過喪事一般。雷石柱知道又是出了岔子，緊走幾步到周家門口，見周丑孩媽媽披頭散髮，坐在街上，兩眼哭的睜也睜不開。周丑孩見他媽媽哭的滿襟淚顆，嗓子也啞了，不由的心裏一酸，跑過去抱住，就哭就問。老婆婆睜開淚眼，見是兒子回來，哭着說：「日本人要拉你媳婦，叫你大大打死了，你大也叫抓回維持會去啦！」

這時，正好張忠老漢從前村過來，雷石柱就上前攔住，問道：「到底村裏出了甚麼事？」張忠老漢沒說話，回頭看看沒人，一把把雷石柱和周丑孩拉回他家裏，把村裏事說了一遍，不禁嘆了一聲，兩眼盯住雷石柱憂愁的說：「你看這怎麼辦呀？可出下糊塗了。」雷石柱先是皺住眉頭不說話，後來說道：「事情既然鬧成這樣子，我們趕快想辦法幹吧！你看這日子，還不是茶碟管水，一眼看到底的事情，日後還不知要有多少禍害哩！」「可是怎幹呢？」張忠老漢接住問了一句。雷石柱說：「辦法不愁。你先給咱找一方白麻紙來，我給老武寫封信。」一說時，張忠老漢早已從亂賬上撕下一方白紙，雷石柱從口袋裏摸出半截鉛筆，爬到炕上就寫。出了一頭大汗，寫下歪歪扭扭沒二十個字，雷石柱拿起唸了一遍，張忠老漢和周丑孩高興的叫道：「好！有他們來就有辦法了！」雷石柱把寫好的信遞給周丑孩說：「你快把這信送到靠山堡，路上跑的快些，今天晚上一定要送到！周丑孩接過信，兩條腿穿襪似的走了。」

這時天已黃昏，雷石柱便囑咐張忠老漢去前村找武二娃，明天早早到村外接武工隊，說完便一直跑回家裏。

第二天太陽剛出山，雷石柱在家裏，剛端起飯碗吃飯，忽見康明理跑進來說：『那些狗日的們，昨天把二楞抓回去就打了一頓，康順風已派人給漢家山送了情報，說今天又要逼打周毛且，停一陣就往漢家山送。你看，這這……』康明理眼睛瞅住雷石柱，臉上帶着愁容。雷石柱想了老半天，猛一抬頭對康明理說：『這樣吧，說不定今天敵人會出來。今天自衛團是李有紅放哨，你去告他，看見敵人來快告訴我。我先去求個情再說，管他行不行，反正拖長時間就好辦。』說罷，就出門往維持會裏去了。

孟二楞和周毛且，自從昨天被抓到維持會，就挨了一頓拷打。孟二楞只是大罵，沒說下個長短，康順風看看無法，就叫把孟二楞的衣裳剝淨，赤身子關進後院一間冷房子裏。當天晚上，康順風睡到炕上這樣想：『二楞性子躁，年青人，火氣上來，打死人，情有可原；周毛且雖說脾氣怪，可是他一個死老漢也敢往死打人？噫，村裏一定有粗腿！逼出口供來報給皇軍，又是一宗大進項。』主意拿定了，到第二天吃罷早飯，就叫康家敗把周毛且吊上二楞拷打。打一鞭又一鞭，一陣工夫，把周毛且的棉衣打爛了，棉花一塊一塊掉下來，漸漸滲出了血。開始還沒氣沒力

的叫喊，隨後嘴唇發了青，昏迷過去了。劈頭澆了一盆涼水，周毛且才又有了一點活氣。

康家敗見他醒過來了，揚起鞭子又打，打了幾鞭，突然有一隻手，把康家敗的鞭子扯住了，轉頭一看，見是雷石柱，好生動火，正要開口問他，雷石柱却笑容滿面的道：「康二少，你看咱都是一村的人，出門就見面，有甚麼了不起的事，也用不着你動這麼大的肝火，放下來好說好道就完了嘛！」康家敗把雷石柱的手一甩，憤憤的說道：「這才是狗咬老鼠多管閒事！我們在拷問壞人，與你何干？」雷石柱說：「不與我相干。咱們總算都是一個村裏人，常說：親不親，一村人，美不美，一口水，他這大年紀的人啦，還吃住那樣拷打？」

康家敗聽着雷石柱這話，分明是給周毛且辯護，早有七分不高興了。却好康順風這時在一旁看着，心裏暗想：「村裏那次請願抗交羊毛，一定是有人領導，說不定就是雷石柱搞的！……害的我被小隊長辣辣的打了兩巴掌！乘這岔子，把雷石柱也拷打拷打，就是說不出真情，出出心頭的仇氣也好！」想着便走到康家敗身邊，鬼鬼溜溜，用手指點了幾下，康家敗那顆乾蘿蔔腦袋點了點，眉毛一豎，厲聲喝道：「早知道你也是康家寨的壞鬼，細起來一塊往漢家山送！」康二且幾個狗腿，馬上撲過來，把雷石柱也吊上大樑。

第十六回

孟二楞帶傷上火線
武工隊大戰石崖灣

雷石柱被吊上大樑，兩眼望着窗外的天空，心裏說：「想不到我雷石柱，今天就死在這些反動派手裏！」正在這危難的時候，雷石柱看見大門外衝進一大羣人來，高興的放聲叫道：「喂呀！你們來的正好！」只見領頭進來的那個人，商人打扮，腰裏斜插支手槍，上前把雷石柱和周毛且解下來，雷石柱指着遍體鱗傷的周毛且，痛心的說：「你看把周老漢打成什樣子啦！」這時，跟在那羣人後面的周丑孩，一見父親成了這般光景，一下撲過去伏在身上，放聲慟哭起來。

原來進來的這些人，正是住在靠山堡馬區區長領導的武工隊。都是二十一二的棒後生，一律穿着便衣，個個都有兩件武器，專門在這一帶打擊敵偽，做發動羣衆工作。這幾天，武得民把康家寨的情況向區委作了報告，區委會便把搬來靠山堡的張勤孝叫來，一塊把康家寨的情況仔細研究了兩天，認爲羣衆條件不錯，正式決定反掉維持，開闢康家寨的工作。

昨天晚上，突然接到雷石柱派周丑孩送去的信，區委會便叫老武帶十幾個人到康家寨，馬區長去望春崖桃花莊。第二日一明就吃了早飯，老武便帶隊直奔康家寨而來。

一路行軍，快似一陣大風。趕早飯時分，已來到康家寨村口山神廟前面，老武忽然把手一招，隊伍便止住脚步，一個個都鑽進小廟裏。老武把手槍提在手裏，帶了一個人進村去探情況。到了街上，聽聽沒有動靜，正待轉身回去，忽聽後面有脚步声追來，老武急忙轉身，見是張忠老漢和武二娃，滿臉驚喜的跑過來說：「哎呀！你們可來啦，天不明我們就等上你們啦！」隨即三個人壓低嗓子說了一氣，只見武二娃伸手往維持會那裏擺了幾擺，老武就飛快的帶上隊伍，一齊衝進維持會院裏。一見這個場面，沒有一個心裏不冒火。老武臉色一變，就叫把康家敗細起來。站在一邊的康順風，早嚇得臉像一張黃表，渾身亂哆嗦，跪在地上搗蒜似的叩頭求告。維持會的村警、跑腿的、做飯的，也都嚇的亂鑽亂跑，沒有跑了的都跪在院裏求告。

老武氣得臉像塊青鐵，從腰裏拔出手槍指住康順風的鼻尖說：「姓康的，你在新政權領導下也當過幹部，新政權也給過你好處，你除不作抗日工作，反倒在村裏仗鬼子的勢力稱霸爲王起來，你可知道維持敵人、苦害老百姓是當漢奸不知道？」康順風一邊點頭，一邊結結巴巴，喉嚨裏像塞了一團棉花，半天也沒說下個長七短八。老武把手槍一擺，大聲說道：「把維持會的人，暫時都先關起來！」武工隊員們便動手把房裏院裏維持會的人，都集合到一塊，正要往大廳裏關，只聽得一陣急劇的脚步聲，門外飛跑進一個人來，雷石柱抬頭看時，見跑進來的是放哨的李

有紅。

李有紅二十左右年紀，生的非常精悍，穿一身藍襖藍褲，頭上包一塊紅道道手巾，耳朵上戴兩個狐皮耳套，身子瘦瘦的，腿却很长。只見他滿頭大汗跑進來，兩步就跳到老武面前，氣喘的說道：「快！快！我看見日本人從老虎山下來了！」老武忙問：「有多少？」「有十來個。」

「幹！」老武喊了一聲，滿院的武工隊員便集合起來，老武在隊前說：「敵人這次來，一定不知道把我們維持會搞掉，乘這機會，我們好好打他個埋伏，叫他來得去不得！」說罷，武工隊員們趕快把維持會的人員們關起，收拾武器，準備出動。

這時，跟隨老武回來的張勤孝上來說：「要打埋伏，我領你們個好地形，甕裏捉鼯，十拿九穩。一武二娃見老武他們去打仗，也急着要求要參加。老武摸着他的頭說：『你們不必去，給你和石柱留一支槍兩顆手榴彈，在家把這些人看守住，等打完仗我們就開大會。』說畢，便領隊跑步出發，颯大風似的去了。

剩下雷石柱們幾個，把維持會的公文，賬簿收拾到一塊，正翻着看，猛聽見從後院傳來「冬冬」搗門似的聲音，接着就聽見有人喊道：「開門來，急死我了！」康明理一聽，記起孟二楞叫康順風昨晚闖在後院房子裏還沒出來，就趕忙進家把衣裳拿上，去開了門說道：「今天鬧的真像

喝了迷魂湯，連你也給忘啦！」孟二楞出來穿上衣裳，見了雷石柱便問：「我聽見像是老武他們來啦，是不走？」雷石柱趕快告訴他說：敵人出發了，他們已經打仗去了。不講還好，這一講可把孟二楞急得發了瘋似的，慌忙穿好衣裳，猛的奪過雷石柱腰裏的手榴彈，邁腿就要走。雷石柱一驚，擋住忙問：「你那裏去？」「打仗去！」雷石柱一把扯住，見他臉上還紅一塊青一塊的腫着，又在冷房子裏凍了一晚，就解釋不讓他去；可是孟二楞那裏肯聽，一提打敵人，早把渾身傷痛忘的一乾二淨了。他掙開雷石柱的手，頭也不回的就從大門飛奔出去。雷石柱趕快後面追上去，緊喊慢喚，孟二楞早已跑的不見影子了。

漢家山據點的敵人，接到康家寨維持會送去的情報，聽說打死了要花姑娘的人，雖有幾分怒氣沖胸，但也並不十分在意，以為派幾個僞軍去，鎮壓處理一下就行。挨到第二日，派了一小隊僞軍，跟了三四個日本人，大搖大擺的來了。一路遊山玩景，和往常一樣。誰料走到離康家寨二里的石崖灣，突然半山上一聲槍響，接着手榴彈雹子般飛打下來，剎時敵人羣裏，黑烟灰塵冒起幾丈高。敵人叫着，嚷着，有的早已掉頭鼠竄了，有的槍還在身上擋着，就躺倒不動了。這時，埋伏在半山腰的武工隊，見敵人有的打死有的跑了，正要下去收拾勝利品，忽然有一個日本人，抱着頭從石頭底下爬出來。老武正端起槍要打，只聽見「轟隆」一聲手榴彈響，那個敵人應聲倒

地，再不動了。武工隊員們看着都驚訝的叫起來，摸不清手榴彈的來向，齊端起槍往溝底跑去。剛到打死日本人的地方，見迎面有個人，揹兩支槍在那裏站着，張勤孝一見，又驚又喜的叫道：『哎呀！你什麼時候跑來的？剛才打手榴彈的就是你呀！』那人沒有答理，便一直走向老武面前，哇噠哇噠的說起話來。原來這人正孟二楞。老武喜的拍着他的肩膀說：『好樣的！好樣的！真是勇敢！你得的這兩支槍，就發給你們的民兵小隊好了！』孟二楞一聽，高興的小孩一般，又蹦又跳，跟隊伍打掃戰場去了。

第十七回

熱烈招待子弟兵 羣情憤怒反維持

這天，村裏的人看到武工隊來把維持會的人扣起，又打仗去了。高興的都像瘋了一般，一陣跑到街外，一陣又跑回家裏。年青後生們，都自動跑去抓維持會的狗腿，街上雜亂的人聲和腳步聲，混成一片。

張忠老漢跑到康家祠堂門口，見站着很多人，維持會的牌子還在那裏掛着，氣恨恨的過去摘下來，用力對準石頭一擡成了兩片。跟前站着的人，也都撲了過來，用腳踏成了幾截。人

們笑着，罵着，吐着唾沫，高興的說：「共產黨八路軍來，可把壓在咱們頭上的泰山搬開了！」
「被狗日的們壓迫了快一年，這下可又見到日頭了！」

這時，只見馬保兒和張有義幾個年青後生，拉扯着維持會的狗腿康肉肉，從東面跑了過來，康肉肉的棉衣襟子被扯開了一塊，糊了半臉土，張有義抓住他的領口，走到人堆跟前故意大聲說：「你跑，跑到天邊外也要把你抓回來！」說着便拉進了康家祠堂裏。接着，又有幾個年青人把康二旦、張拴拴也抓來了。

人們議論着，比着手勢，大聲的笑着。這時雖然山那面不時傳來槍聲，但誰也沒發慌。

到下午時，家家都在燒水做飯，準備招待武工隊。忽然街上有人大聲喊叫起來。「看！咱們八路軍打勝仗回來啦！」這下，好像潯水裏投了塊石頭，村子翻動起來了。人們帶着滿臉驚喜的神色，從家裏出來；男的女的，娃娃婆姨，連六七十歲的老漢漢老婆婆，也扶着拐棍過來。

人羣把隊伍包圍起來，兩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從人堆裏擠進來，走到武工隊跟前，「卜通」一聲跪倒磕頭，老淚橫流的說：「你們真是咱們的救命恩人啦！」老武趕忙上前扶起二位老人，和和氣氣的說：「你們上了年紀的人，可不敢這樣。咱們八路軍是人民的軍隊，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打敵人保護人民，是咱們應盡的責任！」「擁護咱們八路軍！」人羣裏的年青後生們，

高興的舉著拳頭，大喊起了口號，娃娃們也高興的忘記了恐怖，小兔子似的在人羣裏亂串，大嚷起來。人們高興的吼喊了半頓飯工夫，張忠老漢才提醒似的說：『咱們軍隊辛苦了一天啦，快叫到家裏暖一暖吧！』馬上，人們都插到隊伍裏，爭着往自己家裏拉人。

老武被六七家拉扯着叫去吃飯，康大嬸着了急，從人堆裏擠出來，兩隻手拉住兩個武工隊的同志，邊走邊說：『孩兒們，快到我這裏去，你們和我的孩兒一樣，到了我家裏就和回了你們家裏一樣！』她移動着兩隻小腳，一直把人拉回家裏，親熱的安頓到炕上坐下，忙把已經做好的白麵條、炒好的雞蛋，一碗一碗擺在那兩位同志跟前，叫吃叫喝。那股親熱勁兒，真如自己多年未見的兒子突然回來一般。

正在這時，老武從門外進來叫道：『田二虎，你換哨去！』那炕上的一個黑臉後生，便跳下炕來。康大嬸那裏肯依，一隻手拉住田二虎，一隻手拉住老武，都叫上炕吃完飯再走。老武急忙解釋說：『放哨去！』康大嬸知道放哨比吃飯重要，往田二虎脚上瞅了一眼，見他穿着雙爛鞋，忙放開手，揭開箱子，翻了半天，取出一對毡窩子鞋來說：『孩兒，看你那鞋爛的，把這雙鞋穿上，不然放哨把脚要凍壞啦！』田二虎死活不要，康大嬸強要給穿，一個推，一個拉，推讓了半天，還是老武說了聲：『大嬸一定讓你穿，你就穿上吧！』田二虎這才換上。康大嬸笑了笑，半

責備的說道：『今天你不穿上，我心裏就一疙瘩不舒坦！』說着一把把老武推上炕，忙給端飯端湯，親熱的眞想把心掏出來給吃了。

吃完飯，武工隊給放了三個人的糧票菜金，康大嬸說成什也不要，並說：『你們這樣小看人！我再窮也能管起你們幾頓飯！』急得老武說：『這是咱八路軍的制度，你不要，我們再不來你家了！』康大嬸這才收下。

這天，樺林霸聽說武工隊來把維持會的人扣起了，着急得就像跌在火堆裏，坐臥不安。到上午時分，又聽得遠遠響起了槍聲，更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只悄悄躲在家裏吃驚。天黑，樺林霸聽的街上嘈鬧，順門看了一眼，只看滿街都是些穿便衣揹槍的人。他返回家往炕上一躺，嘴裏直叫：『完了，完了，世事又完了！』他婆姨見他臉發青，忙問出了什麼事，樺林霸也沒有答理，只是坐起來抽煙，可是兩隻手抖的連香火也對不到煙鍋上。婆姨以爲他是病了，趕快伸手到頭上一摸，却摸了滿掌的冷汗，便趕緊吩咐兒媳，熬點薑湯給喝。

到了二更多天，康順風的婆姨來了一趟，告訴樺林霸說武工隊正審問維持會的人哩。這一說，把樺林霸更嚇昏了，兩眼痴痴的望着油燈，連那婆姨什時走了都不知道，只記得那婆姨嗚咽咽的哭着說：『你大叔，這事可得你出頭救一救哩！不然他可就不能活啦！』樺林霸心裏又

煩又怕，耳朵裏彷彿老聽見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躺在炕上，迷迷糊糊的看見把他兒和康順風吊起來打：康順風忍不住痛，給人家吐了實話：『你們不用打我，康家寨的維持會長是康錫雪，這是他叫我出頭……』幾個八路軍就拿了槍來捉他，他撒腿便跑，忽聽背後『空隆』一聲，他覺得頭上挨了一槍，眼前頓時漆黑，心想這下可真完了！睜眼一看，原來是一場惡夢，心還不住的亂跳。

他坐起來凝神聽着外面，突然又是照舊『空隆』一聲，一陣『沙沙沙』的聲音，直向窗紙上撲了過來，他才清楚是外面起了大風，颳的大門亂響。於是又躺下胡思亂想，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飯時分，他被街上『噹噹噹』的鑼聲驚醒。他揭開被子聽着，正在心驚肉跳，忽又聽見有人高聲大吼道：『開大會囉！到祠堂院裏，家家都去呀！』他慌忙穿上衣服，想起昨晚的惡夢，心裏麻團一樣的亂，無心吃飯，只喝了一碗油茶，便出了院門，一直往丁字路口祠堂那裏走去。

快到祠堂門口，一眼就看見磚牆上，紅紅綠綠滿貼着一牆標語，他急忙近前一看，只見『張紅紙上面寫着：『把貪污敲榨的東西吐出來！』樺林霸心中暗想：『完了！完了！他們和康順風算賬呀！』正要轉身看第三條，從院裏傳出場崖一般的吼聲：『選雷石柱當主席！』樺林霸趕緊

進門去看，只見門上站着兩個穿便衣拿槍的八路軍，院子裏人山人海，從大門道到房簷下，挨挨擠擠，到處都是黑壓壓的人頭。人們有的高聲大叫，有的流淚哭泣，鬱林霸扭頭一看，差一點嚇的倒了下去，原來康順風維持會那一夥人，都是灰眉溜眼，少光無色，一條繩子串細着，康家敗那顆乾蘿蔔腦袋低垂着，蹲在桌子跟前。

這時雷石柱站到場子當中，場子裏馬上鴉雀無聲的靜了下來，雷石柱攤動兩手說道：「大家選了我當主席，我就主，咱們現在就開會。今天共產黨八路軍救了咱們！想一想從前，日本人燒了咱的房子，殺了咱的人，搶了咱的東西，後來又受騙維持了敵人，這都是誰害的？今天大家齊說罷，肚子裏有什就說什，不要怕，有咱抗日政府給咱作主，咱們和那些壓迫了咱們的人算賬！」他這一席話，好似尖錐扎進人心，場子裏大半人都沉痛的哭開了。雷石柱又說：「不要難受，難受不抵事，把受了的苦講出來，算賬！」

剛說完，村西頭的馬有德老漢，猛的從人堆裏站起來，嘴動了幾下要說話，忽然後面他老婆用手把他扯了一把，又往康順風那裏指了一指，馬老漢便又坐了下去。一會見他又站起來，看了康順風一眼，突然又坐下去。

這個情景，雷石柱看的明白，便大聲向馬老漢說：「有德叔，你心裏有什麼齊說吧，不要

怕！天陰總有晴天時，受苦人總有翻身時，今天共產黨八路軍來，就好像是陰天出了太陽，有什麼抄大膽子，毛口袋倒西瓜，齊往出倒！」馬老漢把身上的爛羊皮襖一脫，把胸脯一挺，大聲說道：「我的騰袋拚上不要了，頂上老命也要出這口冤氣。」他往前移了一步，用手直直的指住康順風，咬牙切齒的說道：「我共種的十三畝地，日本人要「保管」糧，每畝九十斤，交不夠，他逼我跳了井，村裏人把我撈出來，他又把我押了三天，逼的把地全賣了，沒吃的把兩個娃都餓死，叫他給我的兒頂命！」馬老漢就說就哭，眼淚順着臉上的綉紋，流成了幾道小河。

第十八回

全村人揚眉吐氣
僞人員押送政府

辛在漢家媽媽在東角裏喊了一聲：「我有說的話！」便氣咄咄的衝了出來。他披頭散髮，兩眼哭得核桃似的。原來昨天她聽人說，她兒是康順風送給敵人當了僞軍，聽見這話，辛老婆又急又氣，直哭了一個整夜。她走到桌前，一把抓住康順風，好像要咬他幾口似的說：「你是康順風，你是害人精！你逼的我老婆把牛賣了，人沒給我贖回來，問你那東西那裏去啦？」康明理在人堆裏插嘴說：「我清楚，那錢他私吞啦！」康順風起來諛辯，羣衆立時吼成一片：「不准漢奸

正在這羣情高漲時候，孟二楞「呼」的從階上衝下來，把身旁站的幾個人也撞倒了。他臉色紫紅，兩條眉毛直挺挺的立起來，撲向康順風，掄起蒜條似的拳頭就打。這一下，全場沸騰了，翻轉了，張有義周丑孩也挽起袖口衝上去打，羣衆也潮一般的湧上去，一聲巨吼：「打死漢奸賣國賊！」天崩地裂般的吼聲，直震得四面山谷裏都起了嗡嗡的回聲。落在房簷上的麻雀，驚得呼一聲全飛走了。

前邊衝上去的人，壓在康順風那一夥人身上，後面的人上不去，撈起柴棍探着打。有一個女人匆匆的跑上來，從人腿空裏鑽進去，探着踢了幾腳，憤憤的說：「你再欺侮老娘吧！」雷石柱看見這般光景，趕快大聲喊：「大家停一停，叫他自已說。」待衆人分開看時，康順風頭上的帽子也不見了。渾身是土，口鼻出了血，好似土窖裏拉出來的一般。

他從地上掙扎着站起身來，羣衆中又有人激憤的吼道：「問康順風，看他給敵人保管的糧那裏去了！」站在那人身旁的又一人，重重的用鼻子哼了一聲說：「哼，那裏去了？敵人沒拿走，這不是他姓康的一家子私吞了！說起這糧，全是在咱窮人身上榨的油水！」先前說話的那人，扭頭把禱林霸狠狠的斜瞪一眼說：「怪不得，今天財主們一句話也不說。」禱林霸一聽這話，好似迎頭澆了盆涼水，頓時毛骨悚然，渾身打顫。坐在他身旁的富農李德泰，臉上也嚇得變了顏色，

因爲他也私吃過敵人的保管糧。他用肘碰了碰禪林霸，小聲說：「快快去說幾句吧！」禪林霸的心「冬冬」亂跳，彷彿就要從胸口上跳出來一樣，站起來倒抽了一口冷氣，兩條腿打着哆嗦，正要說話；康順風突然往人面前一跪，伸手「拍拍」的把自己的臉連打幾下，顯出一副苦相說道：「大家饒恕饒恕，反正我在維持會沒給衆人辦下好事，衆人處罰我就是囉！」康順風來這一手原來是怕衆人提出禪林霸，追出他們的老根子，問題便難解決，所以先來了個先發制人。

衆人一見這情形，更加激怒了，會場裏年青小夥子們，拍着大腿說：「你跪下？你今天把你的頭割下也不能饒你的罪惡！」老漢們也說：「這簡直是罵到人頭上拿尿洗哩嘛！不行，算賬！」人羣中又跟着呼叫起來：「康順風不要耍無賴！」

這時，主席雷石柱走向康順風，面孔很嚴肅的教訓了他幾句，康順風便又站起來說話。支吾了幾句，人羣中又喊：「不要講廢話，說你貪污了多少東西，乾乾脆脆齊吐出來！」「死了的人叫他頂命！」「退還我們的糧食！」「銀器手飾……」一剎時，人們又喊得什麼也聽不見了。主席用手招呼，提高嗓子吼叫，場子裏憤怒的人聲，還是不能平靜。

坐在桌邊的老武，見衆人如此激憤，站起來擺着手，說：「大家靜一靜，叫康順風自己講！」聽了老武這一句話，人們馬上閉住嘴，靜悄悄的，眼睛盯住康順風。

康順風移前一步，腿哆嗦着，聲音又顫又啞，向衆人承認了各種貪污事實，又說敵人要一百，他就給老百姓派一百五，收下的款，有的交了敵人，有的……剛說到這裏，康順風就閉嘴不往下講了。孟二楞跳起來向大家說：「像這樣不澈底坦白的壞蛋，應當馬上槍崩了才對！」

「對！槍崩了！」人羣裏伸起臂膀，擁護這提議。孟二楞見衆人贊成，早已把昨天打仗得下的那支槍提在手裏，嘩啦一聲推上頂門子，過去就把康順風的領口捉住。坐在桌旁的老武看到這個情景，心想：「政府實行寬大政策，這樣隨便打死人不行！」其實在他認識裏的寬大政策，就是不管罪惡大小，不管是否悔過，凡過去當過漢奸的抓住後，應一律寬大。既要槍崩，怎能說「寬大」呢？於是忙站起來向大家解釋說：「大家慢點動手！咱們抗日政府，實行的是寬大政策，這些人過去做了壞事，咱們今天還是要寬大他們，叫他們重新做個好人！」孟二楞表示不同意，說道：「這寬大我先不贊成！看他做過多少惡事吧，整天要糧要款，逼財害命，咱村誰沒有挨過打？」場子裏的人馬上又喊道：「除了沒養下的和死了的人，誰都挨過！」這時張忠老漢也接住說道：「打了的人就別說了，打一頓痛的一陣，小事情。咱們算一下死了的人吧！武二娃爹是怎死的？劉二則家兩口是誰逼死的？辛在漢爲什回不來……」馬有德截住說道：「別數了，過去是害一命償一命，這陣他們害死咱這麼多人，早該辦死罪了，槍崩了算了！」

「對，槍崩了除了

害！」「不是正經東西，狼改不了吃人，留下以後還是禍害！」人們亂哄哄的爭嚷着。

老武見衆人堅持要槍斃康順風，心裏稍稍猶豫了一下。再想想，還是寬待：既然執行寬大政策，還是不殺對。於是笑着向衆人解釋道：「大家的意見很對，這些人罪惡雖然大，只要他們能改過，咱們還是要寬大，讓他們重新做個好人！」

老武這樣一說，有些人雖然心裏還不快；但想到老武過去給羣衆辦事，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無論說什麼話、辦什麼事，沒有不正確的，因此也就同意了。富農李德泰這才擦了頭上的一把汗，上前笑着恭維老武說：「老武先生，這才是行好嘍，你真是開了善門嘍！」二先生也附和道：「救人一命，恩重如天，老武同志真是宰相肚才！」老武對這些話，好像沒有聽見似的，抬頭看看天色，已經半後晌了，便領導大家把分配鬥爭果實的原則討論了一陣，當場選出五個清算委員，把貪污的六百塊白洋，一千多斤糧食，五十斤油，一匹叫驢，三條毡子，三斤銀器手飾，還有些日用傢俱，都一宗一宗的算出來。馬上就派人到他家搬東西，把現有的糧，貸給抗屬和沒辦法生活的人，日用傢俱和銀器各歸原主，還有一部份白洋糧食拿不出來，康順風當眾答應，把三十七畝地、兩眼窩拿出來賠償，分給沒地沒窩的人。

算完康順風們的貪污賬，人們都長長吐了一口氣說：「這可出了這口冤氣嘍！」抽煙的，拉

話的，每個人好像從身上卸去一副千斤重担似的輕鬆愉快。

這時，又有人起來說：「老虎的頭我們割了，剩下這些尾巴我們也要把他們收拾一下！」人們一聽，知道這話是指維持會那些村警狗腿子們說的，便喊道：「對！」維持會那些村警狗腿，看見前响鬥爭康順風、康家敗的陣勢，早嚇得恨不得地上有個窟窿鑽進去，康肉肉嚇的屙了一褲襠也不知道。聽衆人說又要和他們算賬，趕快雙膝跪在當院，得了瘋病似的，滿院轉圈作揖叩頭，嘴裏不住氣的喊：「叔叔、伯伯、孀子、大娘們，我給衆人說，我只當了三個月村警，只打過三個人，要差吃過人家十塊錢的二毛。今天，你們打我一頓也不屈，十塊錢我退，我退……伯伯、叔叔……」接着四五個偽村警們，都照樣辦起來，利時跪下一地，都是一個腔調的嘴裏「伯伯叔叔」的央求。

這時，禪林霸在牆角給李德泰髮了幾下眼皮，李德泰便起來說道：「主席，康明理給維持會當書記，也當了幾天漢奸，爲什麼還叫他坐在那裏？他做下什麼有理的啦？」旁邊有人低聲說：「人家康明理可沒做過壞事！」孟二楞一步跳到當場，粗嗓子響雷似的說道：「康明理就是比他們有理！」人們聽了莫明其妙，正想發問，雷石柱手招了幾招說道：「康明理的事，衆人還不知道，他就是有功勞！」隨即把康明理如何當書記，如何探情報殺死王臭子，救下老武的前情後

尾，根根稍稍說了一週，全場裏人面帶笑容歡呼道：「哦！沒想到明理是個無名英雄呀！」僑村警們聽了這件事，都望望康明理，低下了頭，臉上露出差愧的神韻。

老武見這些人都向羣衆認了錯，承認退出貪污訛詐的東西，宣誓再不做壞事，便問大家道：「這些僑村警們，已經向大家認了罪，決心改悔，大家看該怎處理？」人們說：「叫他們當場找保，以後再不能幹壞事，放了他們！」僑村警們聽羣衆說釋放，感激得什麼似的，都高興的從地上起來，跪到人堆裏找保人寫保狀。

康肉肉先是找李有紅保他，李有紅不但不保，還給了他個硬釘子說：「跟上你把李字也染臭啦，還叫我保你！早些爬遠點！」康肉肉碰了一鼻子灰，又去找張有義，張有義好像沒聽見似的，把頭昂的高高的，來回擺着，愛理不理的撇着外路腔道：「聞事兒不管，問事兒不知！找別人去吧！」康肉肉一連碰了幾個釘子，求張張不管，求李李不保，急得用手捶着後腦瓜說：「好你們啦，你們把我保住，我要再當了漢奸，抓住把我這西瓜水倒了！」說着就嗚嗚的哭起來。張忠老漢看見這個樣子，才答應了保他。

富農李德泰和二先生幾個人，看見要討保的人，都寫了保狀，李德泰低聲向二先生道：「也該有個人去把順風保一保！」二先生隨口道：「是呀，誰保一保？」李德泰道：「就你去試一

試，你說句話，比我們有面子，也許行！」權林勸也湊過來慫恿道：「你行，說句話也能說到點上，那些人肯聽信你的話！」這麼一說，二先生也覺得保康順風有幾分把握，便站起來向桌邊走過去。

保狀都送到了主席桌子上。老武拿起來正一張一張的看，聽見有個人在耳邊小聲道：「康順風能保不能？我保他吧！」老武擱下保狀抬頭一看，見是二先生面帶笑容的發問。他還沒來得及答話，場子裏便有許多人憤聲恨氣的嚷道：「不能保！」「不殺他已經是輕饒了他，叫他坐幾天禁閉受受罰吧！保出來怕他好活的又當了漢奸！」衆人一陣哄嚷，把二先生鬧了個有嘴張不開，看看勢頭不對，便搭訕着說道：「噯，對嘛！古人說：樹不斫不成器，逆子不教難成材。讓咱政府的王法，好好教育教育他們才對！好！」說罷，衆人也無反映，他便不聲不響的退到一邊。

老武對衆人說：「康順風這些人，問題很大，今天只承認了一小部份，恐怕這會再開下去，也不能很快解決問題。我看把他們送到政府，讓他慢慢坦白，假使他還不肯悔過，那時就由大家處理！」老武話剛講完，院裏人便連聲喊開了：「說的對！」「就這麼辦！」當下老武便集合起武工隊員要走，張忠和周毛且幾個老漢，又上去擋住說：「武同志，你們武工隊別走，就住在咱村吧，有你們吃，有你們穿，保管餓不着！你們要走了，日本人又來了該怎麼辦？」老武一聽，

知道大家對武工隊的任務還不了解，便告訴大家武工隊的工作，不尋常鬥打仗，今天來的這些人，都是一人在一個地方領導工作。今天是爲了康家寨的任務要緊，臨時集合起的，他們馬上還要各回各村，領導那裏的羣衆反維持，和敵人鬥爭。咱們這村，要防止敵人出來擾亂，就要馬上建立民兵保衛家鄉。這時雷石柱也插進來說道：「建立民兵的工作，老武同志已經和我談了，這個會上，咱們跟着就要討論！」這樣一說，人們都不做聲了。半晌，張忠老漢說：「要是這樣，你們的任務大，我們不留啦！」他說罷，老武吹了一聲哨子，武工隊員就押着康順風康家敗，往壽山堡去了。

第十九回

保家鄉青年報名 建小組民兵開會

人們看着武工隊押上漢奸們走了，都長出了一口氣，好似割掉了長在身上的貼骨疔瘡一樣的愉快。

太陽已偏西了，人們正想散會回去，有的已站起來拍着身上的土，老武忽然說道：「大家再等一等，還有一件大事沒有討論。」人們又靜下來，老武接着說：「現在咱們把維持反掉了，並

不是就平安無事了；敵人會更狠毒的來報復，爲了防止敵人報復，保衛咱們全村，需要建立民兵。」接着又把民兵的任務講了一下，說明民兵就是本村的隊伍，平時一樣鬧生產，有了情況就保護羣衆轉移，打擊敵人。最後說：「咱們村過去就有民兵，雷石柱，康明理，武二娃，孟二楞都是暗民兵，他們作了好多工作。過去是秘密的，今天維持反掉了，就公開幹吧！誰們參加民兵來報名！」話音未散，張忠老漢就高興的應聲說道：「後生們，這是好事，你們齊報名吧！我青年青十年，非報名參加不可！」

張有義見父親號召別人，先跑上來對當記錄的康明理說：「寫上我，第一個張有義，再寫我兄弟張有才。」記錄剛把他的名字寫完，周丑孩就起來說：「寫……寫上我，周丑，丑……」周丑孩結巴了半天一個「孩」字還是說不出來，衆人笑着打趣說：「不用難受啦！記錄知道你這個結巴巴啦！」這時康大嬸用手推了一把站在她臉前的一個年青後生說：「人家都報名參加民兵，你這麼個棒後生怎不說話呢？」那年青後生轉回頭來，把康大嬸瞅了一眼，很不自然的走到一邊，又坐到另一處人堆裏。

原來這後生叫康有富，二十四五年紀，家裏很窮，爹是個掏炭的，炭窯塌了壓死在裏邊了。爹手上欠下樺林霸五十吊錢的債，樺林霸便把他娘賣給了人販子，那時康有富十三歲了。樺林霸

見他已能勞動，便留在家裏叫他放羊，以後又當了長工，只吃飯不賺工錢。十六歲那年，一次，一個人在山上放羊，突然來了五六條狼，撲進羊羣，羊被衝散了，四下亂跑，他去打狼，就被四條狼三面圍住，有一個狼撲上來，爪子搭在了他的身上，正嚇得他丟魂丟魄的時候，山上過來一羣鋤地的，才把狼趕走。從此後，康有富嚇輸了胆，話也不多講了，上嘴唇經常乾着兩道鼻涕，變得像個痴人一般。

康大嬸見康有富躲開她坐到別處，正要喊叫，那邊李有紅忽的站起來說：「寫上我李有紅！」後面有人打趣說：「有紅，你是咱村有名的睡覺把式，參加了民兵可不敢睡得叫日本人把你俘虜了！」李有紅見衆人說自己的毛病，笑了一笑。回頭看見康有富叫道：「康有富，你爲什麼不參加民兵？」樺林霸也起來說：「參加民兵保家鄉，是好事嘛；你快參加吧！」其實樺林霸說這幾句話，一則是在人衆面前賣好，蒙蔽衆人，讓衆人不懷疑他，再則是想叫康有富參加了民兵，當個耳目。康有富見掌櫃的叫他參加民兵，不敢不參加，也就報了名。

這時又有人從東房角喊過來：「寫上我馬保兒！」有人笑着說：「這是個僵驢脾氣，參加了民兵一天能打十架！」又有人說：「這後生脾氣賴，看你會用不會，只要順着他的毛，怎麼辦也行！」接着康三保也喊着報名。「寫上我康三保！」記錄忙的筆桿亂動，報名的人一個接換一

個，康明理登記完以後，把名字唸了一遍，新參加的民兵和過去的暗民兵，共有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張有義、張有才、周丑孩、李有紅、馬保兒、康三保、康有富十個青年。

康明理唸完以後，會場上的人們紛紛議論開了，周毛且、馬有德一大夥人說：「這些後生們再好些吧！一個能打警備隊十個！」「這一把子人手，都能貼到一起。」「我看總得石柱子當頭目，別人扛不下來！」另一個說：「二楞也有兩手哩！」「二楞猛倒是猛，就是沒肚才！」……

另一夥夥是富農李德泰們，蹲在牆角跟前，搖着腦袋低聲議論道：「靠幾個民兵能抵個什事？」

「我看是燒香引得鬼進來！」「遲早是人家的碟菜。」……

當時又選舉了周毛且當村主任，二先生當書記，張勤孝仍舊當了農會幹事。

老武看了看天色，和雷石柱交換了一下意見，雷石柱當即宣佈道：「天氣不早了，大家都累了，現在就散會，吃了飯以後，民兵都來這裏集合，還有事情要討論！」說完，場子裏亂了起來：雜亂的脚步聲，拍衣服聲，說笑聲……院裏揚起一片霧一樣的塵土。

晚飯後，老武和雷石柱，相隨着又到了康家祠堂。一進西窰門，只見張有義、孟二楞、周丑孩等五六個已經來了。張有義正站在炕沿上，學老武演說，突然見老武走到了他跟前，不好意思的吐了一下舌頭，便坐在周丑孩背後去了。老武笑了笑說：「張有義可是個搗蛋鬼！」

說話之間，康明理、康有富幾個都來了。雷石柱向衆人掃了一眼說：「李有紅怎還沒來？」武二娃說：「早就來了。」一轉身把堆在牆角裏的皮襖一掀說：「這不是！」李有紅揉着眼坐了起來。

張有義又打趣的說：「老武同志，我給你介紹，這就是我們村有名的瞌睡娃。他睡着了要沒人叫的話，能連住睡十天半月，好像黃鼠轉生的，嘴對住屁眼能睡一冬天。」說得衆人都笑了，李有紅說：「你再編排人，小心老子毀了你！」張有義接着又說：「給你個撻頭就不毀我了！」說得衆人又笑了。

老武說：「咱們開會吧！」等大家靜了下來，老武接着說：「維持反掉了，民兵建立起來了，大家都自動報了名，這很好。今天咱們要組織一下，討論一下今後的工作。康家寨編個分隊，大家選個分隊長，看……」老武的話還沒說完，大家便響着亂叫着的說：「石柱哥當分隊長！」「石柱哥就合適的！」衆人異口同聲，選雷石柱當了分隊長。衆人笑着拍了幾下手，歡迎分隊長領導開會，雷石柱倒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道：「我也沒經驗，以後全憑大家出主意啦！咱們是民兵，比村裏羣衆就要多操一份心，多辛苦一些。康家寨名譽出去了，打死了日本人，反了維持，咱們更要多操心，防備敵人報復。」正講到這裏，忽聽見抗塹塹裏李有紅打了個噴嚏，張

有義坳吃嗤嗤笑個不住。原來雷石柱講話時，張有義見李有紅又把眼合住，便撻了一根紙捻子，輕輕通到李有紅鼻孔裏。李有紅鬧醒了笑着要打張有義。老武說：「別鬧啦，注意聽！」雷石柱才又繼續說道：「我看以後站崗放哨，探消息……都要討論一下，看大家有些什麼好意見？」

孟二楞說：「崗哨站不站也淡事，反正敵人出來咱就打，敵人不出來咱就幹咱的。」康明理說：「你不放哨，怎能知道敵人出來？」馬保兒看了康明理一眼說：「一天起來盡站了崗，什事也不要作了。」大家你一言他一語的亂吵，吵來吵去，最後決定了白天兒童們放哨，夜晚民兵們輪班放，民兵們放了哨頂抗勤工。

討論完放哨，又討論武器問題，張有義說：「別的什也扯淡，第一是槍要緊，咱們是民兵，既是帶了個兵字，就得有槍！隊伍上人常說：槍是第二性命，我看沒有第二性命就不能保衛羣衆！」李有紅也說：「有了槍就好說了！」接着亂紛紛的說：「讓上頭給咱發槍吧！一人發一支步槍，再發些機關槍！」武二娃加了一句說：「再發上個筒筒砲，咱們攻漢家山吧！」衆人一面說，一面眼都看着老武。

老武說：「你們不要看我，我又不曾造槍，我的手槍還是奪得敵人的咧！靠上級發槍靠不住，共產黨鬧革命就憑兩隻空手，咱們賀龍將軍鬧革命，從一把菜刀起家，如今什也有了。全邊

區這陣有十幾萬民兵，一人要發一支槍的話，割木頭也割不及。再說：咱們民兵和正規隊伍不一樣，咱們的任務不是攻城奪鎮，主要是保衛羣衆，擠敵人。」老武掃了衆人一眼又說：「要槍也容易，敵人手裏多的很，咱們瞅空子打幾個便宜仗，什問題也解決了。」康明理接上說：「陝北劉子丹鬧革命，起初只有兩支破槍三顆子彈，還有一顆場火的，如今多大世事了！」孟二楞也說：「前天咱還沒一支槍，昨天跟上武工隊打了一戰，馬上就有兩支了！只要打仗，槍不愁。」一氣說的大家都興奮起來了。老武又說道：「過些時，可以給你們發些地雷，以後每個民兵都要學會埋雷。石柱，把咱們現有的武器可以先整理分配一下。」

雷石柱說：「現在就是有五顆手榴彈，昨天那兩支步槍，還有我的一支火槍！」李有紅說：「我也有一支火槍！」老武說：「看誰還有什麼武器，都可以拿出來！」武二娃說，他有檢下的一排子彈，馬保兒說他有兩顆手榴彈，是二十六年潰軍下來檢下的。張有義高聲說：「我有一支三八步槍！」衆人忙問那裏來的，張有義撇着京腔說：「還在日本人那兒，等我高興時取來得啦！」衆人都笑了。

最後討論分配武器問題。周丑孩結結巴巴的說：「我，我措，一，一枝，枝！」張有義說：「你算啦，結巴子嘴說話都不流利，保險打槍也沒準頭！還是叫我給咱措上一支抖一下本事

吧！」周丑孩生了氣，連結帶巴的嚷不贊成。李有紅趁此想報復張有義一下，便說：「叫你措上槍，噲，黑夜不怕狼，咱們那好媳婦子們的院牆，怕抖你溜平哩！」笑鬧了一頓，老武解釋了幾句，大家提出步槍是二楞得的，應該給二楞一支，雷石柱也應該給一支，兩支火槍只有李有紅和張有義會打，給他兩個人，手榴彈給衆人分開。張有義說：「火槍那個玩藝咱不要，咱是民兵，又不是打山的。要不咱抓紙蛋，誰抓住什措什。」衆人都說不合適。張有義又說：「放哨時候應當拿步槍！」雷石柱說：「這倒可以。大家都想要步槍，只要咱們好好幹，那不愁！」

散會以後，太陽已快落山了。張有義對雷石柱說：「石柱哥，今天我先給咱放哨吧！」雷石柱說：「可以！」張有義說：「那麼你把步槍給我措吧！」雷石柱笑了笑說：「跟我拿去！」張有義拿到步槍以後，連忙跑回家裏，把鞭子上的紅纓子拆下了，插在槍口上。換了件新棉襖，措著槍前街後街轉了一回。又到有閩女媳婦的人家說了一陣閒話，這才跑去放哨。

第二十回

老武半夜得急信 石柱動員砍樹人

這夜鷄叫時分，老正武睡得美，「哆哆哆」，突然外面有人打門。那聲音，好似擂鼓一般，

非常之急。老武從夢中驚醒，還沒穿衣服，先把手槍握在手裏，輕聲問：「誰呀？」「是我，快開門！」老武聽出是孟二楞的聲音，這才鬆了口氣，急忙穿衣下炕，開了門便去點燈。待他點上燈回頭一看，只見孟二楞身後，跟進二個人來。

老武仔細再一看，一個有二十八九年紀，粗胖個子，肉團團臉，兩條濃眉，長到了一塊，鼻子好似一頭蒜。一隻手提着支牛槍，一隻袖子是個空筒筒。這人是退伍軍人趙得勝。民國二十六年，八路軍北上抗日，他在平型關大戰中，被敵人的機關槍打斷了左臂，下來住了三個月醫院，左臂成了殘廢，便退伍回到家裏來。這次馬區長到望春崖組織民兵，他因為是共產黨員，過去又在村裏當過自衛隊分隊長，不願受敵人的蹂躪，積極幫助馬區長，在村裏組織起秘密民兵。他雖然只有一條臂膀，可是打槍非常準。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一把手」。後一個是桃花莊的民兵分隊長崔興智，今年二十四歲，生的皮膚很黑，穿一身黑衣裳，腰裏插兩顆手榴彈，燈下一看，真是黑人一般。

老武看了一刻，開口便問孟二楞：「他們是那裏來的？」孟二楞見老武問他，便說道：「他們說是從望春崖桃花莊來的，我們從前在漢家山趕集，也常見面認得，就是不知道誰叫什麼名字。」老武聽罷，心中正在疑惑不定，只見帶牛槍的那一個人，一步跳到老武跟前說：「你就是

武德民同志？」老武應了一聲是，那人便伸手到腰裏去摸，摸了一陣，掏出來一封信。老武接信，打開湊到燈上一看，是馬區長寫來的，上邊寫道：「武德民雷石柱二同志：今天聽說你們那裏的維持反掉了，桃花莊望春崖兩村的維持，昨天也一齊反掉了，我現在正發動羣衆，準備進行砍禱林鬪爭。上級指示說：不要給敵人一根木料，不容易保護時，可以毀了它。大家要努力發動羣衆，粉碎敵人修鐵道的計劃，阻止敵人覓食，把它擠出去。你們那裏發動的如何？我有很多事還不能離崗，今介紹桃花莊民兵分隊長崔興智望春崖民兵分隊長趙德勝二同志，前去你處，共同商討反木材鬪爭。馬長勝。」

老武看罷，驚喜異常，忙笑着招呼那兩人上炕，口裏不住的說：「早就聽說過你二人的名字了，想不到你們今天來啦，很好。」隨即又吩咐孟二楞，去叫雷石柱快起來，就說有要緊事討論，孟二楞答應，便飛跑出去。

不一刻，雷石柱來了，進門見有兩個人在炕上抽烟，有幾分面善。走近仔細一看，早認出是桃花莊分隊長崔興智和望春崖分隊長趙德勝。一下握住兩人的手，親熱的說：「噯呀，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們給颺來啦！過去咱們常在行政村開會，三天兩頭見面，自從敵人佔了漢家山，快一年沒見面了。咳呀，哈哈……」崔趙二人，也笑着說：「可不是快一年啦，過去一起工作過的人，

多時不見面還想的不行，哈哈……」三人說笑了一刻，老武便把剛才那封信遞給雷石柱看。雷石柱接住剛唸了幾句，便高興的拍腿大笑起來：「老武同志，那可鬧好了哇！」接着又繼續往下看。老武笑了，炕上那兩個人也笑了。只是孟二楞一人，好似裝在鼓裏，摸不清他們高興什麼，一時心急，便把頭也湊到燈前，爭着和雷石柱看信。可是不認識字，只見滿紙灣灣扭扭，不曉得寫了些什麼。於是他急得躁着脚大叫道：「到底是什麼事？你們專捉弄咱這瞎眼瞎子啦！」雷石柱看罷信，趕快把孟二楞的頭搬過來，附耳說了幾句，孟二楞便高興的又去放哨。

雷石柱們四個人便在家裏開起了商量砍禪林的會。

交換過三村情況，村裏鷄已叫了一遍。老武把水筆日記本掏出來，說道：「大家自己估計吧，看自己村能動員多少人？」桃花莊民兵分隊長崔興智說：「反木料鬭爭，我村可負責動員一百人。」一把手趙德勝擰了一下蒜頭鼻子說：「我們望春崖動員一百人也沒有困難。」雷石柱想了一下，也說：「我們村比你們的村子大，動員上一百二十名。」老武聽了三村動員的人數，共是三百多人，不由得心裏興奮起來，兩條胳膊，好像喝醉酒似的，在空中亂擺着說：「這次大家加油幹！反木料鬭爭，不成問題能勝利完成。七天以內，各村把人都動員好，除過民兵要放警戒，其餘的人編成三個大隊，到十一月十三那天，鷄叫吃飯，天明趕到禪林山就幹。」

討論完畢，正好天色大亮，崔趙二人要回，老武便匆匆給馬區長寫了一封回信，告知會上的規定，交給崔興智帶回桃花莊去。把崔趙二人送走，老武雷石柱就分頭到各家做動員工作，一連好幾天。

禪林霸自從那天開罷大會以後，一面因心中氣憤，不能發洩，一面是就心康順風到政府裏事情鬧大，露了餡子，便愁思成病，每日飯也不多吃，躺在炕上長吁短嘆。只打發婆姨，白天在村裏打聽點消息，看風行事。

有天黑夜，禪林霸的婆姨小算盤從康順風家串門子回來，已有三更天，村子裏人已都睡了。她路過馬有德老漢門上，看見家裏還點着燈，窗子上明晃晃的，有幾個很大的人影子在動。那婆姨一見，心中生疑，便躡手躡腳的走近牆跟偷聽。只聽見裏面雷石柱的聲音說：「咱村去一百多人，用的傢俱多啦，你老人家不是還有一把大斧，把他拿上，咱們人多手快，一天就把狗日的砍光了！」小算盤沒頭沒尾聽了幾句，屋裏便靜了下來，等了老半天，還是沒人說話，她凍的不行，正想走開回家，忽然屋裏馬老漢的話，把她嚇得身上打了個冷戰。她定了定心，獨自心中暗想：「順風婆姨說，村裏這幾天正吵着砍禪林，原來真是這樣呀！」這時，屋裏又有一個粗聲音傳出來：「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下手爲強！咱們不砍，敵人還不是要抓民伕給他砍？咱

們砍了還能變賣成錢，要讓敵人砍去修起鐵路，這一帶的老百姓可就算害上貼骨疔瘡啦！」又聽見一個老漢咕咕囔囔的說：「不管怎說，禪林山總算咱村幾輩子的個寶，刨藥材，採蔘菇，打野獸，往年家家都有幾兩銀子的進項，民國年雖說票子不值錢，砍一擔柴也能賣一升谷米，如今砍了實在心痛！再說三天兩天要砍座山，你們試試，萬萬是辦不到！半道上日本人知道了，那是柴火裏燒山藥，灰的！」一場爭辯之後，屋子裏又無聲無息的靜下來。

停了老半天，驀的，窗上一個老大的黑影站起來，揮着手說：「砍了林子是可惜。可是咱們只要保住這地方，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往後還不是要什有什！」小算盤聽到這裏，心亂如麻，再也聽不下去了，正要回去告訴禪林霸，又聽見屋裏有人說：「別說了，大家回去準備吧，後天就動手幹！」

「吱」的一聲，密門大開，開會的人湧了出來，小算盤急忙蹲在牆角裏，黑暗中也看不清出來的都是那些人；等人們走淨了，她才快步跑回家裏，見了禪林霸，把剛才聽到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禪林霸半天吐不出一句話來。過了一陣，他從炕上起來，手摩着光溜光的腦門心，在地上走來走去繞了幾個圈子，長長吐了口氣，走到油漆書桌跟前，自言自語的說：「閻羅殿上撐好漢，我叫他們一個個都從我手上逃不出去！」馬上抽筆開硯，「沙沙沙」一氣寫好一封情報，到

第二天，便差康順風婆姨假裝親戚，送往漢家山據點。

這幾日，據點裏的敵人，正忙着運東西抓民伕，積極準備砍山。突然接到禪林霸送去的情報，說這一帶羣衆準備砍禪林，非常生氣，當下就點起偽軍日軍幾十名，準備襲擊砍山隊。

第二十一回

三村民兵放警戒 五百羣衆砍禪林

到了十一月十二這天——砍禪林的前一天，張勤孝忙着挨門去檢查督促，他先走到周毛且家，見周毛且婆姨正在蒸乾糧，孀婦在炕上補皮襖，周毛且蹲在地上正修斧把子，見張勤孝進來，忙站起說：「快上炕暖一下！天氣真冷！」他媳婦也忙下炕拿來烟袋。

張勤孝坐在炕沿上，一面抽烟一面問道：「都準備現成了？」周毛且說：「正收拾哩！誤不了事。」停了一下，不好意思的說：「年時春天鬧維持，和你鬧架，把你逼上走了，這都怨咱腦筋不開，上了康順風的當。」周毛且婆姨也插上說：「維持了，丑孩也沒白放回來，真是吃虧又上當。早就想找你陪個不是，勤孝哥：你可別見他的怪，他那二百五人，三句話不投就和人吵！」張勤孝忙說：「我知道毛且哥脾性。那次吵架也不怨毛且哥，都是受了康順風的害

「噫！」停了一下又說：「我那回也不該丟下工作不管，自己躲上走了，上級也批了我的許。」周毛且說：「村裏人沒團結得了齊心，你一隻手也拍不響！」張勤孝說：「這陣咱們都成了幹部啦，咱們自己要好好團結，什工作也應當起模範，總要拿出個公字來，爲老百姓辦事！」周毛且說：「我這是新上手的人，總要你們老人手幫助啦！」張勤孝說：「有什麼事咱們和村裏人多研究，咱們互相幫助！」談了一陣，兩個人相隨上出來，去各家檢查。到街上沒走了幾步，迎頭見康三保攆着三把大鋸，走了過來，張勤孝忙迎上來說：「這是那裏借的？」康三保說：「劉家畔我姑姑家村裏借的。解樹非大鋸可不行！」張勤孝高興的說：「來回三十里倒回來了？」康三保說：「天不明我就起的身。」說着走過去了。張勤孝和周毛且又到別的人家去檢查，家家都在忙着準備；刮鋸的刮鋸，磨斧頭的磨斧頭……

晚間，周毛且又來接了一下頭，說都準備好了。

鷄叫時分，張勤孝一睜眼，見窗上泛起白色，就趕快穿衣起來，叫醒婆姨做飯，便出門到村裏吼各家起床。

剛一出門，覺得臉上濕濕的有雪花飄打，抬頭一看天色，滿天烏雲，陰得如鍋底一般。家家房頂上，冒起一縷縷炊烟，好像濃霧一樣，罩着村子。張勤孝見各家都已生火做飯了，心裏非常

高興。出了大門一扭頭，見雷石柱撐着槍，引着幾個民兵，匆匆忙忙的跳了過來，說：「勤孝哥；我們民兵們先走了，老武說你們也早點動身吧，就是下雪也要砍！要不，怕來不及！」說完又匆匆忙忙的走了。張勤孝也忙返身回家吃飯，吃了飯，剛放下碗，街上主任周毛且已敲鑼集合人。

康家祠堂門前，好像趕集一樣，人越來越多了，拿着傢俱，帶着乾糧，一羣一夥的向這裏聚集。天氣異常冷。老漢們呼出來的氣，在鬍鬚上結成了霜，年青人們的臉蛋凍得通紅。人們吵嚷着，踏着腳，興奮的談論着，好像出征前的隊伍。張勤孝周毛且負責查點完人數，便領頭出發，人羣隨後亂紛紛的走着。

北風越颯越大，天色越陰越黑，不一陣，鵝毛大雪，漫天飛舞，舉目一看，四山白茫茫的一片，好似銀鑄玉塑一般。砍山隊迎風冒雪，剛走出村外不遠，迎頭看見對面山梁上，望春崖、桃花莊的砍山隊也來了。唱的笑的，吼的叫的，肩上的斧子鋸子，人們的心，都烈火一般。路被雪蓋沒了，領隊從排頭傳下話來：「上山了，大家操心！」人們便一個拉一個，喊着叫着往上爬，好像一條鐵鏈。

不一陣，三路砍山的人，都上了禪林山，只見滿山的樹木在寒風中挺立着，粗的、細的、高

的、低的、密的好像人頭上的頭髮一般。人們都記得，每年夏天，這林子長的多麼俊秀，多麼的茂密呀！花兒紅，葉兒綠，樹枝交叉着樹枝，人們做營生做累了，便鑽到這涼簾簾的林子裏，採野果子，歇晌午。可是現在爲了和敵人鬥爭，人們要把這心愛的寶庫砍掉！人們清楚地知道，日本打不走，林子再好，也不能夠幸福的享受啊！沒有一個人猶豫，劃分了地界，五百多砍山羣衆，分開幾夥，散到每一個角落，像太平年打圍場似的，揮斧搭鋸，開始了工作。兩個人守住一顆大樹，鋸的鋸，砍的砍。這邊「碰通！碰通！」那邊「嘶嘩！嘶嘩！」這邊有人高興的唱起了「牛槍小調」，那邊有人在亂喊大叫，斧聲、鋸聲、人聲，剎時響遍山林，那聲音真好似六月天發山洪一般。

一陣工夫，每個人頭上的汗，都滾滾如雨。只聽得這邊有人大聲喊過來：「倒呀！倒呀！操心！騰開了！」人們亂跑着過來看，「噦」的一聲，一顆三丈高的樟樹砍倒了，接着那邊也有人叫：「倒呀，倒呀，那面拉鋸的散開！西頭那樟樹下的人，快跑開，大樹向西頭倒下去了！」「噦」的一聲，又一株樹倒下來。一會，東頭又有叫聲起來，接着是大樹倒下來的聲音。忽然那邊有人「啊啲啊啲！」的叫了幾聲，週圍的人忙停了手一看，見是李元元倒在了雪裏，有幾個人忙跑過去扶了起來，見李元元左手被倒下來的樹打破了，鮮紅的血一滴一滴流了下來。張勤孝從

腰帶上擱下一條布，給包紮住，說「你回去吧！」李元元搖了搖頭說：「沒要緊！」人們都勸他回去，但他只是搖頭，咬了咬牙，站起來抖了抖身上的雪，又繼續工作。「噹噹噹……」數不清倒樹的聲音，從各個角落響起來。整個禪林山，好像地震似的動盪起來。禪樹一顆一顆的往下倒，飛濺着雪花；山雀野雞，驚得叫着四處亂飛。人們在白地氈似的雪上跑着，好似無數地鼠，在雪地裏找食物一般忙碌。張勤孝領着他的大鋸組滿林子飛跑，聽見這邊，噹的響一聲，趕緊過來搭起大鋸，尺遠一截，尺遠一截的鋸起來，鋸完，趕快又跑到另一處。

就這樣鋸着砍着，約摸晌午時分，人們正幹得熱火朝天，突然山後邊，「叭」的響了一槍，山頂上飛跑下一個人來。跑到張勤孝跟前，喘着氣說：「敵人出來了！不要緊，咱老武領着三個村的民兵，卡住山那面那個細腰路，雪下了這麼大，那坡又陡又滑，狗日的日本人保險上不來！就是上來，手榴彈也够他吃喝的！」

張勤孝聽完，向林子裏吹起一聲哨子喊道：「敵人出發了！大家別怕，加油砍咱們的，保險沒事！」馬上衆人又加油幹起來了。雖然山那面的槍聲，連續打得很急，可是沒一個人害怕，斧頭砍的更緊了，鋸子拉的更快了。

天快黑時，雪風停息了，山那邊槍聲也不響了，砍山隊把能做枕木的大樹，齊砍倒了。大家

正在圍着火堆烤的吃乾糧，只見山頭上老武帶着警戒的民兵下來了，人們一齊圍上去，高興的吼喊起來。民兵們也叫喊着，有的披着日本大衣，有的揹着三八步槍，張有義戴着頂日本鋼盔，指手劃腳的給衆人講他們打仗的情形：『我們正在山上爬着，對面山上來有十幾個敵人，向我們一股勁開槍，我們聽上老武的話，一槍也沒還。一陣槍停了，敵人向我們這面衝了上來，我們還是沒動，等到離我們有幾十步光景，老武打了一槍，我們站起來，就喊殺，就打手榴彈，敵人順山坡滾了下去，滾成個雪蛋了，噁呀……』張有義正講的高興，猛不防武二娃從後邊給他脖子裏灑了一把雪，冰的張有義只是個彎下腰，往外掏。人們笑成了一團。老武向四週看了一遍，見一座黑壓壓的樺林山，變成了個禿子頭，只剩一些碗口細的小樹了，遍地都是三四尺長的木椿椿。說道：『這下叫狗日的們再搶！』民兵們都擠在火堆跟前，吃了一氣乾糧，老武又告訴了各村幹部，要防備敵人報復，不要大意了。各村破山隊這才說說笑笑各自回去。

第二十二回

過大年民兵放班哨
送酒肉特務設機關

康家寨的幹部們，一回到村裏，就動員全村空舍清野，每天派民兵，到據點跟前活動。轉

眼間已到舊曆年關：康家寨雖經過敵人一年來的壓榨，家家光景都不如以前了，可是三百六十年，好容易才熬到過年，又反掉了維持，得到解放，家家都是想盡辦法糴米買麵，割肉打酒，忙着過年。

到了除夕這天，家家糊上新窗紙，貼了紅對聯，小娃娃們穿着花花綠綠的新衣裳，跳出跳進，一片昇平景象。

這天，雷石柱沿門串了一趟，見家家都在蒸饅饊，掛祖宗，掃院子，忙着鬧過年。他看了看說：「你們鬧成這樣，要是敵人出來擾一下可就要吃虧哩！」人們都是搖着頭說：「沒事，敵人也過年呀，保險不會來！」有些民兵，叫去放哨，也推推辭辭的說：「過年用不着放，叫咱民兵們也休息休息吧！」雷石柱看到這個光景，雖然不大舒服，但他也暗暗想：「一年三百六十年，就過的一個年，聽說外國人是過陽曆年，可是他們來到中國，也許要過一下老百姓這舊曆年哩！」這麼想着，剛才的一點不舒服，也就沒有了。

回到家裏，婆姨吳秀英正在糊燈籠，見雷石柱進來，不太高興的說：「天天忙，夜夜忙，一年三百六十年，臘月三十日你都忙得不能給家裏做點營生，你看院也沒掃，火塔子也沒壘，我長上三隻手也做不完呀！」他見婆姨埋怨，笑了笑，便找了把掃帚把院掃過，拿籬頭提出一籬頭

炭，蹲在當院壘火塔子——把炭塊堆積成塔的形狀。

原來這裏過舊年的風俗，初一天不明就起來，首先得把當院的火塔子點着。因此這個火塔子一定要在除夕的白天壘好才行。

雷石柱正壘中間，康三保從大門外進來，笑着說：「分隊長也忙着過年啦！」遞給雷石柱一封封信又說：「咱村李三保到靠山堡送他女子，碰見老武，給你捎來個信。」雷石柱拆開一看，忽然眉頭攢皺起來，康三保在一旁見雷石柱的神色不對，便有點擔驚的小聲問：「信上說什麼？又出了什麼事啦？」雷石柱隨口應了兩聲，便回家披了件衣裳，出來對康三保說：「你先去，把各代表召集來，告訴張勤孝叫把農會小組長們召集來，都到祠堂院裏，老武來了信，我給大家說一說！」說罷便從大門出去了。康三保也摸不着又出了什麼事，看雷石柱的樣子，一定很緊急，因此也就慌忙的到村裏吼人。

雷石柱出來，先把民兵們召集到一塊，說：「老武剛才來了個信，上頭說敵人今年在康家寨吃了大虧，趁過年說不定會來報復，叫咱們民兵特別下點辛苦，提高警惕，以免得老百姓受了損失！」隨把信掏出來，又叫康明理唸了一遍。

剛唸完信，張有義就蹙起嘴說：「哼！老百姓過年，咱民兵不能不過年呀？別的都是小事，

年初一這頓羊肉餃子可不能叫悞了！」馬保兒聽見張有義一開口先說吃，就有幾分沖了他的僵脾氣，便反駁道：「成天就是說吃，咱村裏成立起民兵，是爲了保護老百姓麼！咱們吃點苦沒關係，總不能叫全村人有個差錯。今夜崗哨更要加緊哩！」張有義回嘴道：「你不說吃，是不是？初一給你吃炒麵你保險不高興！」康三保說：「以我看沒事情。咱打的敵人出也不敢出來了，怕什？息心睡覺吧，敵人也過年哩！」這時孟二楞飛起眉，跳起來吼道：「敵人報仇還管你過年不過年？又不是娶媳婦嫁閨女，要挑黃道吉日。要是敵人來了，哼！過年？我看過週年吧！沒人放哨了咱一個人去。」李有紅也從炕上坐起來說：「我也去！」張有義說：「你去和不去一樣！」李有紅問道：「怎一樣？」張有義說：「你去睡了覺，敵人來也不知道，還不是和不去一樣！」

討論了半天，最後意見一致了，都說要加強崗哨，保護全村過大年。決定在離據點五里路的牛尾巴梁上放班哨。雷石柱馬上就把民兵分成兩班，第一班李有紅、馬保兒等五個，其餘的算第二班，後半夜替換。第一班的民兵，都帶上武器穿上皮襖走了。雷石柱忙又來到祠堂院，見幹部們都到了，便把老武的來信說了一遍，衆人商量了一番，張勤孝、周毛且幾個幹部，便分頭去勸員羣衆，叫家家把牛驢牲畜寄到村外，鋪蓋吃食齊收拾妥當，一聽見打手榴彈，就往村西炭窯裏躲。有的人家聽了幹部們的話，馬上就收拾東西，往山溝裏送牛羊空舍消野，有的人家却私下裏

說：「嗨！真是脫了褲子放屁：找麻煩咧！有民兵保衛，萬無一失。再說十冬臘月滴水成冰，牲口寄到村外，又沒棚又沒圈，凍死誰賠呀？」因此只有少數人家，把牲口寄到村外了。

禪林霸這天早晨接到敵人的一封信，說夜裏要來「掃蕩」，叫他把民兵想法拉壯，不要放哨，事情辦好了賞他一千塊錢。

到下午，禪林霸見雷石柱把康有富吼去開會，心中便緊了一下，不由得眉梢頭挽起顆疙瘩，十分愁悶。雙手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在地上亂轉圈。

過了一陣，康有富開會回來了。禪林霸趕快叫到跟前，手摸着焦黃鬍子親熱的問道：「有富，你跟民兵們開什會呢？」康有富吱吱啞啞的說：「佈置叫今黑夜站崗放哨哩！後半夜的一班就有我。這開得連個年都不能在家裏過！」禪林霸一聽說加強崗哨，立時驚得眼瞪了挺大，又聽到有富說後半夜一班有他，臉上市才泛起點喜色，翹起個大姆指，在康有富臉前搖搖擺擺的說：「嗨，你們民兵，實在辛苦囉！爲了老百姓，過大年都還要放哨，忍飢受凍，就驚受怕，這都是爲了全村人安生呀，真叫我們過意不去！」說着，顯出幾分感激的神態，低着頭，把光溜光的腦門心，一把一把不斷的摸，半天，聲調更親熱的對康有富說：「有富，你看你在我這裏做營生，做的實在不賴，今年過年，我本想咱掌櫃夥計，坐到一壺喝幾盅，可是你們民兵的公事更重要，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看這樣吧——」禪林霸笑着露出一排黃牙齒，轉身對裏間裏的老婆說道：「今黑夜，炒上一斤肉，倒上二斤陳酒，給有富帶上。」

小算盤正和兒媳們坐在裏間房炕上包餃子，聽了這話，把臉一板，向外吼道：「把你個老糊塗虫，東西是錢換來的，又不是土疙瘩，把你個老不……」她正想如往日似的又痛罵一頓，忽然想到過年不能說不吉利話，便把口閉住了。這時禪林霸從外間進來，趕快給小算盤示了幾個眼色，囁囁私語了幾句，小算盤便挺機靈的隨口答道：「可真是，有富這娃娃不賴，你看年不能在一塊過，那就黑夜帶上些酒菜吧！」康有富聽見小算盤也說開了，便很感激的說：「不用麻煩啦，要有的話，帶上壺酒搵一搵寒也就够啦！」禪林霸把頭一偏說：「說是說，帶上一壺酒，還能光你一個人喝呀，再說和你一塊放哨的民兵後生們，爲了全村人辛苦一場，拿去叫大家都喝上一盞，就當作我姓康的對抗日救國的一點小心意。」小算盤也插嘴道：「嬋子把肉給你們炒得好的，吃吃嬋子這手味！」康有富一聽，也覺得說的是理，其實他根本也想不到這裏邊會有什麼陰謀，當下便高興的答應了。

半夜，第二班民兵開始換哨，康有富起來，進廚房裏拿上酒肉出來，民兵都已走了，康有富隨後飛也似的送到牛尾巴梁上，把禪林霸慰勞的意思，原原本本說了一遍，孟二楞一把攔住說：

「這狗日的不會放上砒霜吧？」康有富說：「看你，你不要把人家的好心當作假貓食！我看這老傢伙倒有點轉變了！」康有富還沒說完，張有義早把酒瓶子端起喝了一口說：「喝吧，毬也不蛋，喝了是五八，不喝是四十，送來就喝！」接着「咕嚕咕嚕」又喝了幾口，其他的民兵正凍得沒法招架，見了酒肉，不管三七二十一，湊到一坩堆便吃喝開了。忽然孟二楞大吼道：「啊呀！壞了，看村子那邊是怎嘍？」眾人急忙回頭一看，只見村子裏冒起火光，照的兩面山上通紅。康有富說：「嗨！今天過年嘍，誰家院裏能不擺塔塔火？我出村時，見有些人家已經點着了。」於是又放心的你一口我一口的喝起來。

大家喝酒閒談，誰也忘記放游動哨了。就在這個時候，漢家山的敵人，已經從溝底下摸過來，這股敵人，不騎馬不帶砲，不咳嗽不吐痰，穿的都是軟底鞋，一路上輕腳輕手，直摸到康家寨背後的山坡上，便都爬下了。帶隊的豬頭小隊長，這時站起來，向村裏一望，見家家院裏燒着一堆炭火，全村子安安靜靜，等了大半天也沒有一點響聲，馬上便把四十個偽軍分成四路，把村子包圍起來，又親自帶着三十個日軍衝進村裏，見門就進，見人就抓。

第二十三回

日本鬼殺人如割草
張老漢誘敵跳絕崖

雷石柱睡到半夜，起來督促第二班換哨民兵走後，回來又躺了沒有一個時辰，忽聽的街上，狗亂咬，又聽見人聲嘈雜，哭喊成一片。他驚得從炕上往起一爬，不由得通身打了個寒戰，心便跳起來。他跳下炕，輕輕的開了屋門，站在院裏聽：村子裏的脚步聲，哭嚷聲，愈來愈大了。他急忙跑到大門上，從關着的大門縫裏往外一看，黑黝黝的見撲過個人來，「砰！砰！」幾腳，「嘩啞」把門踢開了，雷石柱連忙閃在開了的門後，進來的是個日本兵，端着上刺刀的槍，兇狠的往裏撞。雷石柱看的真確，舉起頂門杈照着日本兵的後腦，猛的一棍打去，那個日本兵沒哼一聲，便倒在地上了。

雷石柱連忙回到屋裏，把婆姨喊醒說：「快！快！敵人來了！你快躲，我要衝出去！」婆姨嚇的楞住了，全身發抖，一把抱住他的腿，嗚嗚的哭着說：「不能只管你跑呀！要死咱死在一起……」雷石柱又急又氣，一話沒說，抱起婆姨，一直跑進山藥窖裏，返身出來，把上邊蓋好，拿起日本兵的槍往外就衝。忽然又停住腳尋思道：「敵人一定把村子包圍了，光我一人一槍

就能衝出去！」想了一下，便把那個日本兵的衣帽全剝下來，急急慌慌的穿戴在自己身上，把帽緣拉下來，掩住眉眼，這才走出門去。

街上，手電火把照的通明，滿街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日本人跟在後面，用槍托皮鞭趕打着，喝喊着。張忠老漢頭上被打破了，一股一股冒血，馬有德光身子，打得紅腫起一棧一棧。人們哭着，喊着，亂紛紛的一團。這時雷石柱擠在人堆裏，看見這個情景，心疼得連頭也不能往起抬！人們見他過來，以爲是真日本人來了，嚇得都往兩邊擠。雷石柱趁空緊跑幾步，趕到村口上，聽見黑暗中好幾個聲音吼道：「什麼人！站住！」雷石柱聽出是放哨的僞軍，便假眉三道的口裏咕嚕道：「太君的，夜麵餡饅一馬司！」北風颯得很大，僞軍們也沒有聽清說什麼，把他當成是日本人，便沒再問。雷石柱脫了險，撒腿飛跑上牛尾巴梁。

敵人把全村男女老幼，一齊趕打到康家祠堂旁邊大場裏。場當中，七橫八豎的堆着一堆桌椅板凳，亂柴亂草，燒着熊熊的大火，火苗有兩三丈高，照得半個天都紅了。場周圍站着幾十個敵人，槍上都上着刺刀。全村人被圍在火堆跟前。

豬頭小隊長手裏握着明晃晃的洋刀，和獨眼窩翻譯官，走到人羣前面，唔哩哇啦的吼道：「誰的是民兵？嘿？說，不說通通的斯拉！」衆人你看我我看你，全場靜的鴉雀無聲，只有呼呼的

西北風狼嚎般的吼着，火燒得更旺了，發出「劈利啪啦」的響聲。火光映着張忠老漢憤怒的面孔，由黃變成紅了。日本人這間了幾聲，也沒一個人吭氣，氣得豬頭小隊長喉嚨裏好像豬叫似的，「嘿斯，嘿斯」直響。叫了半天，把手中的洋刀打閃似的在人頭上擡了半天，人們依然死一般的沉默着。豬頭小隊長大吼一聲，撲過去從人堆中拉出個年青媳婦來，那媳婦穿着一身單衣裳，全身抖得站都站不穩當了，火光裏照見慘白的臉，嘴唇變成了黑紫色。原來是孟二楞的婆姨。

「豬頭小隊長問道：『你的說，說了的不殺！』那媳婦急急巴巴的說：『我不……不知道！』豬頭小隊長又在喉嚨裏豬叫了一聲，馬上撲過兩個日本兵來，舉起槍托，照那媳婦肚上腿_上，沒頭沒腦的打，『拍拍』的亂響，打一陣問一句，問一句打一陣。那媳婦殺豬般的嚎哭，撕破嗓子的喊叫：『噯啾啾！我實在不知道呀！媽媽呀！噯呀……』一陣昏過去，一陣又醒過來，爬起，跪下，躺倒，兩眼一翻一翻的望着全村人。全村人都是眼淚滾滾，一個個嚇得臉如黃土，連頭也不敢抬。敵人拿槍托死命的打着，鞭子下去，衣服便隨着開一綻，血浸濕了衣服，那媳婦疼的滿地打滾，忽然翻了個身，喉嚨裏『哦』的一聲，便不動了。

豬頭小隊長又拉出個年青後生來問：『你的民兵？』『不是。』『誰的是？噫？』『不知

道！」「呷」的一洋刀，把頭砍了。

前邊的人，嚇得齊往後擠。翻譯官走到人堆跟前，人堆擠得更緊了，女人們尖聲叫，娃娃哭得奶頭也塞不住嘴。翻譯官一把拉出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來，裝得和氣的說：「小朋友不要怕，誰是民兵？你好好的說。」從口袋裏掏出幾塊糖，塞在小女孩手裏。康明理幾個民兵一見，頓時把心收緊了，眼睛睜着，握着兩手心冷汗，只怕說出來。可是那女孩，說了聲：「我不知道！」把糖丟到火堆裏了。翻譯官氣得兩條眉一豎，提起那小女孩子，一下就把扔到火裏，一時頭髮着了，衣服着了，口裏叫罵着，小腿小胳膊亂動。火着的更旺了，鍊得人油「吱吱」的響，發出一股一股臭味。辛老婆突然從人堆裏擠出來，披頭散髮，像瘋了一樣，連哭帶罵：「斷子絕孫的日本鬼子呀！殺了我娃，老娘也不活啦！」旁邊的人扯也扯不住，她彎腰揀起一塊石頭，照準翻譯官的面門打去，只聽「嗖」的一聲，翻譯官剛把頭一偏，正好打在他後邊的一個日本兵面門上，「卜通」一聲栽倒了，黑血直冒，口裡「啊呀呀」亂叫。馬上衝進六七個敵人來，刺刀在火光裏閃着，照準辛老婆左一刀右一刀的刺，不一時，辛老婆渾身被刺成蜂窩一般，續倒死了。

豬頭小隊長眼睜得像銅鈴，洋刀在硬凍的地上敲着，吼道：「通通的壞了心的！通通的綁拉！」人羣擠得更緊了，變成了一顆疙瘩。場子邊上的敵人散開，架起兩挺歪把把機關槍，開機

開槍的人爬倒了，槍機「嘩嘩嘩嘩」的響，人羣中婦女兒童，嚇得淒慘的哭喚。

二先生的上下兩排牙齒不住敲打，心中想道：「說了吧！死上幾個民兵就能救下全村人！」李德泰嚇得好像害了打擺子症，抖得腳也站不穩了，有好幾次想跑去說，但看看康明理幾個民兵的神氣，念頭又打消了。五六個民兵被人羣圍在當中，擠得上氣不接下氣，康明理對別的民兵們低聲說：「捨上命幹吧，反正是個死！」周圍的人齊低聲的喊：「幹！」正要發作，忽然張忠老漢從人堆中擠出來，卜通跪下求告道：「皇軍大人，誰是民兵，我齊知道。民兵都在村外哩，我引你們捉去！」小隊長聽着高興的笑了，雙手拍着張忠老漢的肩膀說：「你的頂好，前邊開路的，捉住民兵，大大的有賞。」張忠老漢站起來又說：「民兵多哩！皇軍把兵馬齊帶上吧，少了捉不住！」日本人答應了。張忠老漢便頭前引路往左邊山上爬，後邊跟着一串人。

四周一片漆黑。西北風狂吼着，把沙土往臉上橫打。路是十分難走，一會高，一會低，豬頭小隊長緊拉着張忠老漢的腰帶，生怕他飛了。爬了有半里多路，張忠老漢緊走了幾步，突然站住說：「到了，我喊出來你們就捉。」後邊的敵人都臥倒了。只聽張老漢高喊道：「老武同志！石柱子！我姓張的總算對起全村人了……」話還沒說完，冷不防返身抱住豬頭小隊長，死命向前一躍，「噹隆隆」滾了下去。

敵人急得都站了起來，拿手電四處照：這才看清前面是幾十丈深的絕崖。翻譯官急躁的亂跳亂吼，指揮日本兵下去找小隊長屍首，但轉了半天逆路也尋不上，只好帶上隊返回村裏，跑到場子上時，這個人影也沒有了。分頭到各家找尋，仍然沒有找見一個人。原來村裏人，一見張老漢引上敵人爬了山，便都藏躲了，敵人找不見老百姓，又氣又恨，滿村子亂竄，見牛驢東西就拉就搶，見房子柴草，就點就燒，一剎時，村子變成了一片凶惡的煙火世界。

第二十四回

魔王頭祭奠烈士 新政府救濟難胞

雷石柱化裝從村子裏跑出來，黑暗裏跌跌撞撞，一直奔到牛尾巴梁上，見那幾個放哨的民兵，都背靠着睡着。雷石柱急得連喊帶推吼醒說：『你們的哨怎麼放穩的？敵人把村子也包圍壓！』民兵們因為喝了陳酒，都醉呼呼的，聽了這話，嚇得酒都變成了冷汗，一齊爬起來，孟二楞喊了一聲：『走，打去！』大家拿起槍就往山下衝。雷石柱連忙攔住說：『去送死呀！敵人多咧！咱們只有分成兩夥，擾亂一下敵人！』於是馬上分配孟二楞領三個上北山，自己領二個上南山。

雷石柱這一路民兵，爬到山頂上往下一看：只見全村大火，好似火海一般。也顧不得氣喘汗流，三個人爬下就開排子槍。接着對面山上孟二楞們也打開了。民兵們人雖不多，因為槍是連住打，聽起來好像隊伍很多。正在村裏亂刁亂搶的敵人，聽見兩面山頭上響起了槍聲，驚慌起來，僞軍們突然驚慌的喊叫：「老八路來啦！」日本人最怕老八路（正規部隊），很快趕上半驢，一氣往村東敗退，兩路民兵順屁股追打，直追到牛尾巴梁，奪下三頭牛。

這時天已大明，看着敵人進了漢家山據點，民兵們這才趕上半返身回來。路上，雷石柱批評民兵們放哨不負責，民兵們就一五一十，把夜裏禪林霸送酒肉，大夥喝醉的事說了一遍，孟二楞睜圓眼說：「保準是這老狗日的搗的鬼，回去拉出來槍斃了吧！」說着邁開大步要走，康有富一把扯住他，神氣很認真的說：「你別把人家的好心冤枉了！當初人家的意思，是嫌我不能在家裏過年，叫我帶點酒肉大家吃的，沒想到就——」雷石柱着急要回村裏，看到底鬧成了什麼樣子，便不耐煩的打斷他們說：「少說幾句吧，怨你們愛吃人家的東西！」大家歇了張有義一眼，都不說話了。急急忙忙走回村來，進了村，見村裏人忙得正在救火，滿村子煙燻氣，像鑽進炕洞裏一般。

孟二楞和康有富兩個人一直跑到禪林霸的院裏，只見西邊的一間房子燒塌了，全家男女正在

救火，有用水澆的，有拿雪壓的。禪林竊頭上包着布，站在階台上，看見他倆進來，便一拐一拐的過來，拉着康有富，傷心的說：「孩兒們可回來啦！唉！夜裏敵人一來，捉住我逼問民兵在那裡，我說不知道，那些瘋神就往死的拷打我，夾棍板子把我打的死過去，又用涼水澆過來。三推六問我也沒露一句真情。孩兒們！我知道你們在那裡，還給你們送了酒肉噠！可是我不能說呀！這些瘋神把我的房子也燒了……」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

原來禪林霸用的是苦肉計，敵人根本沒到他家，他恐怕民兵看出破綻，便把一間不用的房子，親自放火燒了，並裝成敵人打過的樣子。康有富和孟二楞，聽了禪林霸的這一席話，滿肚憤怒都煙消雲散了；沒說別的話，轉身出來，正碰上後面趕牛的民兵們回來了。孟二楞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衆人都說：「這老傢伙又不知搗什麼鬼啦！」說完剛走了幾步，就見張勤孝紅着眼圈和雷石柱說話，他叫了一聲：「石柱子……」哭的又說不下去了，用手從丁字街口指了指，便把民兵們引到康家祠堂大場裏。

火堆還在冒煙，場上直挺挺的躺着三具屍首，僵硬得像石頭一般。黑血結成了冰，把屍首和地凍到了一塊。雷石柱看着，不由的流出了眼淚，其餘的民兵也都暗暗傷心。孟二楞看到他婆姨的屍首，氣得臉上一會變白，一會變黑，握緊拳頭怒沖沖的一句話也不說。

村裏又來了好多人，圍住雷石柱們，告訴他們敵人夜裏拷問殘殺村裏人的事情，說到張忠老漢引上敵人找民兵的事時，張有義氣得跳起來吼：「我大也當了漢奸啦？抓住槍斃！」話剛落音，忽見山上跑下個人來，急急巴巴的說：「捨身崖底下又有個死人，看不清是誰。」衆人聽了，相隨着從溝裏繞進去，到跟前看時，原來正是張忠老漢緊緊抱着豬頭小隊長，摔死了。這下人們才鬧清，張忠老漢是捨命救了全村人！衆人悲痛得流着眼淚，七手八腳把屍首分開，把張忠老漢抬回來，也擺到場上。

村裏人越來越多了，密密層層站下半場。一個個唉聲嘆氣，愁眉不展。雷石柱走到屍首前，「下通」一聲跪下了，全村人都跟着跪下。這時張有義從溝裏飛也似的跑來，袖口捲起，一手握着明晃晃的刺刀，一手提着豬頭小隊長的腦袋，「砰」的扔在張忠老漢身邊，爬到地上放聲大哭。全場子的人，都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一個個鼻涕眼淚糊下一臉。

過了半頓飯時，雷石柱站起來，十分沉痛的說：「他們在敵人刀子下沒底頭，死了也是光榮的！張忠老漢捨命救了全村人，够的上個英雄！咱們活着的人光哭不頂事，要替死了的英雄報仇！」場子裏的人都站起來了，擦乾眼淚齊聲吼道：「對！替死了的英雄報仇！」

忽然見後面山上的大路上，黑壓壓一夥人趕着牲口，很快的往這裏來。全場子人不由得大驚

失色。剎時人馬已快到跟前，只見盡是些老百姓；有背鍋的，有拿碗的，五六個牲口馱着糧食口袋，人們亂哄哄的說話，牲口嗚哇嗚哇的吼叫，一下擁擠擠站下半場子。從人羣中閃出一個人來，身披羊皮襖，腰裏別着支手槍，全村人一看，原來是武工隊的老武。老武走到屍首跟前，恭恭敬敬的鞠了三個躬，轉過身來說：「衆位父老們受苦了！今天一早聽說康家寨受了敵人糟害，政府忙撥了十五石小米兩萬農鈔，讓我來慰問大家。」又指着相隨來的那些羣衆說：「他們齊是靠山堡村裏的老百姓，聽說敵人把你們家家的鍋灶都搞壞了，他們自動湊了些傢俱，送給你們使用。」接着，那些人插進康家寨村裏人當中，親熱的和大家握手，人羣中亂哄哄的說：「政府和你們太關心我們啦！」「誰家也有三災六難哩！咱互相幫助麼！」全康家寨的人，看到這個情景，一個個感動得哭了。靠山堡的羣衆又安慰了一番，把東西拿到村裏放下，便趕上牲口回去了。村主任周毛且，和農會幹事張勤孝，領着村裏人，尋出四副棺材，把四位死難烈士安葬了。到清明時節，全村人又集錢給立了碑，這是後事。

這天，老武就幫着幹部們，查點清村裏的損失：有燒了門窗的，有丟了牛驢的，有打破鍋灶的，有沒了糧食的……，馬上就按受災的輕重，發給救濟錢糧；死難家屬就發了撫卹金，靠山堡羣衆送來的鍋盆碗筷，分給沒法做飯的人家使用。以後民兵們又開了個檢討會，警惕提高

了，每天放出坐探，這監視敵人。樣過了一月多光景，康家寨行政村村公所、中隊部、農會也新建立起來了。

原來這康家寨，從前只是個自然村，村公所在漢家山紮着，所轄漢家山、康家寨、望春崖、桃花莊四個自然村，三百來戶人家。自從敵人在漢家山紮了據點，把村長打死，農會秘書抓走以後，漢家山便沒有村公所了。以後敵人向內地蠶食，整個行政村都成了敵佔區，只有老武領導的武工隊活動。不到一年，打退了敵人的蠶食，反掉了維持，四個自然村，只有漢家山仍是敵人佔着。爲了今後更好開展工作，領導對敵鬥爭，經黨的區委會討論，由區政府作了決定，把行政村改在康家寨，新建立行政村村公所，民兵中隊部，通過三村羣衆並成立了農會。

這個工作佈置下來，民兵們盡是青年人，幹什也積極有勁，於是就先就醞釀討論建立自己的領導機關。三村民兵開了兩個會，候選人都想的差不上下，一致提議雷石柱當行政村民兵中隊長，民兵指導員很難找這麼個合適人，康家寨、望春崖提議讓老武當，桃花莊提出讓康明理當，到選舉的那天，各家把自己的候選人條件提出來，競選了一番，康明理自然比老武各方面都差勁一些，最後還是一致通過了雷石柱任中隊長，武德民任指導員。可是老武說選他當指導員這事，還得徵求區委的同意，後來他親自回去了一趟，區委會決定他仍做武工隊工作，可以兼任康家寨民

兵指導員。這樣，康家寨行政村中隊部便算正式成立，康家寨自然村的民兵分隊長，民兵們選舉了康明理担任。

當天，民兵們一齊動手，把康家祠堂的兩間南房打掃開，糊了糊窗子，搬來「社」裏的兩張桌子，牆上掛起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便算作中隊部的辦公地。

行政村農會，也選舉了張勤孝任秘書，原因是：農會幹部不脫離生產，又多是窮人，如選外村的，一來生產慢不起，二來村公所在康家寨，商量工作也不方便；同時張勤孝當農會秘書，各村也沒意見。沒費勁，全行政村的農會也成立了。

剩下成立村公所的事，雖然這裏解放了，但離敵人很近，還算游擊環境，實行普選很困難，便由上級決定讓望春崖李福厚担任村長。羣衆一聽說決定了李福厚當村長，都很滿意，因為他前在敵人未佔漢家山以前，就担任過村副，辦事很認真，懂得羣衆的疾苦，攬工出身，還識些字。各村羣衆都說：「好村長！」

到正月底，李福厚搬來後，村公所也算正式成立了，就紮在康家祠堂的正廳裏。書記是從外村請來的。門上掛了塊長條木牌，寫着九個大字：「康家寨行政村村公所」。

從此康家祠堂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一天，老武和雷石柱去區上開會，開罷會，老武因爲區武工隊還要討論工作，沒有回來，只有雷石柱一人從區上回來。已經半夜了，這時月明如晝，照的那山山樹樹一清二楚。雷石柱一路上只是唉聲嘆氣，走一陣站住了，兩手在身上亂摸一陣，原來他把個小本本丟了，那上邊寫的盡是村裏的秘密工作，平時連他婆姨都不讓看，就在貼身的口袋裏裝着。今天在區上開會，正要掏出來報告工作，才發覺丟了，也不知丟在那裏，也不知什時丟的。心中好生氣悶。路上邊走邊想，不覺的已進了村，來在家門口，從街門縫裏看見窰洞窗子上還有燈光，隱隱約約聽見窰裏有人說話，雷石柱心中一怔。

第二十五回

妻瞞夫暗偷文件 父騙女毒害親夫

雷石柱聽見窰裏有人說話，心中一怔，連忙轉到院東邊牆根，從牆上爬了進去，輕腳輕手的走到窗子跟前，用舌尖舐破窗紙，閉住氣，往裏一看：只見漢家山他岳丈，坐在炕邊上抽水烟，他婆姨吳秀英正在火上燒水。忽聽他岳丈說：「那個本本偷下啦？」吳秀英說：「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偷下。他裝在身上一時一刻也不離，還是夜天黑夜，他睡着才……。」雷石柱聽了，

氣的頭都快炸了，正想撲進去；忽然見他岳父把水烟袋一放，伸出一隻手說：「你給我吧！送給皇軍定能得賞金。」吳秀英說：「我怕他搜見，已經藏了，在一進毛房右邊牆上，倒數第四排石頭下壓着哩！」他岳父說：「啊，那麼就靠一陣再取吧！」隨就十分得意的說道：「秀英，你可是給你爹辦了一件好事！爹也想叫你享幾天福，你看你賺上石柱，穿不上件好衣裳，吃不上頓好茶飯。這年頭，眼看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啦，他還鬧甚麼民兵哩，看他也是離死不遠啦！我想叫你——」雷石柱聽到這裏，氣得肚子都快炸了，他想：怪不得我婆姨從前和我挺好，我丈人來了幾回以後，一下變得老尋我的不是，原來是這個老混蛋拆我的台嘛！他忍了忍氣，心裏說：「今天你總算老虎下了山，看你能跑脫我的手！」

他連忙悄悄地走到毛房裏，在倒數第四排石頭下一摸，真的摸出個小本子來，仍然放到原地方，於是又從牆上爬出來，走到門上，「砰砰」打了幾下，喊道：「開門來！」吳秀英答應着跑出來，一邊開門，一邊親熱的說：「這陣才回來，叫我好等。唔！我大大來啦！」雷石柱裝成沒事人一樣，進家見了岳父，隨便應酬了幾句，便把手抱住頭說道：「阿呀！好頭疼！」婆姨和岳父齊說：「你快上熱炕上睡吧，想是着涼啦！」雷石柱跳上炕，也不脫衣服，蒙上被子就睡，不一陣鼻子裏就很響的打着鼻鼾，耳朵却露在外面聽。聽見他岳父開門出去了，聽見走進毛房，過

了一陣，又聽見咳嗽着出來了。雷石柱這時猛的爬起，跳下炕撲了出去，月光下，見他岳丈手裏握着小本本，正往懷裏裝。雷石柱上前一把奪過來，當胸給了一拳，氣恨恨的罵道：「你還算個人嗎？老子換死你這個漢好親戚！」他岳丈嚇的兩腿亂抖，跪到地下搗蒜似的磕頭。雷石柱想到：「出去叫來民兵把他送到政府吧？又怕他趁空跑了；一個人又照不住兩個人。」想了一下，便一把拉住岳丈的腰帶，一直拉出街門外，把門傢伙上，拉上要前街去找孟二楞。他岳丈死命不走，兩個人拉拉扯扯，剛走了二十多步，他岳丈把身子猛力一擺，轉身沒命的跑了。雷石柱低頭一看，腰帶還在手裏握着，原來被那傢伙割斷了。雷石柱急的追了半天也沒追上，只好轉身回到家中。

這時，吳秀英擠在炕角裏，嚇得臉白唇紫，一句話也不說。雷石柱氣得眉毛站了起來，指着她說：「哼！你作的好事。」吳秀英見雷石柱拿到了本本，手裏還捏着他父親的腰帶，心早嚇的亂跳起來，爲了掩蓋自己，就故意亂哭亂喊，牛似的用頭亂撞雷石柱，嘴裏聽不清罵些甚麼。雷石柱見吳秀英如此做作，更是氣上加氣，伸手就把她打了兩巴掌，這一下吳秀英哭喊的更兇了，高一聲，低一聲，就像死下人一樣。

正在哭鬧，康明理推門進來，見雷石柱立起眉毛，臉上爆起青筋，蹲在炕沿上粗出氣，吳秀

英坐在炕上披頭散髮，嗚嗚嗚嗚的哭喊。不知爲了甚麼，便上前問雷石柱，雷石柱氣得往地上一跳，用手直指住婆姨，咬牙切齒的說：「你叫她狗日的說，是想往死害我哩！不知道甚麼時候，那狗日的把我的筆記本偷的給了他大大，不是今天我知道了，這腦袋也賣到她父女手裏了！」

「你胡說，你胡說，誰說是我偷的？你抓住啦！」吳秀英一邊哭，一邊回嘴。雷石柱見她不認錯，還這般強硬，更氣惱了，脫下鞋，撲上去就要打。康明理趕快上前一把攔住，勸解了幾句，雷石柱才又退到一邊。康明理便悄悄告訴雷石柱說：「來了一連八路軍，說要襲擊水峪鎮去，留下個姓陳的醫生，說叫你去商量動員擔架的事。」雷石柱聽了，馬上把鞋子穿好，相隨康明理往外走，臨出門，他把吳秀英狠命的盯了一眼說：「你不用給我哭，等老子回來再說！」

雷石柱隨康明理走了之後，那吳秀英仍嗚嗚嗚嗚的哭了一氣，哭着哭着，想起剛才的事，眼裏便沒有了淚水，猛的下了炕，想起甚麼似的，一直往村口跑出去。

剛到村邊邊上，前面地楞底下，突然閃出一條黑影來，吳秀英一見，就低低的吼了一聲「爹！」那黑影便跳了過來。

原來雷石柱岳父已經來過兩次了，是敵人給他的任務，叫他把雷石柱害死，把女兒領回去。但現在任務還沒有完成，他不敢回去。在村外等了半天，見女兒跑出來，趕快一把拉到跟前悄聲

問道：「石柱怎的啦？」吳秀英便把雷石柱回來打她的事說了幾句，又說道：「如今咱們快回漢家山吧！要不明天他回來我也不得活了！」半天聽不見他父親說什麼，正在心中疑惑，突然覺得脖子裏涼涼的，有淚水落下來，隨那就聽見他父親哭着說：「可怎辦呀？你爹爹在日本人那裏畫了押，保證把石柱子害死，這陣鷄也飛了，蛋也打了，你爹爹可不敢回去了，回去日本人就是個殺頭啊！」隨手摸出個紙包包來遞給女兒說：「這是日本人給的一包毒藥，你回去明天放在飯裏，把石柱子毒死，咱父女們好逃活命！不然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吳秀英聽了，不由得也傷心地掉下淚來。

她想起雷石柱平時待她的恩情，實在不忍下這毒手，哭着說道：「他是個好人，我實在不忍心害他呀！他爲村裏人辦事情，偷他的本本已經作錯了，怎忍心再……我不能呀！」她父親却抓住她的手搖着說：「好我的娃哩！你要救爹爹的命呀！不是你爹爹狠心，實在是沒法子呀！不毒死石柱子，你爹爹就活不成！你偷了本本也活不長久啦！」一頓哭的吳秀英心中又亂又怕，想起雷石柱平時待她的恩愛，又想起父親從小對她的恩養，心中七上八下，好似亂麻。又看到她父親哭的那個樣子，實在不忍心叫敵人殺了他呀！於是把心一橫，接過毒藥來，別了父親，低着頭，跑回家裏，獨自輪上炕，心裏暗暗盤算：雷石柱回來，怎樣對答。

却好雷石柱領上民兵亂合軍隊襲擊水峪鎮去了，一夜沒回來。到第二天吃了早飯，雷石柱還沒回來，這婆姨便打點她的包袱、手飾，準備放了毒，和父親一同回漢家山去。她把東西打點停當，已是做後晌飯時分，便趕快點着火，做熟飯，自己先吃了兩碗，便把毒藥包掏出來，剛要往鍋裏放，心跳手抖，試了幾下也放不下去；過去夫妻恩愛的情景，又一件一件湧上心頭，她想，究竟是放不放呢？放下吧，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不忍心。不放吧，父親的命也難保，自己也活不久。心中左右作難，最後下了決心，「呼」的一聲把毒藥撒進鍋裏，用杓子攪了幾攪，便把包袱一挾，急忙走了。

第二十六回

石柱中毒遇醫生
有紅睡覺走漢奸

到上燈時分，雷石柱才回來，進家一看，窩裏黑洞洞的，吼了兩聲也沒人答理。他以為婆姨到誰家串門子去了，自言自語的罵道：「這還像個人！出去連門也不關。」爐子裏燃了個火，把燈點着。掀開鍋蓋，熱騰騰的飯直冒氣。雷石柱早就餓了，拿碗筷上就吃。「呼嚕呼嚕」吃下第一碗，覺着肚子有點痛，他以為是吃飯過猛壓住冷氣了，等他舀上第二碗時，肚子痛的突然厲害

起來，一股一股，簡直像刀子攪一樣。他把飯碗一丟，馬上腰也直不起來了，隨身倒在地上，兩手卡着肚皮滿地打滾，痛得嘴裏直叫：『媽呀！嗚嗚呀！』身子一會團住，一會伸開，翻轉來又倒過去，出了一頭冷汗，痛得把衣服鞋襪都溼開了，喊叫的聲嘶力竭……。

正在這時，門『吱——』的一聲，走進一個人來，穿一身灰棉軍衣，身上揹個皮掛包，原來這人是八路軍的一個管理員。昨晚八路軍襲擊水峪鎮據點，攻開一個小碉堡，打死十幾名敵人，自己也有三個戰士帶了花，用擔架剛抬回來，他正是來找雷石柱，想叫他另派一批抬担架的人，連夜把傷兵送到後方去。誰知一進門，見雷石柱在地上躺着打滾，吃驚的叫道：『雷石柱！雷石柱！怎麼了？！』連叫幾聲，雷石柱也沒答應，他趕緊上前拿過燈來往臉上一照，不由得使他『哎呀！』叫了一聲，只見雷石柱嘴上湧出一堆白沫，兩隻白眼珠子亂翻，用手摸了摸胸口，還有熱氣，他想了一下，趕快就跑出去找人。

雷石柱婆姨吳秀英，把毒藥放進鍋裏以後，挾起包袱就走，出了村口，天色黑漆一片，迎着刺骨的寒風，她一直向通漳家山的路走去，她走着想着，想起雷石柱平素待她的恩情，心裏漸漸後悔起來，她想起鍋裏的飯，也許石柱回去還沒吃，馬上回去告訴他，也許還能趕上。正想原路返回去，突然迎面過來一個人，正是她爹接她來了，吳秀英說：『你回去吧！我不想去了！』她

爹「刷」的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來說：「你不走，今天就殺死你！」她爹一把拉了她的手，抄小路走了。

這天晚上，是武二娃和李有紅在牛尾巴梁放哨，武二娃年紀雖小，却很機警，李有紅是新參加的民兵，別的甚也好，就只一個愛睡覺的毛病。這晚，兩個人一到哨位上，武二娃就對李有紅說：「今天陰天沒月亮，咱們可得特別小心，光在這條大路上不行，還得到小道上轉一轉！」李有紅說：「對！你到小路上去，大路我把守，保險蚊子也飛不過去！」武二娃說：「你可別睡覺！」李有紅不高興的說：「你管毬你的吧！」武二娃沒吭聲，揹上槍走了。

李有紅把武二娃打發走，掏出煙袋抽了幾袋煙，四週轉了一圈，便蹲在一處背風土楞下，把皮襖往身上一裹，圍成了一團。心裏還是老唸着：「可不要睡着，可不要睡着。」唸着唸着兩眼闔住了，身子軟軟往旁邊一倒，鼻子裏就「呼嚕呼嚕」的響起來了。

武二娃彎着腰走到小路上，聽見前邊有「沙沙沙」的腳步聲，他趕緊爬在地上，兩眼盯住有響聲的地方。一會，從村裏那條小路上，黑黝黝上來兩條人影，一高一低走的非常急，眼看就要閃過去了，武二娃身上一緊，「嘩啦」把槍裏推上了子彈，隨即喊道：「站住！不站住開槍了！」只見那兩條黑影撒腿就跑，武二娃跳起來，提着槍就追，一把抓住了一個，只聽那個黑影

「大大呀！」尖叫了一聲，就頓癱在地上，武二娃見另一個黑影風快地往漢家山那裏跑了，要上去追，又怕抓住的這個跑掉，不去追，眼看那人就跑了。急得放聲大叫：「李有紅！有壞人了！李有紅！操你媽！」叫了半天也不見李有紅過來，再看那黑影，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武二娃低頭把捉住的那人細細一看，原來是個女的，那女人叫了聲「武二娃」，便「嗚嗚」的哭起來了，武二娃聽出了是雷石柱婆姨吳秀英的聲音，摸不清是怎回事，問了幾句，吳秀英也不答理，只顧「嗚嗚」的哭。武二娃把繩拉起來到了大路上，四下一看沒有個人影，聽着旁邊土楞底下有鼻鼾聲，跑過去見李有紅死豬似的睡着。武二娃氣極了，一脚把李有紅踢醒，告訴了剛才發生的事情，並罵道：「大路上放塊石頭也能把漢奸拌一跤，虧了還放的個哨！」李有紅知道自己作下沒理的了，也沒敢回嘴，忙問吳秀英黑天半夜往那裏去？吳秀英這時難受極了，想起放了毒的事，好似鋼刀攪心一般；良心使她再也忍不住了，便哭着說：「我沒臉見人了，我受了我爹的騙，你們趕快回去看看，我把飯鍋裏放上了毒藥，不知我男人吃上了沒有？」李有紅一聽，急得對武二娃說：「你快跑回去看去吧！石柱嫂交給我。你搯得叫第二班放哨的來換哨！」武二娃沒答話，飛快的跑回村裏去了。

再說八路軍那個管理員，見雷石柱那殺光景，不知得了什麼病，趕緊跑去找來他們的醫生，

張勤孝聽到消息也跑來了，三個人剛走到雷石柱門上，恰好武二娃也喘着氣跑回來了，一口氣把吳秀英放毒的事說完，四個人回到家裏來，把雷石柱扶到炕上，醫生拿出一包藥麵，武二娃去隣家找來一碗開水，大家七手八腳給雷石柱灌上。停了一會，雷石柱呻吟起來，又過了一陣，「疙哇疙哇」吐了一大氣，才覺得渾身輕鬆了許多。睜眼一看，見八路軍兩個同志和武二娃張勤孝站在跟前，只見他婆姨，想了想，心裏慢慢也清楚了，忽然睜大眼睛伸出手對武二娃說：「你，把槍給我，我追到漢家山把這孫子們除滅了！」醫生趕快上前按住說：「不敢亂動，要好好休息一下。」武二娃也插上說：「你別急，你婆姨被我們放哨扣住了，李有紅在後邊引着，一陣就回來了！」

話音未落，院裏一陣脚步聲，李有紅領着吳秀英進來了。吳秀英兩眼哭得像紅棗，一進門「嘩通」一下就跪到地上，哭着說：「我受了騙，害了自己男人，我沒臉見人了呀！」一面哭，一面說，一面自己打自己的臉。雷石柱見仇人回來，氣得兩眼冒火星，一隻猛虎似的從炕上撲下來，一把揪住吳秀英的頭髮，喊道：「你說，誰叫你害我的？說！」照準吳秀英胸脯就是一腳，吳秀英說了句：「全是我……爹……」便哭的語不成聲了，雷石柱正要踢第二腳，却被張勤孝和李有紅抱着了，醫生也過來說：「你躺着，不要亂動！」李有紅說：「石柱哥，你別打婆姨了，這事

不能怨她，全是你丈人害的！你婆姨在路上都給我說了。」雷石柱急問：「我那灰丈人扣住了沒有？」李有紅說：「沒有抓住。這全怪我睡了覺，不要緊，孫悟空總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包在我身上，非抓回來不可！」雷石柱聽完，又問八路軍那兩個同志說：「傷兵下來了沒有？」張勤孝搶着說：「下來了，我快去派擔架，你歇着吧！」八路軍那兩個同志也要走，雷石柱一把拉住說：「派擔架也得一陣哩，就在我家吃飯吧！今天要不是你們趕巧來，我的命早完了！」吳秀英一聽是這兩個同志救了她丈夫，心裏又難受又感激，忙從地上起來說：「同志們今天救了他，真是我的大恩人，我全是叫我爹騙了！」說着淚顆顆又滾了下來，雷石柱說：「還哭甚！我還沒有死了，還不給同志們做飯！」兩個同志要走，雷石柱和婆姨強留住了。李有紅和武二娃也說：「傷兵我們招呼去，同志們也熬累壞了！」說着走了，吳秀英便開始洗鍋做飯。

到第二天，李有紅一早就來找雷石柱，把昨天雷石柱婆姨對他說的話，一五一十講了一遍，雷石柱說：「夜裏她給我也說了，真是怕人哪！她爹是日本人的特務，一月賺三十塊鬼票，人家叫她去和翻譯官結婚，也當特務！」兩個人正在談話，這時門外李村長，周毛且和一些婆姨娃娃進來了，都是聽了雷石柱中毒，專門來探望的。

吳秀英一見來了這麼多人，便又難受的哭起來，一邊哭，一邊就把她爹欺騙威脅她陷害雷石

柱的事，當衆講了一遍。衆人聽了都大吃一驚，李村長說：「看這漢奸特務多可惡！以後咱們可要加強鋤奸工作啦！」婆姨們見吳秀英哭得傷心，便過去勸說，康大嬸拉着吳秀英的手說：「知錯認錯不爲錯，只要以後好好過日子，像石柱這樣精明強悍的後生，真是打上燈籠也難找啦！可不敢聽你那灰爹的話了，好不怕人！」吳秀英說：「作下這些見不過人的事，真不如死了好！我真……」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又勸了一氣，這才走了。李村長臨走，把雷石柱叫到門外說：「你可不要再打罵她了，好好開導，女人們心眼狹，一時想不開難免又出別的亂子！」並說：「醫生臨走吩咐讓你多休息幾天，村裏工作不要你操心，有我們照顧咧！」雷石柱點了點頭。

第二十七回

偽自衛團說實話 關帝廟內奪耕牛

吳秀英作了這件丟臉的事，心裏很覺過意不去，看着雷石柱躺在那裏病了似的，自己心裏感到極大的痛苦。有時看着看着，就哭了。雷石柱想起她放毒的事，恨不得一脚把她踏死，但馬上又想到她的許多好處：以前自己病了的時候，婆姨白明黑夜的服侍——端屎倒尿，餵湯餵水，有時整整一夜守着他不合眼。第一次敵人來時，擋着自己逃難……又想到平素自己對她教育不够，

自己也有責任。想到這許多，恨的心也就淡了。所以倒是雷石柱經常勸婆姨說：「你不要把這事常放在心上；主要是你沒認清題目，上了你灰爹的當。只要以後你好好過日子，真心幫助我抗日，我決不記恨你！」吳秀英總是低著頭羞愧的說：「我害自己男人，害一個抗日幹部，作了漢奸一樣的事，把臉丟盡了！我再不積極抗日贖自己的罪過，不算個人！」雷石柱聽了這些真誠的話，心裏十分高興，於是也給她講一些抗日道理，說一些寬心話。到底是年青人，容易教育，過不多時，吳秀英就懂了很多抗日道理。這樣一來，倆口子的關係反而比以前更親密了。

雷石柱在家躺了幾天，每天李村長和張勤孝各幹部都來看他。又過了幾日，身體逐漸復原，已是二月初間。一天，天氣暖和，便出來街上遊散，一出門，只見小河裏的冰已消開，順河床靜靜地流著，柳樹都吐出了綠芽。他心中想道：「春耕工作馬上就要開始了！」

走到祠堂門口，只見一堆人在那裏閒談，見雷石柱走過來，都親切的問候，雷石柱和大家招呼了幾句，便也蹲在那裏，只聽人們議論說：「往年趕正月盡就送糞，驚蟄就開犁，今年驚蟄已過幾天了，還甚動靜也沒！」有的說：「牛叫敵人全搶走了，拿甚動？今年等死吧！」雷石柱想了半天說：「咱們可以想辦法買些牛，就是用鐵頭，也總得把籽子撒到土裏。要不今冬天真得喝西北風呀！」人們說：「辦法倒是個辦法，可是咱村能買起牛的人家不多呀！」另一個說：

「只靠鐵頭刨，能刨多少?!」……

雷石柱聽了這些話，心中好像結了一顆疙瘩，愁得兩條眉纏成了一字，悄悄溜回家中，往炕上一躺，拿被子蒙住了頭。吳秀英急忙問道：「又怎不舒服了？是不是肚裏又難活？」雷石柱伸出頭來搖了搖，吳秀英胆怯的又問道：「是不是又因為我的事……」雷石柱連忙說：「不叫你提那事了，你老要提那些！」於是便把敵人搶去牲口，羣衆沒法生產的事講了一遍。吳秀英聽了，低頭想了想說：「我爹……」說了兩個字，臉上紅了一下，接着又說道：「前次來，我記得好像提過這事，說咱村搶去的牲口，都在關帝廟後院關着，說能把你害了，日本人答應賞他兩頭驢！」雷石柱笑了笑說：「這下把你爹的兩頭驢也沒有了。」吳秀英瞟了他一眼說：「你不叫人家提那事，你又提了！我是和你說正經話，看咱們有沒有法子奪回來！」雷石柱不由得心裏亮了一下，忙坐起來說道：「有沒有敵人看守？」吳秀英搖了搖頭說：「那就不清楚了，我沒問他！」

雷石柱沉思了半天，突然跳下炕來，一氣便跑到村公所，正好民兵們都在院裏，李村長也在那裏。民兵們有的在練習瞄準，有的在練習刺槍，見雷石柱來了，都跑過來親熱的問候。

雷石柱看了看現場的人說：「老武同志到區上還沒回來？」李村長說：「還沒有。」雷石柱坐到台階上說道：「咱們大家來商議一件事務！」大家都圍了過來，散亂的坐在地上。雷石柱見

大家都在等他說話，便把敵人搶去牲口，春耕沒法進行，羣衆的反映，他婆姨剛才談的情況，從頭講了一遍。孟二楞說：「咱們去奪回來！這陣咱們有五六支槍了，和他幹！」其餘的人也都高興的叫道：「他能搶去，咱們就能奪回來！」李村長說：「奪是可以，就是咱們人手不多，馬保兒和周丑孩調到區上學地雷去了，老武同志也不在，光咱幾個怕不行！」康明理說：「要說和敵人比人手比武器，就是加上他們也沒敵人的零頭多，咱們得用計策哩！我看咱們不能冒冒失失去奪，最好派個人去探一探，看牲口是不是還在關帝廟，有沒有敵人把守？」雷石柱點了點頭說：「我也是這樣想，我看有紅去一觀吧，你走路快。最好天黑以前趕回來。」李有紅說：「行！這事好辦。」張有義變了個鬼臉說：「可不要半路上睡了覺！」李有紅沒回答，匆忙地走了。

天黑，李有紅還沒回來，過了一陣，村裏有個放羊的，指回一個紙條來，說是李有紅在牛尾巴梁給他的。雷石柱打開一看，上面寫道：

「石柱哥！情況（況）都炭（探）好了，晚上來把（吧），我在村口等你們（們），暗號是人（奶）石頭。」

李有紅

雷石柱看完，和李村長張勤孝商議了一下，馬上就集合起民兵，帶上武器，向漢家山而來。月色很昏暗，風颳得枯草樹枝嘩嘩作響。不多一陣，已到了漢家山村外，側耳一聽，鷄不叫狗不

咬，村裏靜悄悄地。忽見前邊村邊上有一個黑影，雷石柱心想，這大概是李有紅。就地揀起一塊小石頭擲過去，那黑影便跑了過來。一看正是李有紅。

當下大家都隱蔽在暗處，李有紅悄悄對雷石柱說：「甚也鬧清了，你看！山上點燈的那兩個碉堡住着日本人，天一黑就不下來了。村西頭點燈的那個大樓院，住的是偽聯合村公所，東頭關帝廟住的是偽軍，搶來的牛驢，齊在關帝廟後院圈着，日本人已經把五條牛殺得吃了。」雷石柱忙問：「街上有哨兵沒有？」李有紅說：「街上沒哨兵。只是偽自衛團巡夜咧！關帝廟魁星樓上偽軍有個哨兵，一過半夜就撤了。現在動手還太早一些。」雷石柱聽完，思謀了一陣，對大家說道：「你們就在這裏等一等，我和李有紅進村看看地形去。」說完，兩個人提着槍摸進了村裏。

這村子中間有一條小溝，把村子分成了東西兩半，當街有個小石橋，雷石柱和李有紅剛走到石橋跟前，忽見從東頭過來兩個巡夜的自衛團。雷石柱拉了李有紅一把，忙閃到牆角裏，這地方魁星樓上的哨兵剛好看不到。雷石柱們貼着牆立着，等那兩個巡夜的過來時，雷石柱和李有紅兩支槍一齊伸了出去，對着那兩個人的胸口，壓低聲音喊道：「不准叫喊，要喊就打死你！」那兩個偽自衛團嚇得「卜通」跪到地上求告道：「好八路爺爺哩！咱們是好老百姓，日本人強迫幹的呵！」雷石柱忙拉起來和氣的說：「不要怕，我們只向你們打聽件事情。跟我們到村外來！」那

兩個人乖乖地跟着來到村外，到了民兵隱蔽的地方，雷石柱查問了一頓村裏的情形，和李有紅說得一模一樣。又問他們說：「關帝廟後院有沒有哨兵？」那兩個人說：「哨兵是沒有，只有兩個餵牲口的警備隊。其餘都在前院住着。」雷石柱聽了，便和大家計劃怎樣進去，怎樣收拾那兩個餵牲口的，怎樣趕上牲口走，一切都計劃妥當了，但天氣還早，不好動手。

這時雖然已是春天，但夜裏還是很冷，民兵們伏在地上，腿都凍麻了，又不敢烤火，又不敢踏腳，只好耐着性子乾凍。一直等到頭鷄叫，月亮落了，估計魁星樓上的哨兵也撤了。雷石柱對那兩個偽自衛團員說：「今夜我們要奪關帝廟裏的牲口，明天敵人知道了，你倆的腦袋也長不住！我看把你們兩網起來吧！明天敵人要查問，就說八路軍網住了，不能報告。」兩個偽自衛團聽了高興的說：「這可是個好辦法，我們正愁明天沒法交代咧！」當下，民兵就把他倆綁在村邊樹上，雷石柱又派張有義領了一個民兵去通彌堡的路上埋伏，如果日本人出來，截住就打。他親自領着其餘的民兵，一直繞到關帝廟後院西牆外，都停下來。

民兵們抬頭一看，只見院牆有丈數高，後門倒關着，雷石柱叫武二娃站在二楞肩上架起去，武二娃爬上牆頭，見北面有一排牲口圈，牛驢都在安閒地吃草，有的「嘎嘎」的叫喊，武二娃正要溜下去開門，忽然對面房子裏點着燈了，一個人提着燈籠出來，走到槽跟前照了照，自言自

語的罵道：「媽的屁，一萬人切草也供不上。又完了！」接着又朝屋裏喊道：「張萬勝，起來切草，明天讓上士看見沒草，又要挨耳光了！」只聽屋裏答應着又出來一個人，兩人便切起草來。

武二娃看到這個情形，只好下來，民兵們氣得唉聲嘆氣，孟二楞拉了雷石柱一把說：「石柱哥，打進去吧，就這兩個還怕他，一錘就搗扁了！」雷石柱還沒來及答話，李有紅又湊過來低聲說：「前邊廟門前有一堆乾草，我去點着吧，他們一去救火，人一亂，咱們就好動手了。」說完也沒等雷石柱答話，便彎腰走了。民兵們只好蹲在牆根底等着，等了有幾袋煙工夫，果然聽見廟中火光冲天，有人大聲喊道：「着了火啦！快救呀！」接着聽見前院裏的偽軍亂喊亂叫，門子摔得「砰砰」亂響，後院那兩個切草的偽軍，也慌慌急急跑去了。前邊人聲嘈雜，好像天塌一般，後院却鴉雀無聲了。孟二楞連忙又把武二娃架進去，開了後門，又把通前院的小門關了。民兵們一湧進去，把所有的牛驢，一齊拉了出來，派了三個民兵，前邊往康家寨趕，雷石柱帶着幾個在後邊掩護。一出村，埋伏的張有義們也來了，看到那許多牛驢，高興的說：「我們還當是沒鬧成，叫敵人發現了。」

第二十八回

說假話騙出真情

裝敵人抓回特務

大家趕着牛驢走了四五里，看看後邊沒有人追來，天也快明了，這才停下來喘氣。雷石柱後邊趕上來，一查點人數，才發現缺了孟二楞和李有紅兩個。急得正要返回去尋找，忽然瞭見漢家山路上塵土飛揚，好像追來好多人，並且隱隱聽見喊道：「站住，不站住老子們就開槍了！」接着就是「叭」的一槍。民兵們立時嚇得手忙腳亂，雷石柱忙叫張有才和康有富趕上牲口前邊走，又指揮大家趕緊爬倒，子彈推上膛，手榴彈揭開了蓋，準備戰鬥。

過了一陣，前邊來的人走近了，才看清滿共只有三個人，等過來一看，原來正是二楞和李有紅，還網着雷石柱的丈人吳爲才。孟二楞沒等人問，就高聲叫喊道：「這老傢伙半路上跑脫了，我打了一槍才抓住。」張有義吐了一口說：「你兩個可來啦！我當李有紅又睡覺去了！」李有紅一面說：「你算咬住我的毯子了！」一面便蹲下來抽煙。

吳爲才見了女婿，心中又羞又怕，好像唱小旦的胭脂沒擦勻，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十分難看，身子不住的亂抖。雷石柱氣得兩眼冒火星，說了聲：「我沒死到你手裏，你也有今天！」說

着把槍端了起來，吳爲才嚇得魂不附體，「卜通」跪下了。雷石柱照準他的腦袋正要撲火，忽然想起老武說過：「新政權是寬大政策，小漢奸只要能決心改悔，可以爭取改造他。」於是把槍一收，說道：「走吧，回去再算賬！」民兵們趕着牲口，說說笑笑往康家寨回來。路上，李有紅給大家講述抓吳爲才的經過：

原來夜裏民兵們奪了牛驢臨出村的時候，李有紅走在最後面，忽然想起那天在雷石柱跟前誇下的口，便一心要把吳爲才抓出來，叫別的人看一看，但自己一個人又怕辦不了。正好孟二楞也在後邊，李有紅便拉了他一把悄悄地說：「咱倆辦一件事去！狗日的漢奸吳爲才，叫他女兒放毒害咱石柱哥，咱們乘這機會，把那老狗日的抓出來，替咱石柱哥報仇！」孟二楞搖了搖頭說：「石柱哥臨來不是告過咱們麼，這回主要是奪牛驢，搞別的事怕把這大任務攔了咧！」李有紅聽了心中想道：「這傢伙楞頭楞腦，倒是滿有主意！」低着頭想了想，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你這傢伙膽小怕死，還推三推四咧！你不敢去，我一個人也敢去！」這一激，孟二楞氣得跳起來說：「老子怕死？王八且才怕死！走！你到那裏，老子跟你到那裏！」李有紅聽了心中暗喜，兩個人在村外站了一陣，聽着民兵們趕上牲口走遠了，這才又返身進了村裏，遠遠望見關帝廟前大火，照得大街通明，火勢趁着西風，越着越旺了，僞軍們担水的，上房的，亂紛紛地救火，全

村狗咬成一片。

李有紅和二楞穿進一條小巷裏，走了一陣快到大街上了，才想起自己並不知道吳爲才在那裏住。兩個人正在爲難，忽然旁邊一個黑油大門開了，閃出一個老漢來，朝着火的地方看。二楞不問青紅皂白吼道：「呔！老傢伙，吳爲才在那個院裏住？」那老漢冷不防聽見有人叫喊，急忙回頭一看，見是兩個揹槍的人，嚇得就關門，李有紅連忙上前拉住說：「老漢，我們是皇軍便衣隊的，昨天下午才調來，剛才皇軍讓找吳爲才有緊要事，勞駕你指引一下。」那老漢這才放心的說：「原來都是自己人呀！我也是維持會的文書嘍！」又向東指了指說：「從這裏往東，再往北拐，路西第四個破街門就是，門前有棵老槐樹，好找的。」李有紅一聽說這老傢伙也是漢奸，本想抓上走，忽然看見門裏還站着兩個人，於是扭頭拉上二楞，照着老漢的話，一直找到吳爲才門口，見兩扇破街門緊閉着，孟二楞拿槍把正要去砸門，李有紅忙攔住說：「冒失鬼，不要動！」又悄悄說了幾句，自己便上前去打門。過了一陣，吳爲才開門出來了，拖拉着鞋，揉着眼罵道：「死下人啦，半夜三更……」李有紅搶着說：「這是皇軍大人叫你，你不想去了回睡去！」吳爲才一聽說是皇軍叫，嚇得連忙穿起鞋，口裏說着：「哦，哦，對不住，我當是誰！」跟上李有紅就走，一直走到村西口上，吳爲才看着不對勁，站住說：「皇軍在山上碉堡裏住嘍，怎走到村西

來了？」李有紅說：「哼！康家寨你女婿找你放毒去咧！」吳爲才一聽知道了圈套，轉身就跑，不想後面二楞拿槍逼住了。兩個人把他押上，走了二三里地，忽然吳爲才掙脫跑了，二楞着急的打了一槍才抓住，又用腰帶網住，一直追上趕牲口的民兵。

民兵們一面走，一面談論。快到康家寨時，太陽剛出山，鮮艷的朝霞染紅了半個天空，遠遠望見村口站着一大羣人，正在指着他們談論。張有義大撐着槍騎在牛背上，帽子掛在腦後，露出前邊的長頭髮。他看到村邊上有幾個年青婦女，便得意的大聲唱道：「騎白馬，掛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呀，打日本就顧不上。……」李有紅打趣的說：「張有義，你是賣排甚哩！」別的民兵也笑着說：「唱的高點，要不女人們聽不見！」張有義被衆人說得有點不好意思，跳下牛背笑着說：「連唱小曲曲的自由也沒囉！」

民兵們一到村邊上，人們都圍了過來。李村長和張勤孝喜得眼都眯成了條細縫，高興得齊聲說道：「這可是大功勞！」其餘的人也都是喜眉笑眼，有的親熱的問長問短，有的指着吳爲才說：「這就是雷石柱那灰丈人！可也給抓住了！」有的摸着自家的牛驢說：「唉！幾天功夫，瘦得屁股都尖啦！」牛驢見了自己的主人，有的「嘎嘎」的叫着，有的擺着尾巴，有兩條牛自己跑回家去了。

人們聽民兵們講完了奪牛的經過，亂紛紛的吵，高興的叫道：「咱村被敵人抱去十三條牛，七頭驢，這下奪回一、二、三……九條牛，一、二、三、四……五頭驢。」「咱村這民兵真威啦！」富農李德泰見他的牛也奪回來了，摸着鬍子笑道：「這些後生們真行！」二先生高興得在人堆中穿來穿去，伸着大姆指說：「後生們奪牛這是第一功勞；抓漢奸這是第二功勞，咱們村應當立個功勞簿，都記起來！」衆人齊聲歡呼道：「對呀，二先生執掌功勞簿吧！」民兵們也很高興。李村長說：「把這些牲口都趕到村公所後院吧，等咱們討論一下，再看怎個處理。」雷石柱應了一聲，便叫民兵們把牛驢趕進了祠堂後院裏，打着呼哨各自回家去了。

李有紅和孟二楞押着漢奸吳爲才，一直來到雷石柱家，吳秀英正在做飯，一見抓來她爹，馬上氣得臉都白了，指着吳爲才又哭又罵道：「你還有甚臉進雷家的門，跟上你，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我好苦命呀！早死的媽呀……」哭着用頭向吳爲才撞去，雷石柱連忙攔住說：「不要這樣了，快點收拾吃了飯，咱們把他送到區上，讓政府處理去吧。」吳爲才也哭喪着臉說道：「都是你爹的罪過，可是水有源病有根，你爹昧了良心也是日本人逼的呀！」吳秀英說：「漢家山村子也不是三戶五戶，爲甚日本人就不逼別人！自己就不走正道嘍；抽煙，賭錢幹了一輩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事，只管你好活，家裏有吃沒吃不問，我媽跟上你受了一輩子氣，最後氣死了。這陣爲

了日本人幾塊錢，狠心往死路上引我。」說着又哭起來了，吳爲才低着頭沒言語，父女倆又是抱怨，又是悔恨，吃過早飯以後，雷石柱給老武寫了一封信，把吳爲才送到了區上。

第二十九回

民兵積極學地雷 全村變工開生產

到下午時分，李有紅孟二楞，和去學地雷的周丑孩、馬保兒都回來了，帶回十顆地雷來。孟二楞一進雷石柱的院子就大聲嚷道：「石柱哥，這回咱奪牛勝利，區上獎了咱村十個地雷，老武說你和馬保兒、周丑孩都學會了！讓你們把我們都教會！」雷石柱問道：「老武在區上還做甚呢？怎不回來？」馬保兒說：「他病了，在區上休息着呢！」

說着四個人已進了家裏，把地雷都放在了炕上。雷石柱摸了摸地雷看着說：「我還是上次在區上開會學會的，咱們大家都學會，保衛春耕就有辦法了。」

不一陣，民兵們都跑來了，聽說區上獎了地雷，都搶得跑來看希罕。見炕上擺着十個鐵圓疙瘩，每個有碗那麼大小，頂上有個嘴嘴，旁邊有兩個耳朵。衆人七手八腳的摸着說：「這就是個地雷呀！這怎麼使用哩？」周丑孩忙上前給衆人講，兩手比劃着，脖子都急紅了，嘴裏却結結巴

巴的說不出來。張有義笑着說：「哎呀周教員，這可是茶壺裏煮餃子，甕裏有貨嘴裏倒不出來。還是叫咱馬教員說吧！」其他民兵也急得要聽，便讓馬保兒講。馬保兒告訴大家說：「這甕裏裝的是炸藥，嘴嘴上安上爆發管，埋在地下以後，跟前挖個方坑，上面架上踏板，把爆發管上的火線結在踏板上，上面鬧得和地皮一樣了，敵人一踏就炸啦！」他向四週看了一眼，見衆人很注意聽，於是接着說道：「另外還有一種埋法：把地雷埋好，火線拴在很長的繩子上，人躲起來，抓住繩子頭，等敵人到了地雷跟前，把繩子一拉就響了！」張有義接着說：「我覺得總不如步槍得勁，步槍能找上打敵人，地雷是死等，敵人不到跟前就沒用。喂！馬教官，你說是不是？」說着向馬保兒變了個鬼臉。馬保兒臉紅了一下說：「你再挖苦人，我揍你！」張有義嘻皮笑臉的說：「喏！剛當了教官，倒要官僚架子啦！」李有紅說：「沒有張有義，開會不熱鬧；有了張有義，盡給你胡打岔。他弟兄倆可怎配來，張有才像個啞子，自當了民兵沒說了十句話；張有義像個麻雀，經常吱吱喳喳。我看你弟兄倆最好搗爛和起來，重回一下爐！」說得全屋子的人都笑了。張有才說了句：「你夾說！」便不吭氣了，張有義說：「噓睡娃！老子可不是好吃的菓子，你別在老虎嘴上拔鬍子來……」

雷石柱見大家扯的走了題，忙插嘴說：「別扯淡了，還是說咱的地雷吧！我看張有義剛才提

的那個問題，倒是應當研究清楚，要不，好像地雷沒用處。」馬保兒接着說：「我們在區上學習時，好多人也有這個想法，總覺着地雷用處沒步槍大。後來把思想開通了，咱們民兵是保衛村莊的，多埋地雷，敵人一出來就炸，比一兩支步槍可頂事！只要咱埋的好，偽裝的好，敵人就看不出來。地雷的勁可大啦，我們在區上試驗了五顆，一炸一個鋪灘，把跟前紮下的草人都炸的亂飛開了！」雷石柱補充道：「地雷咱們後方能造，要多少有多少，步槍子彈就少的很。咱們都學會埋雷，將來把全村人都教會，家家都埋，敵人走到那裏也佔不了便宜。」

一氣說的民兵們都興奮起來了。都要求馬上學。於是馬保兒、周丑孩、雷石柱領着大家就在院子裏挖了三個雷坑，教大家怎樣埋，怎樣接火線，怎樣偽裝……一面說，一面就親自作樣樣。大家輪流着學，雷石柱婆姨吳秀英，起初站着看衆人埋，隨後也要求試着埋，雷石柱笑了笑說：「學吧，大家回去，最好把家裏人都教會！」吳秀英剛拿起一顆地雷，張有義故意吃驚叫道：「看！炸了！」吳秀英說：「我才不怕你嚇唬，沒有爆發管還能炸了？」人們見吳秀英埋的很熟練，都說：「石柱嫂看都看會了，康有富把住手都沒教會。」

大家一面學埋雷，一面說笑，正在學得上勁的時候，張勤孝和周毛且進來了，見大家學埋雷，張勤孝喜的說：「這就是地雷吧？這東西可厲害啦！去年我在靠山堡見演習過，響聲比大砲

也感，咱們學會這東西，春耕可不要發愁了。」民兵聽這一說，更有信心了。

雷石柱問道：「你們不是開農會？開的怎了？」張勤孝說：「剛開完。聽說你們學地雷，沒來叫你們，我給你們說一下吧！」

這時天已黑了，大家都進了家裏，吳秀英忙着給眾人抓煙點火。張勤孝說：「奪回來的牛討論的分開了，吵了個九進八出，那裏邊有一條牛一頭驢是望春崖的，大家討論下給人家。咱村裏丟了牲口的人家，有的這次沒奪回來；這次奪回來的，只給了原主也不合適，不給原主也不合適，後來決定還是給原主，沒牲口的人家和有牲口的人家變工，把地都要想法子種上。開了半下午會，以牛驢爲中心組織起十二個變工組，一組有四家的，有五家的，大家選我當了生產隊長。大家還提出你們民兵要多辛苦點，保衛村裏把地安安生生種上！」康三保插嘴問道：「我們民兵保衛春耕，我們自家的地誤下該怎呀！」周毛且搶着說：「會上討論了，不能把你們的誤下，各變工組幫你們耕種。」民兵們聽了很高興，說：「這還像個話。」雷石柱說：「我看民兵的地都靠了變工隊也不合適，羣衆負擔太重了，咱們也應當參加生產！」張勤孝說：「羣衆也有這個反映。」張有義說：「那還行？當了民兵還生產，那讓他們當民兵來！」康明理說：「正式隊伍還開生產，不打仗就開荒種地，咱們爲什麼不能參加生產？」

當時大家亂紛紛的吵開了，最後還是都同意了雷石柱的意見。臨散的時候，張勤孝高興的說：「這樣鬧就好辦了，羣衆也會滿意。」

接連幾天，康家寨家家都在準備春耕——修理農具，調劑種籽……政府又貸來了一部份春耕貸款，農會又買回了四條犍牛。

五天以後，春耕開始了，每日早晨打了生產鐘以後，民兵都到前邊警戒去了，變工組便一夥相隨上地動彈，娃娃婦女們也參加了送糞、點籽等工作。

一連過了十來天。一天晚上，全村開了個大會，人們聽到敲集合鐘，都到了村公所院裏，只見李村長提高嗓子說：「今後上地動彈，咱們更要好好的組織一下哩！夜天黑夜區上調我和中隊長去開了一夜會，老武說漢家山據點，猛然增加了一百多敵人，亂抓民伕，在村周圍修圍牆，恐怕還要出來擾亂春耕。我們商議了一下，靠漢家山那面的地，還是要搶種上，村西的遲幾天也荒不下。」

人們聽了，有些胆小的、地土多的人家，便不安的吃吵開了。有的說：「靠漢家山那些地，全荒了也不够一百畝。離據點那麼近去種，就驚受怕的！」有的說：「碉堡上瞭得顯顯的，敵人看到這麼多人牲口，原不想來也要來一下！」康天成老漢說：「這年頭，少種上幾畝吧，打得够

「吃了就行啦！」一些地少的人們，便反對道：「政府叫擴大生產，種的光顧自己吃，咱軍隊、政府吃什麼？打日本怎打哩？你們近處地都够種，說這號話；我們這地不够種怎辦呢？」地遠的幾個民兵也都一下子吵了起來，雷石柱說：「大家別吵了，地都得種上，爲了不發生危險，咱們得好好組織一下哩！」民兵們齊說：「有我們保駕，甚問題也沒！」孟二楞說：「咱先打他個下馬威，叫他知道康家寨的民兵不好惹！」民兵們齊聲附和叫道：「對！對！」但康天成和幾個老漢，仍不願意的說：「唉！人家人多勢重，有洋槍洋砲，就憑咱村的幾個民兵還能頂住？三拳敵不過四手呀！」那幾個老漢也說：「哼！打下馬威？不要老鼠溜舐貓屁眼，給咱村惹下禍害吧！」可巧這話叫張有義聽見了，跳起來罵道：「你們這些頑固壞蛋，誰說民兵不行誰就是漢奸！」衆人誰也再不敢吭氣了，有的跣蹶下抽煙，有的呆呆的站在那裏。心中却暗暗罵道：「剛打了幾回豆子大的勝仗，倒曉不得貴姓甚了！我們的地不種總可以吧？」

雷石柱看到這個局面，連忙接着說：「如今咱還不是找着打敵人的時候，咱主要是保衛春耕。夜天在區上開了一夜會，老武給咱們想下個好辦法；就是幾個村鬧聯防，咱村和望春崖桃花莊的民兵聯成一片，敵人到了那一村，那一村就打信號，另外兩村的民兵就趕快去救應，這樣咱們的力量就大了。再說咱們還有地雷，總能保護住村子。」人們聽着聽着，都高興的站起來

了，齊聲說：「這麼辦可鬧美了，強將手下無弱兵，有雷石柱子甚也不怕了。」

大家都同意了搶種靠漢家山附近那百十來畝地，可是有的提出要把全村牲口，都集合到前邊去，人多手衆，幾天就完了；有的提議去的多了，讓敵人包圍住，就都完了，不如去上一兩犍頭牲口，就是丟了也不值幾個錢。這個問題上，吵的最兇。最後，張勤孝說：「我想咱們不如挑幾犍精悍牲口，讓年青力壯的人趕上，到前邊去，能多耕幾畝地，敵人出來也能跑快，再說還有咱的民兵保衛嘍！」大家聽了，都高興的說：「勤孝哥出的這個主意不賴，就依這辦法鬧吧！」

當下就挑選好七犍牲口，編了兩個組，決定第二天去突擊搶種。散會時，已有半夜了。

第三十回

保護春耕鬧爆炸
誘敵上釣踏地雷

第二天清早，太陽剛從東山露出了半個臉，村裏已經打了半個鐘。不一陣，民兵和變工組都陸續來了：有牽着牛驢的，有扛着犁耙的，民兵們揹着地雷，扛着步槍，都匯集到了康家祠堂門口，好像趕騾馬大會一樣熱鬧。人們抽着煙，說着話，小娃娃們盡情的打鬧着，在人群中鑽來鑽去。

雷石柱帶着民兵們出發了，好像要去打仗一樣，雄糾糾的走着。當他們爬上牛尾巴梁時，一眼就看見漢家山村周圍塵土飛揚，糶糶糊糊瞭見有幾百人在那裏修圍牆，山頂上那座圓的白色碉堡，在陽光下閃耀着。

一陣，後邊那五個變工組來了，都是三十來歲身強力壯的人。雷石柱留下武二娃和康明理監視敵人行動，其餘的人都過來參加變工隊生產。山梁上變成了一幅熱烈春耕的圖畫：五六頭牛在濕潤的耕地上邁着穩重的步子，鞭子在空中響着，山谷中震起一陣回聲，民兵們有的幫着掌犁，有的跟在犁後撒種籽，有的飛舞着鋤頭在掬地畔，人們不休息，亦不抽煙，汗水順着兩鬢流了下來，沒有人顧得擦一下。

快上午時分，前邊警戒的武二娃滿頭大汗的飛跑過來，說：『敵人出來了，正向咱們這裏來，看不清有多少！』變工隊的人嚇得都慌了手脚，有的扔下牛驢就跑，雷石柱說道：『大家別慌！快把牲口趕到洞口裏，我們去看看。』變工隊的人這才安靜了一點，雷石柱忙帶着民兵跑到前邊來，大家爬在亂草堆裏，只見前面來了有二十多個敵人。民兵們把槍都推上了子彈，有幾個民兵也有點慌亂。康有富還沒看清敵人在那裏，把手榴彈不拉火線就扔出去了。這時雷石柱沉着臉的說：『敵人還遠哩！至少也隔二里路。怕甚？讓他來吧，正好試試咱的地雷。』說着親自帶着

馬保兒和周丑孩，下溝裏去埋雷，又囑咐山上的民兵們作掩護。

雷石柱們下到溝裏大路上，連忙挖坑掏土，一字長蛇埋下三顆踏雷，用衣裳把挖出來的新土包起倒了，埋雷的地方又蓋上舊土，上邊用三個指頭點了好多印印，和原來羊走過的一樣了。

剛埋好，只見康明理在山上擺手，三個人以爲敵人來了，慌慌急急就往山上爬，趕爬到山上一看，原來敵人從左邊小路上來了。孟二楞氣的罵道：「操他娘的，不讓你來你要來，讓你來你又不來了。」雷石柱更是着急，早就想試驗一下地雷的威力，提高民兵們的信心，這回炸不成，不知甚時才有機會哩！康明理說：「咱們裝個女人，把敵人引進溝就好辦了。」孟二楞喊道：「我給咱裝女人！」張有義說：「你裝成女人，一下去敵人就回去了。」二楞看他一眼問道：「因甚？」張有義說：「人家當成牛頭馬面出了世，嚇也把他嚇回去了！」民兵們聽了都大笑。這時雷石柱把夾襖脫下翻過來穿上，原來是綠裏子，頭上包了塊白手巾，站起來扭了幾步說：「像不像女人？」衆人都笑了起來，齊說：「像倒像，就是腳大囉。」這時康明理也要去，雷石柱說：「你有顏色衣服哩？」康明理點了點頭，應了聲「有的是」，便把頭髮披下來，也罩了一塊白手巾，把衫子脫掉，露出裏面穿的紅毛衣，裝扮得和個女人一樣了。兩個人翻山跳溝向敵人那裏撲去。

走到敵人屁股後邊，雷石柱尖着嗓子叫了兩聲：「嫂嫂」，扭頭就跑。敵人一見是花姑娘，返身就追，口中叫喊着：「花姑娘的不要跑，皇軍的頂好。」雷石柱康明理拚命的跑，敵人死命的追。山上的民兵們都替他們捏着一把汗，看看快追上了。忽然雷石柱康明理向右一拐，便進了埋雷的那條溝，繞過地雷，便一屁股坐到塊大石頭上喘氣。敵人追進溝裏，見花姑娘坐在那裏跑不動了，一齊撲了過來，看看離有五六步遠了，忽然腳下「轟隆隆」三個地雷一齊響了，一股紅光，一股黑煙，山崩地裂一般，敵人的腿胳膊，隨着塵土飛到了半空，兩邊石崖上樹木上貼滿了血肉。敵人悲慘的哭叫着，山頭上的民兵們高興的拍手叫好：「過癮！過癮！」後邊隱蔽的變工隊，也都站到山頭上看熱鬧。

正在這時，忽聽的溝裏「轟隆隆」一連又是兩聲。雷石柱不由的吃了一驚：一共埋了三顆地雷，怎變成五顆了？原來前邊的敵人踏響了地雷，嚇得後邊的急急忙忙往回逃命，你撞我，我碰你，前面的擠倒了，後邊的便從身上踩了過去。誰知把兩個手榴彈木把踩斷炸了，又炸傷了幾個，哭爹叫媽亂成一團，沒死的一溜煙逃跑了。山上民兵見敵人跑了，孟二楞領頭，打着「呼哨」一齊撲下溝裏去搶勝利品，雷石柱生怕敵人來個「二反長安」，扯開嗓子吼喊，叫留下一些作掩護，民兵們那裏還聽得見，緊吼慢吼早已撲下溝底來了，雷石柱見人都下來了，只好一個

人又爬到山上去監視敵人。

民兵們撲到溝底，滿溝裏是火藥氣，只見炸倒的六七個敵人，橫七豎八的躺在路上，有炸爛腦袋的，有炸破肚子的，缺腿的，沒胳膊的，紅血白腦漿這裏一灘，那裏一灘，好像進了殺房一樣。還有兩個沒炸死的敵人，爬在那裏哼哼，孟二楞一看，恨得睜圓銅錢眼，就地抱起塊大石頭，『砰砰』幾下，把兩顆腦袋打成個爛西瓜，轉身便又去找沒有死的敵人。其他民兵們，却一窩蜂似的撲過去收拾東西，有拾銅盔的，有脫皮鞋的……康明理早揀起一支手槍和一支自來水筆，武二娃揀起一個階子，高興的吹着跳着。

正在這時，溝前邊張有義和康有富吵起架來了，張有義剛才沖下溝裏只顧搶紙烟，忽見石頭上放一件日本大衣，便拿了起來，誰知才是康有富放下的，一見張有義拿起，便撲過來奪。兩個人扯着一件黃呢大衣。只聽康有富瞪大眼睛窩說：『甚是你拾的？炕圪塹裏拾老婆，早就有主了！我從死人身上剝下來，放到石頭上剛一轉身，你倒搶去了。快放手吧！後生。』張有義挺着肚皮罵道：『甚是你的？你把它叫答應。哼！老子拚上命打下的江山讓你坐，尿你也沒空空。』『有本事奪敵人的去！你不放開，扯碎也不能讓你受用。』『說這號話不要臉，老子沒本事！不像你鬆包，日本人還在牛毬國就不拉火線扔手榴彈！不服氣咱倆開上一火。』互相罵着，拉扯着，真

是銅盆攪了鐵掃帚，誰也不讓誰。口聽得「刺」的一聲，把大衣扯成兩半了，兩個扭到一塊就撕打。

民兵們急忙跑過來時，康有富正扯着張有義的領口，張有義撕着康有富的耳朵，兩個人誰也不放誰，口裏罵着，另外兩隻手互相亂打，康明理和二楞過去才拉扯開。看時，康有富鼻子被打破了，血流下兩道，張有義左臉上印着個手印。兩個人還不服氣的罵着，康明理很嚴正的說道：「你們這算個甚？是打日本來啦，打架來啦？」訓了幾句，兩個才不吭氣了。

民兵們打掃完戰場，都又爬上了山頂。雷石柱對這次大家不聽指揮很不滿意，又聽說康有富和張有義打了架，心中更加生氣，於是當時就領導大家在山頂上開檢討會。

民兵們都坐在樹蔭下，有的抽着紙煙，有的吃着餅乾。雷石柱看了大家一眼說：「今天咱們開個檢討會，把這次戰鬥檢討一下。大家一見打了勝仗，都跑下去揀勝利品，山頭上不留掩護，萬一敵人返回來，咱們要受多大損失！還有，」雷石柱指了指張有義和康有富說：「你們兩個在戰場上打架，這成個甚麼事體？同志們，咱們應當把這些缺點檢討一下！」

康有富和張有義都低下了頭，臉上不自然的表情，好像見了生人的大姑娘。其他的民兵悄悄地把紙煙弄熄了。今天的開會，異乎往常的嚴肅，靜了半天，康明理說：「石柱哥的這話是對

的。咱們不遵守戰場紀律，不聽指揮，這是很大的缺點，不管敵人打垮沒打垮，搶着揀勝利品，這是種發洋財思想，我也有這種毛病，以後一定要改！」李有紅接着說：「康有富和張有義打架更不應當，還不也是因為發洋財引起的！」康有富辯解道：「我的大衣他搶去就對？」張有義說：「甚是你的？都是打下日本人的，就算成你的，你好好說嘛，因為甚罵人？」康有富不服氣的說：「操他娘的，誰拿我的大衣我就罵誰！」大家見康有富不服氣，都批評他態度不對，康有富生氣的說：「你們都對，就我康有富不對！」二楞火了，大聲說：「這叫甚話？我們偏三向四啦？我對你就很有意見，打起仗來往後縮，一搶勝利品就跑到前頭了。」雷石柱說：「咱們民兵要好好團結，咱們內裏分成幾片子，怎能打敵人？我看今天打架，兩個人都不對，一隻手拍不響，有一個能忍讓的也打不起來！」張有義說：「我打架不對，這個以後能改！」康有富沒吭氣，心裏不服氣的說：「扯了我的大衣，再受上批評，算我沒夢見好夢！」

息了一陣，見敵人沒動靜，雷石柱便留下兩個民兵放哨，帶着其餘的人，又參加到變工隊裏生產。民兵們把揀下的紙煙，送給變工隊的人抽，大家高興的說：「啊嗚嗚，那地雷真威啦，炸得狗日的們東倒西歪，我們在山上看的可高興啦！」大家一面談論，一面緊張的生產，到半下午，便收了工。回到村裏，人們到處宣傳地雷的作用。人人聽了，都驚訝地雷的威力，佩服民兵

有本領。康明理便把這次保衛春耕鬧爆炸的情形，寫了一篇稿子，送到『抗戰日報社』去了。

第三十一回

閱讀報紙學習經驗 打通思想爆炸展開

過了有一個多星期，『抗戰日報』上把康家寨民兵鬧爆炸保衛春耕的稿子登出來了。全村人聽了讀報，非常高興，有的說：『咱村這事也上了報啦，全邊區的人，連外國怕也曉得啦吧！』

『可不是！這以後可要好好鬧哩！』民兵們更是高興得不行，每天飯都顧不得吃，練習埋雷。

又過了幾天，中隊長雷石柱和李村長到區上開了一次會，討論開展全民爆炸運動，回來時，老武也相跟着來了。三個人分了一下工，停都沒停，老武、李村長便往桃花莊、望春崖去了。康家寨留下雷石柱，當天下午就先把民兵們叫到中隊部，開會討論如何開展工作。

雷石柱把區上開會的情形，全民爆炸的重要講了一遍，讓大家討論辦法，不想誰也嚙着嘴不說話，會場冷了起來。原來民兵們有個怪思想：一向覺得只有他們能打仗，羣衆們解下個什？開展全民爆炸，一來怕鬧不成，二來有個別人，還怕羣衆學會埋雷，不給他們幫耕地。雷石柱看出了這一點，想批評，又怕大家一時接受不了；便繞了個灣子，先自我檢討了一番說：『從前咱

思想不對，只覺得光民兵能打仗，羣衆甚也解不下，其實不對……咱腦子裏也有點武藝不傳人的保守主義！」這麼一來，啓發了康明理、張有義幾個人，也都來了一小段反省。康明理說得比較長，聽起來也空洞，孟二楞聽得不耐煩起來，便發話道：「老唸那些廢經幹什？說幹什就幹，痛快快！」接着馬保兒對住雷石柱道：「開展全民爆炸，這個願學，那個不願學，可麻煩嘍！我看還是光咱民兵幹倒清利，多練兩套技術，把全村保衛住，還不是一樣？」武二娃說：「不對，說的不入板！你不聽中隊長剛才說，全民爆炸是要叫人人都學會才算哩！」孟二楞說：「要是都能學會，還要咱民兵幹什？早些解散吧！」周丑孩紅着臉說：「你，你們，都，都不，對，爆炸，一……一定，要，要開展，誰不來，來，就，就處，處罰！」張有義看着周丑孩說話，臉也急紅了，唾沫星濺下一嘴，忍不住直想笑，等他結結巴巴講完，才長出了口氣說：「唉呀，你少說兩句吧，你說的不急，別人聽的也急得不行！你叫處罰？你婆姨最封建，我看將來就是受罰的頭一名！」滿屋人都笑開了。

這時候，康明理正正經經的說道：「只要咱們耐心教羣衆，保險能教好。你們看咱中隊長婆姨，過去思想不很好，自從石柱哥教育了幾次，可轉好了。對工作也積極嘍！人家稍稍帶帶就把埋雷學會了。」張有義說：「人家那是鐵棒敲鐘，靈錘，誰能比上她？」這個一言，那個一

語，說了陳二話，吵嚷了一陣，誰也想不出個好辦法。

正在這時，村公所通訊員從區上送公事回來了，帶回一卷報紙。康明理見報來了，便急得拿過來拆開看。其他人有的抽煙，有的打鬧，會也開得不像個會了。

康明理看着報，忽然高興的叫道：「這可是個好辦法！這可是個好辦法！」眾人以為來了什麼好消息，都圍過來看。孟二楞雖然不識字，也擠過來把頭湊在報紙上，眼睛睜的大大地問：「那裏又打了勝仗了？」康明理嘴裏哼了一聲，眼仍沒離開報紙。把周圍的人急得心裏直發癢癢。過了一會，康明理看完了，用手把大家推開，展着報紙唸道：

「五區趙家溝羣衆，從一年來對敵鬥爭中認識到：爆炸運動不僅是民兵的任務，更重要的是要和變工組合起來，才能使爆炸運動得到廣泛的開展。一年來在勞武結合的方針下，全村已有七十多個人學會了埋雷，有的學會了三四種埋法。許多婦女兒童也學習埋雷技術，他們經常帶着泥捏的地雷演習。幹部和民兵認識到：勞武結合不僅是變工組裏有民兵，而應當是羣衆都學會爆炸。因此對去年變工組織進行了改造，全村一百一十個男勞動力，自由組合爲十二個變工組，民兵爲了使羣衆都學會爆炸，他們都分編在各組內。他們帶上地雷上地生產，休息下就練習，一有情況，變工組就成爲了爆炸組。」

聽到這裏，康明理忽然大嚷起來：「這辦法好，咱們也要把過去的缺點改造一下，學人家的

辦法！」衆人急得說：「快往下唸吧！」康明理繼續唸道：

「他們決定種一百一十畝軍火田，將來解決軍火困難，要作到自製自給，現在正發動婦女兒童掃硝熬硝。婦女杜長秀，掃硝很積極，已經熬下七斤純硝了。全村計劃到年底要熬二百斤硝。爲了補充武器不足，他們發明了磁雷代替鐵雷。據試驗的結果，殺傷力亦很大。」

康明理把報紙一丟，說：「這可是個好辦法，咱們也可用磁雷，這就能解決咱們地雷不夠用的困難啦！」

雷石柱好久沒有說話，原來他很早就思謀用石頭作地雷，但怕不成功，所以也沒對人講過。聽郭上登出趙家溝發明了磁雷，一下堅定了他的信心，說道：「他們趙家溝發明用磁雷，我看咱們發明用石雷吧，這比磁雷還省錢！」衆人聽了都很奇怪，都問石雷怎麼樣發明，雷石柱說：「我還沒想好，不過總能辦到。你們看石匠破大石頭，都是鑽下窟窿，用炸藥炸，那麼大石頭一下就炸開了，咱們鬧的小一些，保險更能炸碎，還怕打不死敵人！」衆人聽了，一疊連聲叫好。唯有孟二楞擺着手說：「那可是瞎子看西洋景；白熬工夫，地雷生下是鐵的，什麼石頭呀，磁的呀，都頂球不了大事！」馬保兒說：「石頭的保險行！頂不了大事？要不咱作上一顆試試，不把您二楞的腦袋炸爛才怪！」孟二楞把袖子一挽說：「打什麼賭？一張有義接上說：「賭上五斤

肉！」李有紅說：「你就會賭吃，還會賭甚？我看賭上兩個地雷吧，誰輸了誰買兩顆。」孟二楞說：「行！賭甚也行！」馬保兒說：「地雷保險能行，但要炸爛二楞的腦袋我可不敢！那還要我頂命哩！」二楞說：「馬保兒你算下草雞蛋噠。」衆人胡扯了一頓，雷石柱把會議又引在了正題上，討論如何教會羣衆埋雷，大家齊說：「就照人家趙家溝那個辦法吧，那就不賴！」雷石柱見衆人也說不出什麼新辦法，便提議男人以變工組爲單位學，婦女以紡織組爲單位學。接着又把民兵分配在各變工組，作地雷教員。張有義說：「我給咱教婦女們吧！」李有紅搗了他一拳說：「你就會找空子，就教男人吧，怕你出亂子咧！」吵了一頓，決定康明理和周丑孩教婦女們，會便散了。

第二天，按照昨天的規定，民兵們除了放警戒的，都隨各變工組上地去了。都帶着地雷，一休息下，就抓緊時間教大家。可是十個指頭不一齊，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些人願學，很熱心，有些人思想沒打通，他就不學。

一天下午，雷石柱正在村公所院裏試驗打地雷，聽見外邊張有義吼道：「走！你們這些老頑固，咱們見中隊長去！」一個老漢的聲音說：「走就走，中隊長也是個人，他也要說理咧！一口把我吃不了！」雷石柱忙停了手裏的營生，抬頭一看，見幾個人吵嚷着進來了。前邊進來的是張

有義，怒悻悻地，後面跟着兩個老漢，一個是中農康天成，一個是富農李德泰，最後還跟進一些看熱鬧的小孩。

雷石柱把他們引到房子裏，問道：「這是怎啦？」「怎啦？」張有義掃了蹲在地上的那兩個老漢一眼說：「今天不把這些頑固坩蛋治一治，我這教員就不當啦！我們變工組討論下：每家買一顆雷，上地帶上學。人家都買了，就是他們不買，不買不買罷，好好學也算。到歇下的時候，衆人都學埋雷，他倆就不學，坐在地畔上抽煙說閒話咧！我叫他們過來看，他倆說：「我們還想多活幾天，怕把骨頭炸碎咧！」大家剛學了一下，他倆就吼喊要動彈，有他兩個甚也弄不成！」張有義說完，康天成老漢站起來說：「你說完啦吧？不怕，後生，有理不在高言，山高遮不住太陽。我給咱說：那天你叫變工組的人限三天都買下地雷，我們說那是個地雷，又不是顆雞蛋，那樣容易買？到這陣還不過七八天工夫，你天天說我們是老頑固！再說你教大家學埋雷，一學就是半天，我說了句把工夫可就悞了，你就說我破壞爆炸工作，給我蓋了頂「特務」帽，我可擔不起這罪名！咱是有一句說一句。」張有義兇狠狠的說：「都是你的理，他媽的！」罵着撲上去就要打康天成，雷石柱吼道：「你這是什麼作風！」張有義退到了一邊，康天成說：「你們看吧，在中隊長跟前還打人！這有多厲害！」雷石柱把張有義批評了一頓，然後轉過身來說：「天成叔，這事

主要是我們民兵不對。不過開展爆炸也是爲了打日本，保衛咱們全村人。你們也要好好想一想，你們到了地裏不學埋雷，還說二話，這可就是你們的不對！他們學的時間長，你們可以提意見，買不到雷可以遲買或不買。要是那樣亂說可不對！」雷石柱這麼一講，康天成也覺得對，不過總認爲地雷作用不太大，於是說道：「人過三十不學藝，老了，手脚也不靈便了，叫人家年青人們鬧吧！」雷石柱又解釋了幾句，算是把這場風波平息下去了。

因爲這件事，雷石柱想把各變工組情形檢查一下。當晚召集民兵們開了個會，各組都有些不願意學的人，多半都是老漢們。各組都有爭吵的事情。雷石柱想了想覺得這樣下去不好，便告訴大家說：「以後誰一定不願學就算了，不要強迫都學，強迫不抵事，咱們要多說服，另外還要用事實教育。」民兵們聽了，有的心裏很不舒服，張有義說：「當初就不該教老百姓嘛！」雷石柱說：「這樣說很不對！不願學的只是少數老漢們，大部份人還不都是很熱心的學麼！看咱村婦女們多起勁！」康明理忙接上補充道：「婦女們不但學埋雷很起勁，而且還掃硝哩！」接着又把李村長要組織「熬硝合作社」的計劃講了一遍，民兵們說：「你們先把架子搭起，將來咱們也入股。」正說間，雷石柱婆姨吳秀英來了，康明理說：「人都到齊了，快教去！」民兵們說：「看人家康明理這戲唱得多紅，這台下來趕那台！」「婦女們勁倒不小，咱男人和她們比賽

比賽！」吵嚷着便都散了。

第三十二回

美人計有富上釣
破暗號三村悞會

禪林霸自從村裏反掉維持，政府把康順風和他兒子康家敗押起之後，從表面上，好像霜打了的草似的，少精無神，整日鑽在家裏，門也不多出，實際上內心的仇恨，比以前更深了。最近看見村裏民兵越鬧力量越大，爆炸運動也開展起來，這些事，真使他日夜焦愁，黑夜睡不着覺，白天吃不下飯，羊肉餃子糖月餅，也吃着不香不甜了。後來日本人又暗暗給他送來信，罵他不忠實。他看看信，心裏暗想：「我要是不加緊破壞民兵，日本人一敗，我再靠誰呢？我的租也吃不成了，我的賬也放不成了，我幾輩子當財主置下的地，窮人們一塊一塊就都拿走了，這……」他倒在太師椅上，半天動彈不得。這時，康有富從門外提着一隻水桶進來，臉色狠怒，眼睫毛濕濕的，是剛哭過的樣子。禪林霸一見很覺奇怪，便問道：「你怎啦？」康有富沒作聲把水倒進缸裏。禪林霸又問了一句，康有富仍沒說話，却抽着肩膀哭開了。禪林霸不知其情，正想發一頓毛，忽然康有富咽着說：「好狗日的張有義，專，專檢軟的欺侮哩！」禪林霸一聽是民兵當中出

了事，心裏馬上一動，忙顯出幾分親熱的樣子，一聲不斷一聲的問：「怎啦，誰又欺侮你嘍？你快給叔叔說一說，我早知道人家要欺侮你哩，看人家都是些甚麼人嘛！」「唉！沒娘孩實在慚惶哩！」康有富正一肚子氣，叫禪林霸這麼貓哭老鼠假慈悲了一番，便忍不住說道：「大叔，你聽我說：今日咱在變工組裏耍笑的說了句：「這變工可沒意思，有的一個工，學埋地雷就得一個半！」這一下張有義不讓啦，說：「我看你這人就成問題，你給禪林霸攬工，別的沒學會，地主的話你倒學會嘍！」我不讓他，我倆就打了一架，回來民兵們開會，又把咱批評了一頓。你看，前一回打罷仗，因爲一件日本大衣，和張有義鬧了一場，受了衆人批評了，這一回又是和他鬧，又是衆人批評……」說着說着，便又像個小孩子似的哭起來。

這時候，禪林霸心上，高興得就像出門拾了個大元寶一樣，隨從太師椅起來，走近康有富說：「孩子，你可鬥不過人家！人家那些人，都是狐狸精轉的，心眼可稠嘍。人家是一夥夥，專欺侮你哩！這年頭，裝好人可不行，以後也得給他們硬些些。人常說：牆倒衆人推，鼓破亂人槌。人都是欺軟怕硬！有富，別哭嘍，以後給他們硬些！」停了一會，禪林霸把光溜光腦門心摸了幾下，又說道：「實說吧，全村也只有叔叔我是你的個親人，你看你這麼大嘍，連婆姨也沒，民兵們誰管過你？他們就是會欺侮你，這事情我可給你操心哩！」正說着，小算盤從門外進來

叫：「有富，今兒咱們吃糕，你快給咱推米麵去！」禪林霸說：「改日再開的吃罷，有富今日心上不好活！」小算盤道：「有甚的不好活？僱下長工不用叫白掙工錢，小算盤還要說下去，見禪林霸示了個眼色說：『依——』才轉身走了。」

黑夜，禪林霸獨自坐在太師椅上，兩手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想着康有富今天這事，便打下破壞民兵的主意。他忽然高興的自言自語道：「哈，先用美人計勾上一個就好辦了！」想着想着便想到大兒媳婦身上。原來他和大兒媳婦就有一手，小算盤也知道，因此他最怕老婆。他想了一陣，打定主意，便悄悄溜到後院西窰裏，見他大媳婦穿着一件水紅夾襖，正在燈下作針線，禪林霸冷不防從背後抱住，用鬍子就在那嫩臉蛋上亂圪擦，口中說道：「親親呀，幾天沒和你耍，可把大大想壞了。」大媳婦起先吃了一驚，定眼一看是他公公，便順勢倒在他懷裏，一隻手抓住他的焦黃鬍子，一隻手摸着他光溜光的腦門心，撒嬌撒癩的說：「老騷鬍！老騷鬍！」禪林霸把臉貼的更緊了。

公公兒媳耍鬧了半天，聽得院裏有脚步声，兩個人慌忙從門縫裏向外一瞭，月光下見是長工康有富挑着水進來。禪林霸趕快對着兒媳耳朵，囑囑私語了一氣，慌忙出去。

第二天大清早，康有富正一個人在後院掃院，聽見大媳婦在西窰裏嬌聲嬌氣的尖叫道：「有

富，我的爐灰滿了，火也生不着，你先來給我把爐灰掏一下。」康有富趕快放下掃帚，尋來鐵鏟筐子。

走進西窰，見大媳婦在炕上還沒穿褲子，故意把一條白腿，露在水紅綢被子外邊。康有富一邊掏灰一邊暗想：「這狗日的，男人幾年不在，大概是熬不住啦！」大媳婦也一邊慢騰騰的穿衣一邊問道：「你們民兵上一回打了勝仗，人家都有勝利品，怎你沒？」康有富見了女人，也能說幾句俏皮話，嘆了一口氣說：「唉，送飯鏟打了耳子啦，不能提啦！咱擰住一身黃大衣，又叫狗日的張有義扯爛了，衆人還批了咱的評，真是老鼠鑽到風箱裏，兩頭受穉氣！」大媳婦說：「唉！他們這是齊心欺侮你哩嘛！」忽然又揶揄的說：「你看我沒打仗，可是得了日本人的兩張美人像片。」康有富停了手裏營生，也喜滋滋的說：「拿來我看！」兩眼盯住那媳婦，只見那媳婦白牙把下口唇一咬，臉上顯出兩個酒窩，斜瞟了有富一眼說：「不在手邊，你黑夜來！」康有富一見這個樣子，心裏早有七分明白，心想：「這傢伙調戲我哩！和她搞叫民兵知道了，可是不得了！」忽然又想：「見肉不吃是傻瓜。兩個人的事別人怎能知道了？」這天，他把和張有義打架的事，早忘光了，心全到了那媳婦身上。

到晚上，康有富把水擔罷，便溜進大媳婦房子裏，假意要看像片，那媳婦裝着掏像片，故意

解開上衣，露出鑲鑽似的白奶頭來，康有富看着看着，像中了電一樣，全身發麻，耳邊只聽見大媳婦說聲：「你來看！」呼的吹了燈，猛的把他抱住了……

突然，門「砰」的一聲踢開了。只見一個人一手提盞馬燈，一手拿根棍站到門上吼道：「康有富，好！你作的好事！」康有富定神一看，原來正是樺林霸，頓時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媳婦這時也把臉一翻，指着康有富哭着說：「你騙了我，你欺侮了我呀！」樺林霸把帽子往後腦勺上一推，露出光溜光的腦門心，睜圓眼，用棍指着康有富說：「你是民兵，強姦良家婦女，這是犯了刑法啦！這是死罪呀！咱細上你見政府去！」康有富聽了，嚇得好像打擺子一樣亂抖，想到那天民兵們開會批評，赤屁股跪在炕上，搗蒜也似的磕頭，求告道：「好大叔哩！我再也不敢了，由你處罰我吧！千萬不要送政府呀！好大叔哩！」求告了半天，樺林霸這才鬆了口氣說：「唉！這也是家門不幸，生下你這敗壞倫常的子弟！咱們是門第人家，叔嫂同姦，把祖先們的德也缺了。唔！不送政府也行，只要答應給我作一件事。」康有富聽改了話頭，連忙又磕了幾個響頭，穿上衣服說：「好大叔哩，只要你救了你姪兒的命，慢說一件，就是十件八件，我也盡心盡力替你老人家幹。」樺林霸道：「好！有富，這是你說下的，可不能翻口！以後民兵中間有甚事都來告我，挑撥他們和村裏人鬧不團結，破壞武器……你們年青人的事我也不管，要是走露了消

息，小心你的腦袋！」停了一下又問道：「你們民兵裏，有些甚麼秘密事情哩？」康有富這時心中十分熬煎，真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不說吧？又怕他報告了政府，說了吧？這明明是破壞抗日的事嘛！吱吱唔唔半天也不說。權林霸又威脅了一氣，康有富心中害怕，便把桃花莊望春崖鬧聯防的事說了，把三個村用放火聯絡的暗號也說了。權林霸聽了說道：「哼！聯防！咱看你們聯成聯不成！」湊到康有富耳朵上悄悄說了幾句話，最後又用力的說道：「三更時分點火，辦成了有你的好處；辦不成，哼！哼！」說完又給大媳婦使了個眼色，便怒冲冲的出去了。

康有富低了頭，一句話也不說，心中又怕又氣。這時大媳婦摟着抱着他，甜言蜜語的給灌了些米湯，俗話說：女人是枕頭邊的風，不聽也得聽。康有富叫這女人引逗得心花繚亂，便答應了給他作事。這夜他便在大媳婦屋裏過夜。

兩個人正睡的甜蜜，忽聽窗子上敲了幾下，樺林霸的聲音喊道：「有富，時候到了，快去！康有富只好起來，扛了一捆柴草，開了後門出去。他繞過哨位輕手輕腳的摸到村外，一氣爬到村後山頂，匆匆忙忙點了兩堆大火。

這夜，在村口放哨的是馬保兒，一見村外山梁上起了火，慌慌張張跑回村裏，就叫雷石柱集合民兵；孟二楞早已脫了衣服睡了，聽見街上人吼，急得只穿了條褲子，光膀子提上步槍就跑出

來。一見衆人，便大喊起來：「爺人在那裏？在那裏？快搶山頭！快搶山頭！」說着，前面就跑。張有義、康明理、還有剛溜回村裏來的康有富，一行四五個民兵，跟到孟二楞後面，猛虎似的衝上了山頭。

四處一看，月光很明，山山凹凹，靜悄悄的連半個人影也沒有。孟二楞暴躁的大罵道：「操他媽！這是怎日鬼的？」張有義也氣的往地上一蹲說：「老子正夢見打下日本人的大米罐頭會餐哩，把老子的好夢也就攔啦！」這時康有富也假眉三道的說：「一定有人搗鬼！今天不是保兒放哨嗎？問問他是誰點的火！」

正說中間，雷石柱馬保兒們也跑上來。孟二楞第一個搶上來問馬保兒，問了半天，馬保兒也說不出個究竟，康有富就趁勢說：「問你甚，你不知道甚，像你這放哨，不放也行哩！」這一下，把馬保兒的僵驢脾氣又沖着了，一下撲到康有富身邊急急分辯道：「你說誰？老子又不是馬王爺長了夜眼，在村前放哨，後山梁上放火就能看見是誰啦？別吹打，誰不抵你放哨，一個狼就嚇得尿到褲襠裏。」康有富見馬保兒又翻他的老賬，氣的無話可講，想起禪林霸昨天說的話，覺得這又是欺侮他，拿起手榴彈就要打馬保兒。剛舉起臂，被孟二楞跳上來猛一推，康有富早翻到了一邊，孟二楞罵道：「半夜三更把大家吼起來看你倆打架來啦！」康明理從雷石柱身邊走過

來說道：「你們別鬧，我有個辦法：點火的人，他總不能飛到山上，他上來總有踩下的腳印，咱們現在去找腳印，看他是從那裏來，又往那裏走了，然後咱們就好調查了！」衆人聽了，不住拍手叫好，只有康有富心中忐忑不安。

衆人動手在山上找了些蒿草，扭成火把，從放火的地方開始，跟着康明理，一步一步的找下去。山頭上火堆旁，只丟下孟二楞一個，一邊烤火一邊生氣的說：「磨屁哩，賊走了才控門哩！遇事不頂一條！」

衆人一直從山坡上找下去，到了村口的個場裏，因爲場裏沒有鬆土，突然腳印不見了。大家正搖着火把四處亂找，山頂上「碰」的響了一槍，聽見孟二楞大聲喊叫：「同志們快上來，敵人來了！」衆人聽見槍聲，慌忙丟了火把，提着武器，一氣跑上山來。借着月光四下一看，見前面山凹裏，果然挖擁挖擁跑下一夥人來。雷石柱趕快把手一揚說：「大家準備，等狗日的下了溝就打。」剎時，民兵們都隱藏的隱藏，臥倒的臥倒。

孟二楞性急，爬了一刻，沒等到對面的人馬過了溝，忍不住早已「碰」的一槍打過去，其他人聽見開了槍，便也「砰砰」的打起來。正打中間，只見通桃花莊的山梁上，也隱約下來一幫人。雷石柱忙喊住衆人停止打槍，回頭和康明理說：「恐怕是望春崖桃花莊的民兵，看見點着

火來了！」康明理看了看，也不敢斷定，對雷石柱說：「派個人到溝畔，吼的問一問！」雷石柱便對康有富說：「你到溝畔上吼的問一問去！」康有富怕真是敵人來，躲躲閃閃不想下去，馬保兒從一邊跳過來說：「我去！」飛快地跑下去了。

第三十三回

大意炸傷自己人
賭氣臨敵不上陣

約有半頓飯時分，馬保兒領着望春崖的民兵上來說：「我們打了自己人，望春崖有一個民兵頭上掛彩啦！」孟二楞一聽，氣的從地上跳起來說：「我操他個媽，抓住點火的人非千刀萬剮了不行。」一陣，桃花莊的民兵也從上面梁裏下來，跑得滿頭大汗。一問說是沒有敵人，好像皮球上戳了一刀，都洩了氣，埋怨批評康家寨民兵，放哨不負責任。

雷石柱看到大家這般情緒，心中也很難受，給兩村的民兵說了一頓好話，兩村民兵便又連夜回去，雷石柱也領着民兵回來。

雷石柱對於山梁上放火的事，調查了好幾天，也沒查出個結果，十分納悶。有一天，民兵們開會，雷石柱在會上說：「我們的暗號叫壞人知道了。我調查了好幾天，也沒有查出來，這件

事，以後大家都要注意調查，防止以後壞人再搗亂！如今我倒是有一個辦法，」衆人聽了急問：「你快把辦法講出來！」雷石柱便說：「我們以後放哨，還要加強；人不放哨的地方，叫地雷放哨；我們多買些地雷，在村周圍挖好坑；村裏規定打鐘戒嚴，天一黑，地雷下地，誰都不能出村，天一亮打鐘，地雷再取回來。」衆人聽說這辦法好，全體同意，當場就決定把樺林山砍下的木料，賣一部份換地雷。

三月初頭，民兵們換回地雷來了，差不多每人都有一顆，於是就實行地雷放哨的辦法。這辦法果然靈驗，差不多半個多月，敵人也沒敢來，村裏也沒有發生意外，每天仍照常是晚上埋上，早晨取起來。有些人作事，開始熱心，幹着幹着把股新鮮勁過去，慢慢就有點應付起來，又過了半個多月，民兵們情緒就有些鬆了，有時晚上打了鐘，有的也不去埋雷，天明打了鐘，有的也不去起雷。

有一天，已經吃罷了早飯，張有義才去起雷。剛走到半道，就聽見埋雷的地方「轟」的一聲響，他緊跑了幾步，過去一看，原來是康天成老漢的羊群踩上了地雷。幾隻炸死的羊，血淋淋的在一邊躺著，康天成老漢手上帶了傷，痛得淚都流出來。一見張有義過去就罵：「你們民兵，盡是往死害人哩！鬧了些鐵疙瘩，炸不住日本人，把我老漢的手炸壞啦！」張有義一聽，把包頭

手巾往後一推說：「看你老漢，我們民兵一年辛辛苦苦，還不是爲了你們，炸死你幾隻羊，割心痛的，不行！不是我們保護，你這群羊早叫日本人殺光啦！」「叫日本人殺不光，倒是叫你們炸光啦！」張有義冒了火，生氣的罵道：「你個老頑固胡說什哩？村裏地方這麼大，誰請你到這兒放羊來嘍？炸了你的羊，我們再到據點裏奪回來賠你；你踏了我的地雷，給我賠！」「我老漢不活嘍！你們民兵厲害，把我殺了吧！好容易你們打了幾下日本！」說着說着，康天成就用頭往張有義身上闖，張有義倒退了兩步，見康天成老漢還是只顧碰他，就把手裏的槍端起，「嘩啦」槍栓一拉說：「你不要在我眼前賴皮，小心爺爺槍斃了你！」

兩人正在撕鬧，忽聽身後有人吼道：「張有義！你那是幹什麼？」張有義慌忙轉身一看，見是李有紅和馬保兒來了。便把槍放下，手指住康天成老漢，生氣的說：「你們看這灰老漢，他放羊不操心，把咱埋的地雷蹣響，反過來還講咱民兵的不是！哼，不是可惜子彈，真我想一槍斃了這老傢伙！」兩個聽張有義把爭吵的情形講說一遍，李有紅便插嘴說：「這些老百姓，簡直是把好心當成驢肝肺。我們民兵整天流血打仗爲的誰？咱們村裏數這老漢灰嘍；上一回我們打仗去，農會幹事叫他給咱行耕，到這陳莊稼快入鋤的時候都還沒耕完！」馬保兒見李有紅說的那麼起勁，他也搶前一步，急急說道：「咱村裏，灰老漢可是多嘍，都是榆皮青石包餃子，又光又頑。」

就說我爹，嚇人把房子燒了都不說甚，那天咱民兵埋雷丟了他隻爛鐵，倒好像是割了他的二股筋，一見石柱哥就叨叨。要有一天開大會，非把這些老傢伙鬥一下不行！」

康天成老漢正裝滿了一肚子氣，不料又碰上這兩個來，除不勸解，反而火上加油，指責他的不是。康老漢本來有氣，這一下更是氣上加氣，心中一恨，便又衝上來用頭碰張有義。張有義年青性燥，不管三七二十一，火性上來，舉手要打，却被李有紅一撲抱住說：「說是說嘛，你真的動起手啦？打人可是要受處罰哩！」張有義不聽勸告，仍一邊掙扎，一邊大聲說：「你放開，咱民兵不打好人，壞人還是要打哩！」康老漢看見張有義話頭不對，知道再硬下去，要吃後生們的虧，就趕快把羊一趕，邊走邊說：「你們厲害！你們厲害！咱們回村裏說！」說着，飛快地回村裏去了。李有紅有點吃驚的道：「這老漢回去一定是到中隊長跟前奏本去啦！來，把炸死的這幾隻羊給他措上送回去！」張有義把眼一瞪，滿不在乎的說：「送？措回去會發去吧！」三個人說着笑着，便揹着死羊回來。

張有義們剛回到村裏，他們和康天成老漢撕鬧的事，雷石柱已經知道了。雷石柱忙去找康天成老漢，康天成老漢見雷石柱來問他鬧爭情形，又是氣又是哭，把地雷炸羊的情形，仔細告訴了一遍。最後抱怨的說：「要是不叫我在這康家寨住了，叫我搬家都行，這麼欺侮人可受不下

去！」雷石柱非常生氣，用好話把康老漢安慰了幾句，出來就找張有義、馬保兒、李有紅三個談了一次話。到第二日前晌，又把全村民兵集合起，開會檢討這件事，批評張有義們三個的錯誤。

整整開了一前晌會，李有紅和馬保兒都當場承認了錯誤，單單張有義一個不接受批評，反把大鬍一拍吼道：「這號老頑固，全是叫你們慣壞了！除不開會鬥爭，反叫我去給他賠情；老子寧願拚上命到據點裏奪回羊來賠他，就是不賠這情去！」康明理見張有義拗勁不退，過來勸解道：「我們民兵，是康家寨全村的好子弟，康家寨的人，都是我們的父母，做下錯事，就應當承認才行……」康明理的話還沒說完，張有義氣憤的說：「你們知識份子有文化，咱解不下你這一套漂亮話；要賠情你賠去，咱不幹民兵能行啦吧！這是拿上腦袋頂買賣哩嘛，誰還非幹不行？」說着，「忽嚟忽嚟」把子彈帶，手榴彈，全都從身上解下來，丟在地上。馬保兒見張有義如此情形，急得滿臉通紅，說道：「張有義，我就和你不一樣，我的脾氣怪，做下錯就改，只要叫我幹民兵，賠十回情都行！」「十個指頭不一般齊，一娘生的一個樣，你少給我拍屁！」馬保兒料張有義一碰，便生氣的說道：「走，賠情去！」到門口一把扯上李有紅，頭都不回的跑出了門。

這時，滿屋的人，爲張有義的事，吵成一團。雷石柱，康明理只管勸說，孟二楞着急得牛眼的挺大，嚷着要上去打張有義。屋裏正在吵吵嚷嚷，人聲沸騰的時候，只見康天成的老婆，拐

着兩隻小腳，滿頭大汗，拉着馬保兒和李有紅從門外進來。那老婆一站住腳，便着慌氣喘的說道：「你們叫孩兒們賠甚情呢？快！我家他爹，今日在前山放羊，從漢家山出來五六個黑狗子，把我家的羊趕走，把他爹也拉走囉！石柱子，你們快給我想法子打開回來！」孟二楞在門口一聽，臉上早已變了顏色，隨即把步槍一提，響雷般的吼道：「奪羊的人跟我走！」馬上李有紅、馬保兒、武二娃，便各揹武器，應聲跟上去。正要出門，雷石柱一聲吼住說：「別急，聽我說！你們四個一路，跑快些，從老虎山右邊轉過去，把敵人迎頭截住；我們後面從溝裏下去奪羊，保他一隻也趕不走！」孟二楞聽罷，吼了一聲「走」，一陣風似的跑出大門。

這時屋裏雷石柱們，急忙揹起武器，也要出發；見張有義臉色蒼白，蹲在那裏動也不動。周升孩着急問道：「張有義，你，你怎不，不收拾武，武器走呢？」張有義把身子一扭，兩臂環抱住頭，說：「咱不去，咱的命值錢，打死了誰抵命呢？」滿屋民兵等着他，急得滿頭大汗。

第三十四回

民兵打仗救羊羣 順風好頑假坦白

這時，又有幾個民兵上去拉他，他還早蹲在地上，一動不動。民兵們見他這樣，都急楞了。康

明理過去拉了他，把說：「你怎不動？換了點批評就灰心喪氣啦！走吧！」張有義把唐明理拉他的手禱開，又換了個地方蹲下來，抱住頭說：「老子不去！」常不說話的張有才見張有義還是不動，也急得開了口，說道：「他不去咱們走！那是犯了錯誤啦，又不是打了勝仗，給誰擺毬架子哩！」周丑孩在門口，也急得脖子通紅，嘴裏結結巴巴說不成話。這時雷石柱非常着急，走到張有義身邊說道：「有甚麼意見，咱打罷仗回來再說行不行？」見張有義仍不哼聲！便氣得把手一擺，領着民兵們走了。

屋裏，只留下康天成老婆和張有義。她見張有義不去，更是急得團團轉，知道是那天老漢得罪了他，便賠罪的央求道：「你們年青人嘛，爲甚和那些死老漢賭氣呢？那天都是你叔叔那老糊塗的不是。人常說：「殺人要見血，救人要救澈」，你先打仗去，將來叫你叔叔給你磕幾個頭也行哩！」說着，從桌上取過子彈袋手榴彈袋，哄小孩子似的給他掛在身上，嘴裏不住的說：「孩兒，你們可不要和那些死老漢一般見識，那是些快死的人啦！去吧！他們已走遠啦！」這時，張有義心裏難受極了，暗想：「自己犯了錯誤，再不去打仗更是不對的，——」於是從地上跳了起來，一邊揸槍掛子彈，一邊說道：「嬌嬌，只要話說到「坦白」處，我張有義犧牲了也沒有問題。事情打仗回來再檢討！」說罷，跳出屋門，一陣跑步，飛也似的走了。

前面山梁上，已經響起了槍聲。張有義沒有追雷石柱他們，却直向溝底穿了下去。見前面十丈左右地方，有兩個黑狗子拉康天成老漢，康天成緊抱住路旁的一顆大樹，死也不走，嘴裏連喊：「大人們放了我吧！」有一個黑狗子上來用皮帶打，其餘的三個在趕羊羣，羊羣驚亂了，滿溝裏亂竄。張有義不慌不忙，端起槍瞄準前面一個，「砰」的一槍，那傢伙一個倒栽葱，便應聲倒了下去，其他幾個聽見槍響，嚇得直往漢家山方向逃了。張有義趕快上去，把康天成老漢從地上扶起，看時，那老漢已嚇得人事不省，半晌才睜開眼睛。一見是張有義，頓時老淚橫流，哭着半天說不成話。

此時，孟二楞雷石柱領的兩路民兵，也都穿下溝來。見羊羣沒有損失，康天成已被張有義救下，不勝歡喜。康天成老漢定了定神，攤開兩臂，感激的向衆人說：「後生們，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死老漢的不是！你們救了我的命，今天我可認識了民兵的用處啦！回去，我老漢殺隻羊慰勞你們！」雷石柱說：「那天那事情，主要是民兵們的不對！」張有義也搶上來說：「對！第一，是我態度不對，第二作風不好。第三，……」康老漢連聲嚷道：「不能不能，主要是我老漢的缺點！」說着就叫大家快回，晌午要請民兵在他家吃飯。民兵們嚷着：「不用！不用！」拉扯扯，喜喜歡歡，趕着羊羣回村去了。

晚上，禪林霸聽說民兵又打了勝仗，氣得飯也不吃，全身倒在太師椅上，兩手抱住光溜光的腦門心，心中好似壓了塊千斤重石。忽然，他想起了什麼似的，抽筆開硯，在燈下寫起了一封信，正要封口，只聽得窰門「吱」的響了一聲，輕手輕腳，閃進個人來。禪林霸也沒看清是誰，急忙把手裏的信，裝着摸虱子，往褲襠裏一塞，調轉身去。進來那人已經開腔說道：「老哥！幾個月不見，你連我也避諱起來啦！」禪林霸聽聲音很熟，定睛一看，驚訝的說道：「是順風呀！你甚時回來的？聽家碧回來說，你正在區上悔過自新，坦白哩嘛！」康順風鬼鬼溜溜，往外看了兩眼，轉身把門栓上，坐下說：「今後晌才回來。回來吃了飯，我就想來看你，可是怕人家疑心，這陣街上沒人了才來！」禪林霸最關心的是事情如何了結的，忙問：「區上怎處理了？」康順風拿起水煙袋抽着道：「自己人不說假，坦白是坦白哩！可是你想想，我還能在他們共產黨跟前說真話？他們叫坦白，我就坦白，把那些不重要的，給他們編造了一片，就應付過去了，你老兄的事我一句也沒露！我知道我走了你一定就了驚了；可是我有個老主意，實說吧，你看這陣日本人那裏，村長，縣長，多半是閻司令長官派下來的，將來把共產黨消滅了，這天下還不是咱們的！到那陣，滅了的租子，分了咱的東西，原樣叫他們拿回來！世事還要是老樣子。」幾句話，把個禪林霸高興的鬍子摸得更快了，左一把右一把，簡直像要拔下來似的。

接着，康順風又把在區上假坦白的情形，從頭細說一遍，樺林霸聽了，連聲稱贊道：「虧你長了那張好嘴，實在會說，連我也佩服哩！」接着，他也把這幾個月來村裏民兵的活動，和康有富破壞的情形，告訴了一氣，然後忙從褲襠裏掏出那封寫好的信，遞給康順風看。康順風看罷，低頭抽煙，尋思了一刻，仰起頭來便說：「既然民兵開的這麼厲害，就趕快想法一網打盡才是！依我看，你老兄肚才大，想出的這辦法，是再好不能了。到那一天，佈好天羅地網，叫康有富把他們引上老虎山，保險是甕中捉鱉，不信他能逃過一個？」樺林霸得意的點點頭。忽然問道：「你說這計劃，叫誰進據點和日本人商量去呢？計劃雖好，商量不妥也是枉然呀！」康順風聽說，把手裏的水煙袋一擱說道：「不怕，要没人去，就讓我婆姨去一趟。女人家假說去走親戚，幹部們保險也不會懷疑！」樺林霸聽了，真是高興的發狂一般，誇獎了康順風幾句，忙吼婆姨炒菜溫酒，想請康順風痛飲幾盅，不料婆姨早在正窩裏睡了，聽見樺林霸在門上吼喊，恨恨的臭罵了一頓，樺林霸再沒敢往下叫，只好乖乖的走到二媳婦門上，把二媳婦吼起來，鬧來酒菜，和康順風又吃又喝，直到三更多天，康順風才把信拿上從樺林霸家出來。

第二天，康順風婆姨把信縫在衣服裏，假裝走親戚，到了漢家山據點，先找見她表兄王懷

當，王懷當引上他把信交給日本小隊長，又談了一陣，半下午才回來。和她男人康順風講了一遍，康順風忙去見禪林霸，把婆姨去漢家山和日本人計劃的情形，講了一遍，才回家去吃飯。挨天黑上燈，禪林霸便急急忙忙，跑到後院大媳婦住的東窰裏，把康有富吼來。

康有富這幾日，叫禪林霸大媳婦纏住，昏昏迷迷，喝了迷魂湯一樣，民兵中的事情也不去過問，營生也不多做，成天在大媳婦裡鑽着。當下聽得禪林霸來吼他，連忙跟着跑進正窰裏。開口便問：「大叔，吼我又有什麼事？」禪林霸不慌不忙，從桌上提起酒壺，滿滿的斟送了一杯遞給康有富，說：「有點小事。你先喝一盅酒。」說着笑着，把斟滿酒的酒盅，雙手送到康有富臉前。康有富一見禪林霸這樣，好不自然，接着喝吧，有點担不起，不喝吧，已經送到臉前。心中想：「我掌櫃對我是好，有甚麼事，只要能辦的一定辦。」接过酒盅，「吱」的一聲喝了個乾。禪林霸說：「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的事，我能辦的就辦，這陣我大媳婦，明鋪暗蓋都由你；可是我還有一件事要你幹！」康有富說：「大叔你齊說，能辦的一定辦！」「好！」禪林霸說着，便走近康有富，把要幹的事，低低一講。康有富說：「今天晚上輪我放哨哩！」禪林霸高興的摸着黃鬍子說：「輪你放哨那就更好辦了，你就說是桃花莊送來的情報。」此刻康有富心裏，一面感激禪林霸，一面想着那大媳婦，那管其中有什麼厲害，滿口答應了禪林霸給的任務，

忙跑到村口哨位上轉了一圈，又溜回大媳婦窩裏睡了。到三更時分，康有富抱着那媳婦睡得正美，忽聽的窗外有人低吼：『有富快起來，時分到了。』

第三十五回

特務奸計佈羅網 民兵被困老虎山

康有富側耳一聽，是樺林霸的聲音，想起了昨晚吩咐的事，急忙披衣起來，跑出大門，就在滿村亂吼亂叫：『敵人來了！敵人來了！』村裏民兵們聽見吼聲，急急忙忙，都揹起武器出來，一問甚麼事，康有富便假裝着急的說：『我放哨時，桃花莊兩個人送來一封情報，說他們得到消息：漢家山敵人要來包圍咱這村子。中隊長和指導員都到區上開會走啦，咱們怎麼辦呀？』康明理把康有富手裏的情報拿到手上，劃着洋火一看說：『石柱哥到區上去了，他臨走吩咐咱們的任務是保衛村子，不主動的打硬仗；要是打出亂子來怎辦？』孟二楞早已聽的不耐煩起來，伸手把情報奪過去，幾下撕了個粉碎，說：『去你的吧，怕甚麼？打了再說，打出亂子我二楞負責！誰怕死誰就不用去！』趁勢，康有富也插上說：『敵人來了，老虎山是個好地形，早佔山，打個好埋伏。』這時張有義也傲氣十足的說：『咱民兵那一回打過敗仗？打！保險沒錯！估計敵人也不會

多來，還不是派幾個沒用的黑狗子擾亂一頓！」他話沒講完，民兵們都吼着要打，各人便都把武器措起來。康明理見衆人不聽他說，如堅持不叫去，怕在衆人面前落個怕死鬼的灰名譽，於是順水推船，也隨着說了聲「打就打！」就叫李有紅到山梁上放火，給望春崖、桃花莊民兵打信號，前來助戰。李有紅去了不多時，只見山梁上火光四起，等李有紅下來，孟二楞、康明理率領全部民兵，如飛似奔出村去。

剛翻過牛尾巴梁，猛聽的溝口上響了一槍，衆人一時驚亂，正要散開隱蔽，張有義在隊前喊道：「前面已經發現敵人，大家快跟我搶山頭去！」民兵們地形熟悉，拐彎抹角，跳溝攀崖，便從一條崎嶇山路，上到老虎山來。

這老虎山梁，離村子只有五里，三面臨溝，一面連山，是個很好的地形。要上山只有一條小路，只要把這條小路卡住，四面都是斷壁絕崖，插翅也難上來。山頂上有一座古坟，四面有土砌的圍牆，攻裏松枯樹長得綠崢崢的，石碑、石桌，到處都是。

民兵們一氣跑上老虎山梁，月亮西斜，已是鷄叫時分。民兵們四處觀望，見地形很好，張有義高興的說：「好地形，有障碍物，這回可打個痛快吧！」話還沒說完，右面山梁上，「轟」的一聲，流星般的划空飛過一顆砲彈來，康明理趕快大叫一聲：「快散開！」「轟」，砲彈已經

落在臉前的地裏，火光中，掀起二人多高的塵土。

原來康順風和韓林霸，想把康家寨的民兵引到這老虎山上，一網打盡。那天康順風婆姨進據點，和日本人定下計謀，敵人便派來三十多個人，兩挺機槍，兩個擲彈筒，早早埋伏在兩面山上，等民兵一來，就兩面合擊。

康明理看到這般光景，知道中了敵人的埋伏，一時心慌，沒有了主意。看看桃花莊梁上，也不見那兩村有人前來營救，心想：「一定是那天鬧誤會，打傷了他們的人，他們不願再來了！」正在想法突圍，左面山上敵人，也開了機關槍，子彈飛蝗一般，「嘶嘶」的響着在身邊亂飛。康明理見敵人火力強，便喊：「同志們！咱們被敵人包圍了！趕快下山衝鋒突圍，死也不當俘虜！」大家一聽他喊，都飛奔着從小路下去突圍，誰知敵人早把小路用火力封鎖了，半山腰裏，一道道的紅光密密層層，子彈打得石子亂響亂飛。民兵們一看下不去，只好又一擁回來。有些人便埋怨起來。張有義說：「埋怨甚麼？打仗就得犧牲流血，一個換一個，和敵人拚到底！」於是大家一下散開，借着松樹、圍牆掩蔽，向敵人打開排子槍。戰鬥就此展開，……

打了一陣，民兵們都不打了，左面山上敵人的機槍，仍在「咯咯咯」的掃射，一道光帶，直打得松樹針葉，撒撒的往下落。張有義氣得渾身冒火，說：「操你媽，老爺一槍打你個啞巴！」

爬在石碑後面，瞄準火光那裏，一槍打過去，真的那挺機槍突然啞然無聲了。

這時背後山上有漢奸喊道：「快投降吧！快繳槍吧！」孟二楞聽到喊聲，早氣得按捺不住，往起一跳，吼道：「賣國賊，二楞操你八輩祖宗，你再叫，二老子打斷你的舌頭，抓住非把你們生吃活啃了不可！」

敵人激怒了，「轟」的又一個擲彈筒彈打過來，正好落在張有義爬的石碑上，打得石碑碎石紛飛，接着又是「轟轟轟」四砲，「咯咯咯……」的機槍，槍聲砲聲，好似急雨帶雹般打過來，火光中，松枝、石片、磚塊，四處飛濺着，整個山頭，剎那間變成座煙霧世界，誰也看不見誰，塵土攪着火藥氣味，使人悶得連氣也出不出來。忽聽得砲彈落處，有人「哎呀哎呀」的叫了起來。

原來是二楞和張有義，被砲彈打塌的石碑壓住了身子。孟二楞兩手撐地，用力一扛，從亂磚瓦中鑽了出來，把張有義也拖出來，推上子彈，繼續射擊敵人。

打着打着，東方發白，天已漸亮。突然，正面山上的槍聲，戛然停了下來。康明理一想不對，怕是敵人要衝上來了，便匆匆地彎着腰跑過去，對周丑孩說：「敵人停了槍，恐怕是要衝上來！你快到細腰路上埋雷，敵人一上來就炸！」周丑孩聽說，慌忙揹了兩顆地雷，繞着地邊轉

了下去。

敵人真的衝上來了，吵吵嚷嚷，聲音老遠傳來。周丑孩着忙了，好像要拉屎找不到茅房一般的急，轉了兩個圈子，選擇了個好拐彎地形，人急力大，三兩下就刨好兩個雷坑，前一個後一個埋好，準備來一批敵人拉一顆。

剛把地雷埋好，隱蔽起來，下面已湧上來六個敵人，周丑孩在水圪凹裏，瞅的清，看的明，猛力把雷繩一拉，天崩地陷般的一聲巨響，六個敵人應聲倒地，像上坡騾子拉屎似的，順着陡坡「骨碌骨碌」滾下去了。不一陣，又衝上來六個敵人，周丑孩心想：「保你一個也跑不了！」敵着敵着，敵人踏進地雷圈，他猛力把雷繩又一扯，爆發管響了，却不見地雷爆炸。原來民兵中很多地雷，被特務康有富破壞了：把雷裏的火藥倒出來，裝上了煙筒裏的黑土。

周丑孩看見地雷不炸，心中疑惑，伸頭一看，敵人發現有人，張着紅紅的嘴，直向他撲來，這時周丑孩所處的地形，左右無路，眼看敵人來了，正急得不知該怎樣辦，渾身冒汗，忽然想起腰裏還帶着一顆手榴彈，他便往出一抽，心想：「反正我活不了，你們也不能好死，我一個換你們六個吧！」敵人撲過來抓他，心急手快，用手咬開保險蓋，「砰」的一聲拉斷了火綫，握在手裏不動，想和敵人同歸於盡。

敵人見他拉斷了火線，急忙都散開四處臥倒，單聽手榴彈的爆炸。等了幾分鐘，不聽手榴彈響，敵人起來一看，周丑孩早已飛快順山梁跑了上去。原來這手榴彈，也是被康有富偷偷尿到裏面，火藥受了潮濕，不炸了。

周丑孩三步併作兩步，如箭如飛跑上山頂，結結巴巴的大喊：『地，地雷沒炸，敵人衝，衝上來了，我們堅，堅決抵抗到底！』衆民兵聽喊，又抖起精神，沉着應戰。『砰砰叭叭』的槍聲又響起了。

第三十六回

一勇士血染陣地 三民兵捨命跳崖

這時，把民兵引來老虎山梁的康有富，嚇得槍也丟了，鞋也掉了，藏在一棵大枯樹後面，渾身癱軟，兩腿亂抖，好似老鼠吃了煙油子一樣，屎尿早拉一褲襠。他真萬沒想到，原來禪林霸叫他們幹的，是這麼一件危險可怕的事情！要跑，槍彈如雨，打得頭也抬不起來！又聽周丑孩跑上來一喊，說敵人衝上來了，早已嚇的昏頭轉向了。正在焦急，見眼前黃臘臘衝上來幾個敵人，心裏一急，不分東西南北，撒腿就跑，一顆子彈飛來，正好穿透他的左耳，鮮血順頸頸淪了下來；他

顧不了這些，糊裏糊塗，直往前跑，不料恰好闖到敵人懷裏，被敵人抓住了。這時，爬在坎裏的孟二楞、張有義、馬保兒、李有紅，看見敵人順大路衝上來，手榴彈也打完了，就撿起石塊雹子般打過去，把三個敵人打得頭破血流倒在地上。孟二楞眼珠血紅，提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從圍牆後跳出來，對準帶了傷的敵人「撲刺」「撲刺」三刀戳死三個。剛一回頭，身後又衝過來三個敵人，早被一個敵人抓住了他的衣領，孟二楞扭轉身來一刺刀，不偏不斜，正從這個敵人的胸膛裏穿過去，他拔出刺刀來正要刺另一個敵人，一見刺刀變了，拉開栓，槍裏也沒了子彈，正在着急，張有義、馬保兒已從後面闖上來，和那兩個敵人撕拚。那兩個敵人丟開孟二楞，去戰張有義馬保兒，孟二楞乘機猛撲上去，一下抱住了一個，一咬牙，便把敵人摔倒在地，舉拳打了兩拳，不抵事，就地搬起够八十斤重的一面石桌，一下把敵人腦袋搗了個血漿迸流。

天已大亮了，民兵們打退了敵人三次衝鋒，已是精疲力竭，康明理看見無法支持，便商量轉移突圍；可是路被敵人封著，三面盡是斷崖絕壁，看看只有跳崖一條路了，於是大家便離開坎地，剛跑了幾步，一大羣敵人衝了上來，「碰碰」兩槍，周丑孩左臂上掛了花，康三保「哎呀」了一聲，便直挺挺倒在地上，嘶聲喊道：「同志們快往出衝吧，我完了！」大家看到無法突圍，又急忙退回坎地裏。敵人衝過來，要俘虜康三保，只聽見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敵人

通了他三刺刀，康三保便光榮犧牲了！

敵人直追過來，民兵中張有才，一刺刀通死一個敵人，自己頭部受了重傷，也光榮犧牲了！張有義見兄弟犧牲了，仇恨怒火，一時狂燒起來，兩眼通紅，吼道：「同志們，我打掩護，你們都往後退！」這時撲來四個敵人，一個抓住了他的槍，一個在他臂上通了一刺刀，另一個却攔腰抱住了他，只見端着刺刀的一個敵人，又向他兇狠的刺來；張有義用了一股猛勁，將抱他的敵人摔倒在地，轉身就跑。一跑到溝畔，到了絕地，下面是幾丈深的溝，他不管高低，躍身跳了下去。

周丑孩被敵人打傷了左臂，剛回轉身，又被敵人打傷了右臂，槍也掉在地上，他趕快拾起槍來，忍痛掛在脖子上，說道：「槍是我的命，我不死，槍就不能丟！」繼續往前跑。突然腿上又受了傷，倒在地上，眼看敵人追來了，情況十分危急，就兩臂把槍一夾，從山頂滾下了崖底。馬保兒被三個敵人圍到溝畔，一看腳下，是四五人高的崖，後面，敵人虎狼般直撲過來捉他，便不管高低，一躍身也跳了下去。敵人見被追的三個民兵都跳了崖，便彎回來向坎地裏衝，嘴裏呼喊着：「活捉！」藏在一條土牆後面的李有紅，見敵人衝進坎裏，急忙起來，跳出圍牆，迎頭碰上幾個敵人，他轉身又返回西面，見面前是幾人高的石崖，半崖石頭縫隙裏，懸空長了些荊條草

根，他把腰一縮，攀住半崖的荊條草根，幾下溜到溝底，藉着溝渠當掩護，避過敵人火力，突圍出來，直往靠山堡村跑去。

爬在坎堆後面的孟二楞武二娃，隱蔽在松樹後面的康明理，見敵人一個個都跳進了圍牆，一羣餓狼似的，挺着刺刀張大嘴，「哇噠哇噠」嘶喊着撲了上來，康明理一急，就地抓起破磚碎瓦，一塊接一塊的向敵人頭上打去，敵人堆裏，早有幾個頭上挨了磚塊，鋼盔「噹郎噹郎」的響着落在地上。另幾個敵人，湧上來直撲康明理，康明理趕快往後一閃，坎堆後面的孟二楞，早把武二娃攆的一顆大地雷奪過來，把雷繩套上自己的脖子上，然後兩手托着地雷，冲着撲向康明理的敵人，使勁向前一推，地雷順着坎堆滾下去，「轟」的一聲，在衝上來的敵人堆裏炸開了，孟二楞大喊一聲「好！」猛聽得腦後「八格呀魯！八格呀魯！」的亂叫，回身一看，後面牆上又跳進一羣敵人，早把康明理抓住，又有兩個敵人去捉武二娃，武二娃空手赤拳，眼看就要被活捉，只見他腰一灣，老鼠打洞似的，兩隻手不住的往身後刨黃土，一剎時塵土飛揚，如起大風，兩個敵人的眼睛，被土迷得睜也睜不開。孟二楞見敵人只顧用手揉眼，馬上猛撲過去，一下抱住了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張開嘴往那個日本人臉上就咬，連皮帶肉啃下來一塊。這時，後面又過來五七個敵人，用刺刀逼住，把孟二楞武二娃捉住，用鐵絲網了手臂，又踢又打，帶回漢家山去

了。

這天，雷石柱在區上開會，正吃早飯，忽然看見李有紅滿頭大汗跑來，說民兵在老虎山打仗，被敵人包圍，有的犧牲有的跳了崖，有的可能被敵人抓走。雷石柱和區上的人一聽，好似晴天霹靂，個個都驚得面色煞白！當下雷石柱隨了老武，帶了五、六個武工隊員，拔腳急往村裏回來。

路上聽李有紅報告民兵被包圍情形，雷石柱聽他講完，心裏好像鋼刀亂戳，難受得落下淚來。抬頭一看，已來到村邊，就告訴李有紅說：「你快到村裏叫些人來抬上担架，我們先前邊去看。」雷石柱們前面走了，李有紅跑回村裏，和衆人一講民兵受了包圍，一下就出來二十幾個人，抬了五副担架，李村長領着兩副到老虎山梁，抬犧牲了的民兵，張勤孝領着三副到溝底抬跳了崖的民兵。

衆人急急忙忙，來到老虎山下溝底，分頭四處找尋，在一個泉水窪裏，找到了馬保兒，只見他半個身子陷在稀泥裏，滿臉紫血斑，口中微微喘氣。衆人趕快打救起來，扶上担架。又四處去找，忽聽的半山石頭縫裏，有人聲「哼哼」，趕快上去一看，原來周丑孩夾在個石頭縫裏，槍已跌做兩段，人還沒有跌死；衆人趕快扶上担架，又東瞅西看，四處找張有義。可是找前尋後，一

條溝都跑遍了，並不見張有義的影子。雷石柱著急，問李有紅道：「不是敵人抓走了吧？」李有紅說：「沒有。我親眼看見他抱住槍跳下來的！」衆人一聽，又分頭找了一陣，還是不見。正在著急，忽然有人站在高處往崖上一看，見半崖一棵樹上掛着一個人。李有紅攀荊拉草爬了上去，一看，果然是張有義，急忙從樹上取下，人還沒有跌壞，只把全身衣裳掛扯碎了。李有紅解了兩條腰帶，打個死結，把張有義從崖上吊下來，扶上担架，一夥抬着回來。

村裏人聽說拾回民兵來了，都是提心吊胆的來瞧看，康順風也混到人堆子裏，一見拾回來三個帶傷民兵，心裏說不出的高興，於是跑到他們家屬跟前，假裝憐憫的說：「這些娃娃真可憐，看打成甚樣子啦！咱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吧，咱正規部隊都打不走日本，靠你們民兵可抵什哩？那是毛石板上打滾，尋的往死坑裏跳哩嘛！」被他這麼一煽動，民兵家屬們都哭哭號號，跑來找雷石柱要人。

第三十七回

受煽惑家屬哭鬧
探情況混進據點

雷石柱的屋裏，民兵家屬們的哭嚎聲，謾罵聲，叫成一片，武二娃的媽拍着手大罵：「你們

把我兒害了啊！給我找回來呀！」康明理的婆姨張翠魚，滿臉是淚水，抽動着肩膀，拉着雷石柱喊：「給我把他找回來，不找回來我和你們拚命呀！」雷石柱見這般光景，無話可說，真似滾油煎心。恰在這時，村裏人把老虎山梁犧牲的民兵也抬回來了！只見張有才的媽，披頭散髮連哭帶喊，一隻瘋鷄似的闖進來，撲在犧牲了的張有才身上哭喊說：「看！你們把我大兒鬧成這樣，把我二兒叫日本家打死，我不活了，給我賠兒……」哭着又往張有義身邊一撲，手搥着地，身子搖擺着，號啕大哭起來。

張有義本來傷痛不想說話，見媽媽和其他民兵家屬們如此哭鬧，二憨子火氣又冒起來了，忍痛叫道：「你們這些人真是落後，沒有點犧牲觀念，打仗就得流血呀！再說這怎能怨石柱哥呢！第一是咱民兵太大意，沒聽石柱哥的囑咐，第二是地形不利呀！」躺在担架上的周丑孩，見婆姨和媽媽在身邊哭喊，心裏早不耐煩起來，大聲直叫：「你們亂……亂哭甚哩？犧牲……犧牲……」衆人不聽他喊，又哭又鬧，把房子都快鬧翻了。雷石柱無法，急得頭上直淌汗水，想起犧牲被俘虜的民兵，心裏一陣酸痛，淚珠便滾了下來。李村長忍着難受上前勸說道：「打了盆說盆，打了罐說罐。既然事情鬧成這樣，衆人光哭鬧也不行呀，咱們得想個辦法解決……反正這是我們的責任沒負到；叫民兵們受了損失……」武得民同志在一邊見雷石柱難受得哭起來，便接住對

衆人說道：「我看現在的辦法，是先把受傷的人，送到後方醫院養傷口，被敵人抓走的，咱們想法子往出救；光榮犧牲了的，咱們買棺材裝起來，開追悼大會埋葬。你們說除了這樣辦，還有什麼好法子呢？」衆人一聽，指導員講的有道理，雖然還免不了啼哭難受，但總算各自散了回去。

此時天色已半後晌，老武和武工隊要回區上，討論辦法。村主任周毛且，就急忙派人，把三位受傷民兵，跟隨老武抬往靠山堡轉到醫院去。李村長和各幹部又東奔西走忙了一天，第二天把犧牲的民兵裝了棺木，心上的十分憂愁，這才算解去三分；唯有那幾個被敵人抓去的民兵無法營救，把大家愁得飯也吃不下去，覺也睡不着。雷石柱更是愁得厲害，婆姨和他說話，他也不理，只顧獨自蒙起被子睡覺。心裏有事，那裏能睡穩覺呢？剛一閉眼，康明理、孟二楞們幾個民兵的影子，就在腦子裏轉起來：他們這陣死了呢？還是活着呢？也許敵人把他們關到木籠子裏了，他們眼空會跑出來吧？也許敵人給他們上了刑，逼問口供；孟二楞的猛性子，一定不說，罵開了，敵人就把他殺了！康明理，也許不會暴露秘密！康有富，呵，康有富，這傢伙吃不住拷打，他要一說實話，其餘三個人就都完了！完了……他越想越細，心裏越急，恨不得一下想個什麼法子把他們救出來！可是腦子想昏了，想漲了，想痛了，也還是沒有好法子。嘴裏只是「唉唉」的長出氣。一天二天，想得眼窩也深了，臉也黃了，好似害了傷寒病的一樣。

第二天下午，雷石柱正蒙住頭發愁，忽聽門外進來一人說道：「雷石柱，你光每天發愁也不算個辦法呀！」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武得民同志。雷石柱把被子一掀坐起問道：「你剛從區上來？快上炕！」他招呼老武坐下，兩條濃眉又愁得皺成一條，說道：「有什麼法子呢？咱往區上走的時候，千囑咐萬囑咐，結果他們自大，闖下這個禍害，鬧的叫村裏人都埋怨我！唉！一年的成績，這一傢伙是豆腐掉到灰堆裏，沒法子收拾啦！沒辦法……」老武見雷石柱悲觀起來，就安慰著說道：「同志！爲人民服務，遇上困難不能悲觀洩氣！這次出問題，一方面是民兵們自大輕敵，另一方面可能有壞人煽動破壞，我們得想個辦法才行！」雷石柱急問：「你說有甚辦法呢？這幾天敵人正三路「掃蕩」二分區，我看待幾天那裏的反「掃蕩」結束，咱們正規軍過來，把漢家山拿下就有辦法了！」武得民說：「咱們的軍隊當然是積極作戰打敵人的；但是正規軍有大的戰鬥任務，不能專爲了這幾個人來打仗呀！我看現在還是先探點消息，了解了解康明理他們幾個的情況。這兩天，我在區上商量了幾次，區委同志們也是這意見。」雷石柱一聽，說：「好！這辦法好！」馬上找來李有紅說：「明天漢家山逢集，你化裝一下進去，探一探康明理他們幾個的坐死！」李有紅答應了，雷石柱便給他找來上次打仗搞到的中澗村的一張「良民證」，到第二天吃畢早飯，李有紅便裝扮起來，揹了一斗小米，假裝趕集糶米，往漢家山去了。

漢家山據點，碉堡修成以後，敵人又從四村抓苦工，在村周圍築起够三里多長的一道外圍牆，把村子緊緊圍住。最近新從水峪鎮換防調來一隊日軍，仍住在碉堡上，偽軍照舊紮在關帝廟裏。

這天，外圍牆門口站崗的，正是新調來的日軍，人生地不熟，檢查也不嚴密。李有紅揹着米袋，裝做個拐腿，一跌一蹶的來到門上，守門的偽警問了一聲那裏來的，看了看「良民證」，翻了翻米袋，便放進了村。李有紅進了村來，直往正街走去，口中一邊喊「誰糴米！誰糴米！」一邊偷看街上的情形：只見村後山上兩座碉堡，日本人在上上下下的跑，街面上的四五家字號都關門了，除了些賣零食的小攤和兩家飯館外，就是敵人的料子館，合作社。來往行人，多半是穿戴破爛的偽軍，喝得醉薰薰的日軍，東跌西撞，隨便打人搶人。

李有紅邊看邊走，跳過當村的小水渠，老遠的見關帝廟門口，兩三個喝得兩眼血紅的日軍，跌跌撞撞，嘴裏嚷着：「托麻鵝的大大的好」，圍住了一個老婆婆，亂搶籃裏的雞蛋，這位老婆婆裏的雞蛋，是來集上賣的，撞上了這羣惡鬼，不分青紅皂白，搶了個乾乾淨淨。

老婆婆跪在地上，哭喊央求，被日本人又踢又打，橫躺在街上，死了一樣。李有紅正看得肚裏冒火，突然身後有人一把抓住了他的米袋，他回身一看，見是一個醉薰薰的日本人，趕快邁長

腿，幾步閃進一條胡同裏，正急得沒處躲藏，忽然前邊走來個老漢，問他米價。

這老漢叫孫志強，家境貧窮，靠掏炭過活，自幼生性強悍，看不慣強權欺人的事情，遇事只要理上不順，他便要出頭來評一評，常常因為別人的事，自己氣肚子。老婆在第一次敵人來時，被打死了，只有一個兒子叫孫生旺，也在煤窰裏掏炭。李有紅見他問價，忙答道：「都是自己人，你給多少就多少！」孫老漢見李有紅做事爽快，就有五分合了脾胃，隨把他引回家中，米過了斗，便找錢給李有紅。

找來找去，剛巧差一百塊錢，孫老漢正着急無法籌劃，猛聽得門外有人進來吼道：「操他祖宗，這還成世界啦？」孫老漢一見是兒子孫生旺進來，便問甚麼事，孫生旺把油燈從頭上取下來生氣的說：「這炭是掏不成啦！窰上受窰主的氣，掏了一個月賺得一千元票子，說拿回來買米，今天進堡門又叫日本人掄走了！」孫老漢是個強性子人，馬上氣得鬍子都掀了起來，柴堆裏摸了把斧頭，就往外走；口裏嚷道：「是那一個掄了你的錢？我去劈了這孫子！」

第三十八回

李有紅虎穴遇故友
康明理牢籠思同伴

李有紅見孫老漢這般性暴，急忙上前攔住，勸說道：「刀子尖上賭氣，結果還不是苦了你的老命？」孫老漢一聽，也想到賂賄腕扭不過大腿去，便帶氣的對李有紅說：「你看，我們幾輩子的莊戶人家，落的這陣糶的吃穀米哩！」李有紅乘機就問起本村人民負擔的情形，孫家父子拿出烟袋，坐下便傷心的告訴起來。

談了半天，李有紅又問：「據點這幾天有沒有抓回來的人？」孫老漢長嘆一聲，說：「前兩天聽說又抓回幾個人來，每天警察隊來派各家送飯！」李有紅問道：「怎麼你們還給抓的人送飯呢？」孫老漢說：「可不是。咱們這裏，甚麼都要老百姓負擔，就說這送飯吧，咱們知道抓回來的人，全是西山上的八路軍和民兵，有的人家輪到送飯，就專意做的稠些，再拿上幾塊窩窩，可是一送去，人家不讓吃，把窩窩扔的餵了狗，把稠飯摻上涼水！」孫老漢越說越生氣，突然把包頭的手巾一解，伸過頭去給李有紅看，說：「那天我送的飯稠，人家罵我『大大的良心壞了的！』我和那狗日的們頂嘴，叫一個偽軍一槍把子，把我的頭打了個銅錢大的窟窿！」

李有紅見孫老漢聲大噪高，氣憤的大罵起來，生怕有人聽見不利，抬頭一看，紅日已快到天當中，便起身要走。孫老漢說：「你看沒一百塊票子怎辦哩？」李有紅說：「不要緊，我常來，下次來了給也行！」孫家父子一聽，感涕不盡。

李有紅正要出門，只見迎頭進來一人，那人兩眼直向李有紅射來，好像要和他說話的樣子。李有紅把那渾身打量一番：只見他有二十七八年紀，瓜子臉，賂腮鬍，穿一身又油又髒的草綠軍衣，立刻驚得他一身冷汗，開了個進退兩難。

原來進來這人，正是康家寨被敵人抓去的辛在漢。他自從民國三十一年被敵人抓到漢家山，做了一個月苦工，後來敵人見他是本地人，想利用他做點工作，便強迫他到翻譯官房裏押了手指脚印，調他到城裏偽警察所幹警察，翻譯官並威嚇他說：「現在中國軍隊被皇軍消滅完了，中國成了皇軍的天下，你在皇軍這裏要好好幹，不能偷跑；要是偷跑被皇軍抓回來剷斬你的全家！」辛在漢是個老實人，每日鑽在城裏，也不了解外面情況，真以為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以後，警察編了偽軍，調到漢家寨，辛在漢亦就來到了漢家山。

辛在漢自從當上了偽軍以後，每日愁眉不展，話也不多說，只是思念母親妹妹，雖離家很近，但總不敢離開據點半步。每天晚上一個人站在院裏，望着康家寨那面的山頭，恨不得長了兩隻翅膀一下飛出去。晚上睡到床上，一閉眼，便看見媽媽蒼白的頭髮，妹妹黑溜溜的眼睛，他忍不住了，於是決心要回去一趟。可是一想起翻譯官威脅他的話，好似涼水澆在火堆裏，心便又冷了下來。這樣翻來覆去，心中愁悶難解決，每天便到酒舖喝酒解悶。

這天，辛在漢因爲一件小事，被班長踢了兩腳，心裏正在難受，一出關帝廟大門，又看見許多日本兵把一個賣雞蛋的老婆婆打得躺在街上，他上前一看，見那蒼白的頭髮削瘦的手臉，想起了他的媽媽，不知現在怎樣，忍不住內心一陣酸痛，早已流出了眼淚。順步便來到孫志強老漢家。原來孫志強老漢的老婆，和他母親是親姊妹；他來是想打聽一點母親妹妹的情況。

本來他母親妹妹被敵人殺死的事，孫生旺早就知道了，他怕父親和辛在漢知道了出事，所以一直沒有告訴過。辛在漢剛一進門，見對面站着個人，對看了幾眼，辛在漢早認出是他村的李有紅，便驚訝問道：「你今天怎到這裏來啦？」李有紅也早認出了是辛在漢，只是不敢先開口。人常說：「人心隔肚皮，裏外不相覷」，倒底他如今是狼是虎，是深是淺，一點也摸不透；於是只回了句：「趕集來啦！」又怕他看見「良民證」，露了馬脚，急急回身便走，被辛在漢上前一把拖住，拉到院裏牆角坐下急問：「一年多沒見過咱村一個人，今天見了你，爲什麼就走走呢？」李有紅只是心裏發抖，不敢回話。辛在漢看出他的心事，便低聲說：「你別怕，咱們一塊長大，你倒不知道我是怎的個人啦？我問你，這陣我家裏的人怎麼樣啦？可是把我想壞了！」李有紅見辛在漢和先前的樣子一樣，還是那麼直爽親熱，便把他走後抗日政府幫助他家，後來敵人來，把他母親打死，把他妹妹扔到火坑裏燒死的情形，一五一十，全都講了出來。辛在漢一聽敵

人殺死了他全家，早氣得心腔裏好似着了火的一般，沉痛、仇恨、憤怒，各種錯綜複雜的心情攪成一團，他含着淚，用脚把地「通」的踏了一聲，哭泣着說：「好！李有紅，我不報仇不姓辛！」李有紅忙說：「你知道一件事不知道？」辛在漢問：「甚麼事？」李有紅聲低話急，一氣把康家寨民兵受包圍，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康有富被抓的事，講了個大概，辛在漢大吃一驚說：「那天我聽說抓回些人，沒有見面，還以為是抓的老百姓！」伸手抓了抓頭皮，突然說：「這事包在我身上！他們保衛了咱村，幫助了我的家；我辛在漢又不是沒有顆人心，我一定想法打救就是！」說着指着孫老漢的門口對李有紅道：「我姨夫脾氣直，人可忠厚。以後你就到他家聽我的消息！」李有紅一聽，高興的說：「原來你們是親戚，這可好啦！」正說間，外面街上有人喊叫，李有紅急忙攥了口袋，和辛在漢分手，出的門來，直向康家寨而去。

回到村時，天色將晚，李有紅見過雷石柱，告知了在據點遇見孫老漢、巧逢辛在漢的一切情形；雷石柱喜出望外，高興得好像卸去了一副千斤重担般輕鬆愉快。很快給靠山堡區上寫了一封急信，交周毛旦派人連夜送去。

再說在老虎山被敵人抓去的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康有富四個民兵。敵人當天把他們抓回據點，便闖進村東關帝廟的大殿裏，這座大殿，敵人已經加工修築，專用來關俘虜用，裏面有

三個大木籠，密密釘着鐵釘，窗上裝着鐵柱，網滿鐵絲，牆跟留個一尺多高的小口，算作出入之門，再外面，五寸厚的大門，上着一斤重的鐵鎖，森嚴恐怖，活像地獄一般。

康明理幾個被押進去，一看，裏面又黑又潮，又髒又臭，遍地屎尿橫流，無處落脚。房裏兩個木籠裏，早闔有八路軍的同志和老百姓，他們四個，便被闔進另外一個空籠裏。只聽得外面的鐵鎖「卡嚓」一響，監房內馬上像熄了燈似的暗無一絲光亮。因為傷痛和疲累，孟二楞武二娃康有富三個，一進木籠便死了般的躺倒，只有康明理一人，呆呆的蹲在木籠裏，暗暗傷心落淚。他想起了跳崖同伴，是死了呢？還是活着呢？想起了老武雷石柱，他們知道了這事以後該怎樣着急呀！舉目看看這插翅難飛出去的監牢，一片烏黑，連一絲亮光也沒有。他想着想着，焦急得好似落到水缸裏的螞蟻一般。

過了兩天，正是天黑時分，只聽的門上的鐵鎖「卡嚓」一響，進來一個掛洋刀的日本兵，和一個穿草綠軍裝的偽軍，打着手電筒，氣勢兇兇的打開另一個木籠，網走一位八路軍的同志。康明理他們看到這事，感到一陣心寒，心裏不絕的驚跳起來。

第三十九回

千刑不改英雄色
萬苦難移壯士心

約摸到上燈時分，門外鐵鎖又響了一聲，進來的還是先前那兩個傢伙，兇狠狠的打開木籠，把他們四個全都綁了，背上一拳，屁股上一脚，穿宅過院，來到敵人審問口供的刑室。

康明理進門一看，不禁毛骨悚然，大驚失色。只見正面桌上，點着三支洋蠟，新調來的松本小隊長，立眉橫眼，青面判官似的坐在上面，左邊，是有名的殺人魔王獨眼窩翻譯官，兩邊日軍偽警，持槍警衛。地上滿堆着拷打的刑具：三角『精神鍛鍊棒』、釘板、鐵絲火盤、電絲、吊鈎、鐵火爐、椎子、竹針、皮繩、麻繩、木槓子、腳鏈、手鏈、辣子水、肥皂水、冷水桶……

康明理們四個正在吃驚不安，只見獨眼窩翻譯官把桌子一拍，喝道：「不說就帶進來！」應着聲音，兩個日本兵拖着赤條條的個人從門外進來。借着燈光一看，康明理早認出是先拉來的那位八路軍的同志。只見他渾身細滿蜘蛛網似的麻繩，被兩個胖大的日本人拚力拉着，眼看麻繩就要陷進肉裏，那同志聲色不動。

獨眼窩翻譯官走上來問道：「你到底是那一部分？」「我是抗日部隊！」「你們的長官是

誰？」「長官是老百姓！」「你們部隊在那裏住？」「到處都有！」「有多少人？」「四萬萬五千萬！」這位銅鐵般的英雄，一字一彈，把個獨眼窩翻譯官頂得眉皺眼瞪，張不開口，喊聲：「上刑！」兩個日本兵，抬過那塊釘滿鋼釘的釘板，四個日本兵撲上來，把那位同志的四肢扯了，猛的舉在空中，大喝一聲，「碰」的一聲，那位同志便被摔在了釘板上，痛的「哎呀哎呀」亂叫，鋼釘釘進肉裏，鮮血泉水似的滿釘板淌了下來。獨眼窩翻譯官上來踢了一腳，獠笑着問道：「硬骨頭你說不說？」只見那位同志，眼裏流出幾點熱淚，搖着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喊聲未絕，早又跳上去幾個日本兵，照胸口和肚上一陣皮鞋亂踩，那位八路軍同志，便斷聲氣絕，死於敵人的暴行之下。

康明理看着這種慘景，又恨又怕，心裏說不出甚麼滋味；忍不住一陣心酸，熱淚從臉上流下來。康有富看着，早已魂飛魄散，渾身發抖；孟二楞武二娃，瞪着四隻怒眼，心裏狂燒着怒火，恨不得一下掙脫鎖鏈，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四個人看着，心裏正在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只聽松本小隊長「咕嚕咕嚕」幾聲喊，一個日本兵便把他們四個推到桌前，解開繩子，這時，從門外又進來個日本人，端着紙烟、菓子、酒瓶，擺到康明理四個面前。

獨眼窩翻譯官過來，拍拍康明理的肩膀笑着說道：「看見吧，堅決份子，就是那個下場！你

們都是良民，今天你們到了皇軍這裏，就歸順了皇軍，共同剿滅這些赤匪。來吧，吃躉抽烟！」

抓起桌上的紙烟糖菓，便給他們四個發散。

康明理心裏暗想：「住師範學校的時候，校長常講：革命要有堅決不屈英勇犧牲的精神，不受敵人任何利誘。」又想到：「假如我不接受敵人的東西，就只有犧牲；要是犧牲了，就不能再打日本。是不是乘這機會，假投降了他們，以後歐機會逃跑？還能……」腦子裏正在這樣一想，隨即意識到這種想法是危險的，這是在敵人的面前動搖，是可恥的！只見康有富手抖腿顫，已把紙烟接在手中。獨眼窩翻譯官又去給孟二楞，孟二楞一肚子怒火正好噴發出來，手臂一揚，早把獨眼窩翻譯官手中的糖菓紙烟，打得拋到半懸空裏。獨眼窩翻譯官眼一瞪，鼻子裏哼的一聲說：「你們這些民兵，皇軍好心勸你們歸順，你們倒是狗上鍋台不識抬舉！」隨即氣兇兇的從地上撈起一條三角木棍，說道：「今天從實說，你們隊長是誰？你們村裏經常住多少武工隊？領頭的是誰？你們是不是共產黨？」這時四個人，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嘴就像生鐵水灌了似的，誰都不吭氣。獨眼窩翻譯官狠狠的把孟二楞打了一棍，孟二楞氣憤的大嚷：「我不是特務，我怎知道的那麼詳細？」翻譯官又去問武二娃康明理，問死問活不說一句話。康明理下了決心：「知道你是要我們當漢奸，反正我不說，看你問個什麼？共產黨的事更是殺了頭也不能講！我要

保持共產黨員的氣節！」武二娃把康明理溜了一眼，雖然沒說話，心裏的想頭却和他一樣：「不說話，由你問！就是共產黨，你們還配抓共產黨？」獨眼窩翻譯官正要去問康有富，松本小隊長見民兵們這樣剛強，早氣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指一指地上的刑具，拍桌大嚷：「通通的！通通的！」馬上撲來四個日本兵，把孟二楞武二娃渾身衣裳剝個淨光，用繩子網了，脚朝上，頭朝下，倒吊在一個木架上。兩個日本兵拿起「精神鍛鍊棒」劈頭劈身的打開了。一輪一下，兵兵蓬蓬，直打得他兩個閉住嘴，咬緊牙，耳朵裏噼噼響，到後來天旋地轉，分不清棍子的輕重。一陣光景，身上的肉成了血棉花一樣，血滴不住掉下來，從架上解下來時，已經和死去一樣了。

康明理一旁看着，心裏火辣辣的，就像着了火，暗想到：「可怎熬過去呀？」獨眼窩翻譯官又上來問他道：「你受得了這苦嗎？」康明理心想：「受不了也得受，反正落到你們手裏，由你們糟蹋吧！」獨眼窩翻譯官見康明理不說話，喝道：「賤皮子，不打不招！」立刻又上來兩個日本兵，把康明理的衣裳剝去，從門外端進一盆木炭火，上面放着一團燒紅的鐵絲，擱在康明理臉前，那熱氣薰人。康明理心裏打着哆嗦，獨眼窩翻譯官又問道：「說實話，你是不是共產黨？投降不投降？」康明理急忙把頭扭過去，看也不看他。這時，燒紅的鐵絲，已放到康明理的背上，背上冒起一股青烟，肉皮子燒的蓬吱蓬吱的響。鐵絲由紅變黑，又放進火盆裏燒，燒紅再放到背

上燙，康明理支不住，臉色灰白，眼裏一黑，無數金星亂冒，便昏倒過去。審訊室裏充滿了燒肉的惡臭味。

獨眼窩翻譯官用手捏住鼻子，走過去問康有富：「你投降不投降？」康有富早嚇得人事不省了，渾身癱成一堆，屎尿又拉下一褲襠。獨眼窩翻譯官連問了幾聲，康有富嘴裏只「我我……」了一氣；口吃得說不出心裏的話。翻譯官以爲他也是堅決不講，就命令兩個日本兵扯住他的耳朵，臉上罩上白布，瀾水管架在嘴上，把辣子水，一口緊一口的往下灌，不一會，康有富的肚子，便皮球似的鼓漲起來；敵人用槓子在他肚皮上一壓，灌進去的水，又全從口中倒流出來。反覆數次，康有富也死了似的。直挺挺躺在地上發喘。此時，天已三更時分，敵人看看拿這幾個民兵無法，便又把他們原舊拖回監牢木籠裏去。

這一夜，康明理幾個都是昏迷不省人事，約到四更時分，房外一陣「轟隆」的雷聲，把康明理驚起來了。一看，房內漆黑，院外風聲、雨聲、雷聲響成一片。這聲音使康明理起了逃跑的念頭，他想：「這麼大的風雨，敵人一定不放哨，正好往出跑……」想着，把身子往起一翻，衣服沾住了傷口，那痛勁兒，就像有千條毒蛇在鑽在咬，他伸手摸摸身邊的武二娃，却弄了滿手血糊糊，更使他難受得心如刀攪。剎時，老虎山被圍的情景，犧牲的民兵，康家寨的羣衆，武得民雷

石柱……一切一切，全又都出現在眼前了。彷彿，他聽見老武在他耳邊上很嚴正的說：「死就死！爲革命犧牲，爲全村人犧牲，是最光榮的……」他忍不住了，用手支撐着坐起來；突然傷口一陣劇痛，身子一倒，正好壓在孟二楞身上，孟二楞仍在昏迷之中，只覺得他把臂一掙叫道：「殺就殺，刮就刮，不投降！」康明理一聽，心裏又難受又高興，自言自語的說：「爲人民犧牲，我們死到一蹶！」

他就這樣睜着眼睛，忍住傷痛一直坐到天亮，門上的鐵鎖，又「卡嚓」的響了，一陣皮鞋聲，進來四個日本兵，打開籠門，把康明理、武二娃、孟二楞、康有富全都捆了，拖出牢門，穿宅過院，通過大街，來到村南一個廣場上。

康明理抬頭一看，只見天空烏鴉亂飛，脚下骷髏滿地，兩隊僞軍持槍站在兩旁，明晃晃的刺刀閃閃發光，有十幾個戴腳鏈的老百姓模樣的人，在場中挖埋人坑；稍一遲慢，日本兵的皮鞭，便「拍啦」「拍啦」的亂打。康明理尋思道：「過去聽說敵人活埋我們的幹部民兵，今天我們也是要活埋了呀！」用眼再向四處一看，突然使他大驚失色，原來左邊四十步遠處的一個大木樁上，早已綁着一個人，這人正是敵人包圍桃花莊時被俘去的農救會秘書，周圍四隻狼虎般的日本洋狗，在被綁的那人身邊爬着。遠遠聽見那人喊道：「全中國老百姓會替我報仇……」洋狗

「嗚」的一聲四面撲上，一陣狂吠撕咬，剎時把那位同志嚼成一個血人。康明理正心如油煎般難受，日本兵却在後狼狽推著，把他們四個推到場中。獨眼窩翻譯官上前問道：「投降了吧，只有最後一分鐘！」被拷打得遍體鱗傷的孟二楞，眼裏射著憤怒的光，看見翻譯官那副鬼像，怒火早又起來，真想上去一口生啃活吞了他，乘他上來問話，想伸手去打，但手却被手銬攔得動彈不得，於是含了一口唾沫，「呸！」的一聲，向獨眼窩翻譯官臉上吐去，獨眼窩翻譯官沒有來及躲閃，早已滿臉口水。他老羞成怒，大喝一聲：「刀砍活埋！」應聲，偽軍中早閃出四個人來，把孟二楞武二娃拉到挖好的坑前；這邊也早有兩個日本兵，伸手從腰裏一抽，「簌」的一聲，抽出兩把明晃晃的砍刀，又把康明理康有富壓倒在地。

第四十回

定巧計刑場救危急 破猜疑監牢談越獄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突然從旁邊偽軍中跳出一人，臉色灰白，慌慌張張跑到獨眼窩翻譯官面前，立正行了個軍禮，急促的說道：「報告翻譯官，請先不要殺了這幾個人，他們是康家寨的骨幹民兵，將來皇軍要清剿露山堡的赤匪，留他們幾個有大用；我和他們是一個村的人，

只要派我去勸說，歸順皇軍的事，保險成功！」獨眼窩翻譯官一看此人，原來是辛在漢。

辛在漢自從那天見了李有紅，得知母親妹妹被敵人殺害，康明理們被俘的事，心裏又氣，又悶，又急，麻煩難受得真說不出來是個什麼味道，飯也不想吃，晚上睡在炕上，翻來翻去，急得渾身冒汗。好幾次，他想跳起來，殺兩個日本人逃跑，出這口怨氣；但一想到康明理幾個還在監裏押着，便又說不出的愁苦起來了。他想：「監牢那麼堅固，閒人又不能隨便進去，康明理們怎樣個救法呢？」整整一夜，似睡非睡，朦朦朧朧的做了幾個惡夢，天還不明，就已醒來。腦子裏想着，心裏急着，一直到了天亮，披衣起來，頭重的好像患了熱症一樣。

早飯後，辛在漢正悶在家裏發愁，忽聽班長來叫：「辛在漢，快到殺場上去放警戒！」辛在漢一聽這話，就像迎頭澆了一桶冷水，打了個寒噤，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他沒吭氣，揹起槍急忙向村南殺場上跑去。到了那裏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六個日本兵，推着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康有富出來，四個人渾身傷痕，滿臉血斑，衣裳撕得粉碎，一縷一縷的拖在地上，康有富嚇得眼珠子一翻一翻，像木偶一般。日本人打着推着，到了場子中間，眼看就要殺頭活埋，辛在漢在一旁，急得心裏發冷，手心出汗，暗想道：「我若再不救可就遲了！」趕快跑到翻譯官面前，假編假造了幾句話。

獨眼窩翻譯官一聽，笑着說道：「你隨我來！」辛在漢低着頭，一面心裏盤算要說的話，一面跟獨眼窩翻譯官進了殺場旁一間小房子裏，獨眼窩翻譯官坐下問道：「你有什麼法子呢？」辛在漢忙回道：「只要把他們另關在一間小房裏，不出五天，你問我要人就是。」獨眼窩翻譯官把辛在漢上下打量了幾眼，見他說話聲音態度很穩，摸着鬚髭，心中暗想：「我原是想把他們拉到殺場，嚇他們投降，豈不知道這個辛在漢倒有辦法！」隨即裝出幾分驚喜神態，拍着辛在漢的肩膀說：「你是皇軍的心腹之人，這任務就交給你吧，將來事情成功，大大有賞！」說罷，便走出去向那面招手吩咐，叫把康明理們四個，關進關帝廟大殿後院的西房裏；辛在漢看着翻譯官下命令，心裏暗自歡喜。

康明理們四個，在殺場上見辛在漢對翻譯官講了那麼幾句話，又見敵人把他們關進這間小房裏，以為辛在漢把他們出賣了，心裏真是怒火上昇。康明理正想開口問孟二楞話，孟二楞早已臉紅筋暴的躁脚大罵道：「好你辛在漢，一年多工夫，你狗日倒變成敵人的走狗啦！」武二娃也說道：「他狗日的敢來勸我投降，我非一口咬死他不行！貪生怕死，好個沒骨氣的東西！」康有富胆小鬼，這幾天挨打受驚，早已失魂丟魄，一陣鳴鳴的哭，一陣癡癡的不說話，老是翻着眼珠子盯人。此刻聽見衆人痛罵辛在漢沒良心，不知怎樣一來，突然想起了自己被樺林霸利誘的事，一

陣慚悔，一陣難受，翻身倒在地上，兩手捶着胸脯，「嗚嗚」大哭起來。康明理見康有富又突然哭起來，便說：「你總是哭！男子漢大丈夫，做事要有骨氣，死就死，總不能像辛在漢那蠻蠻國賊，出賣自己人！」康明理的話，本來是借罵辛在漢來安慰他，誰知這幾句話，却像鋼針似的更加觸動了康有富的心，他難受得拭着眼淚，心中想道：「我對不起你們！樺林霸害了全村，我害了你們！」更加放聲大哭起來。

這時，門輕輕的開了，閃進一個人來，康明理見是辛在漢，便把身子一扭，不去理他。孟二楞朝着辛在漢吐了一口說：「你有甚麼臉來？」武二娃人小心狠，破口大罵道：「你媽媽你妹妹，都叫日本人殺了，你還在這裏孝敬你東洋老子，你有顆人心沒有？」辛在漢從殺場回來，本來帶着滿心的歡喜，來看一年多未見的鄉親；誰知遇到的却是這般光景，一想，知道他們是誤會了，看看他們，又想起自己一年多……往地上一蹲，眼淚斷線珠子般落下來。難受了一氣，低聲說道：「你們鬧錯了。我家裏的事，我知道了；不是爲救你們，我辛在漢早報了仇跑了！你們以爲今天我是來害你們，其實今天我是用的個計，往出救你們啦！」康明理們四個一聽，真是說不來的驚喜，馬上圍過來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辛在漢拭乾眼淚，去門口看了看，回來就把他這一年當僞軍如何想家，那天巧遇李有紅的事，講了一遍。聽了，都長出了一口氣。

幾天的憂愁，好像來了一陣大風，「呼」的一下吹散了。身上的傷也忘記痛了。武二娃高興的往起一跳，腳上的鐵鏈，震的「噠噠」一聲，正喊了半句：「我們……」康明理馬上用手堵住他的嘴，低聲說道：「不要大聲，」小心外面哨兵聽見，可壞了大事！」說時，放膽的日本兵，突然跑來門口，探頭往裏察看，見辛在漢在那裏說話，四個民兵低着頭，便又走開了。康明理見哨兵走去，低聲驚怕的說：「一定聽見了！」辛在漢說：「不怕，這是個新來的日本人，不懂中國話。只要操心不讓偽軍密諜聽見就行！」大夥的心這才放了下來。馬上你一言，他一語，又問又說，那種親愛樣子，真是同胞兄弟一般。

五個人正談到緊要之處，猛聽得門外哨兵叫喊：「甚麼的幹活？」衆人一楞，接着又聽見有人回道：「翻譯官叫我來找辛在漢的！」辛在漢聽出是警備隊的人來了，趕快使眼色叫大家散開，便假裝勸說，尖起嗓子說道：「你們好好想一想，不要老是那麼死腦筋，想不開……」說着，外面那人早已進來，叫道：「辛在漢，翻譯官叫你去有要緊事！」辛在漢暗暗吃驚，忙回道：「就去！」偷偷瞟了康明理一眼，便跟着那人出來，直向獨眼窩翻譯官房裏走去。

康明理們四個人，見來人把辛在漢叫去之後，心裏便就憂起來。左等一陣不見來，右等一陣還不見來，一直等到日落天黑，辛在漢才慌忙跑進來，順手閉上門，失聲說道：「壞了壞了！翻

譯官說，水路鎮日軍「紅部」來了命令，叫把這裏的俘虜，趕後天都送到那裏，說要送到關外訓練去。這怎麼辦呀！」康明理一聽，驚得兩眼圓睜，噉住辛在漢，半天說不出話來。康有富剛有了點活氣，這一下又嚇得翻起了白眼珠子，孟二楞武二娃兩個，愁得氣兒不吭，抱住頭，只是發呆。五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呆呆的想不出個法子。

停了一陣，康明理突然說道：「我看事到如今，只有越獄逃跑一條路！」說罷，眼睛盯住大家。武二娃忙接住說：「對，到半夜，把門上的哨兵殺死，槍奪過來，從院牆上跳出去，捨上命跑就算了！」孟二楞急得說不成話，只叫：「行！行！」這時，辛在漢低頭想了一下，問道：「你們的傷痛怎辦？」大家說：「能跑！」辛在漢看了看天色，小聲的說：「對！要是大家能跑，我也只有這條路了！可是今天不行，天已經黑了，跑的路也沒調查好；大門外面放哨的，也不知是誰。讓我明天上午，專門把四面院牆出路看個清楚，再給咱村民兵捎個信，來村外接咱們，到半夜逃跑不遲。」大家都同意，看看天色已到上燈時分，辛在漢便出去了。